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 ·

哲學·宗教類

唯生論 上

生之原理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陳立夫講

陳立夫著

抱恨生著

上海書店

陳立夫講

唯
生
論
上

自序

唯物乎？物在何處！衣食住行之資料，均須仰給於人。唯心乎？心已將死！禮義廉恥之美德，俱已喪失殆盡。生之營養不足，生之刺激不充，民族生命之持續危在旦夕。苟不亟圖物質之創造與心理之建設，其將何以爲生！中山先生倡爲民生爲人類社會歷史之中心者，蓋欲使吾人明生之原理與方法，努力以求之也。民生主義者，民族生存之原理也；建國方略者，民族生存之方法也，前者所欲解決之問題凡四：一曰人民之生活，二曰社會之生存，三曰國民之生計，四曰羣衆之生命；後者所含之方案凡二，即心理與物質之建設是也。今者人民之生活日趨痛苦，社會生存之基礎已見動搖，國民之生計失其調整，羣衆之生命光大無期，而心理與物質之建設，又未能如期的發展，無怪乎國家民族之危亡，間不容髮，推原其故，一言以蔽之曰：民族自信力之喪失也。今欲求民族之復興，須先恢復民族之自信。自信力之恢復，則又當從自知始。自知者，不但宜知其本身之優點，尤宜知其弱點之所在。若徒知其前者，則易陷於妄自尊大之謬誤；徒知其後者，則易陷於妄自菲薄之危險。妄自尊大與妄自菲薄，乃對己對人之迷信，均非自信之真義也。自信者，於己則擇善而固執之，光大之，以貢獻於人羣；於人則見善而思齊之，接受之，以充實其自身。日新新人，已立立

人，是生命向上進展之象也。信者，真也，有諸己之謂也。故必檢查過去以識其真，明瞭現在以見其真，創造將來以成其真。過去之一切，需要科學方法爲之整理；現在之一切，需要科學根據爲之說明；將來之一切，需要科學原理爲之先導。繼往開來之工作，惟學習科學者能負此責任與應負此責任者也。光榮的歷史，雖爲屬於吾人之祖先者，而光榮之事蹟，必有足以爲吾人效法者。吾人自信有整理過去一切材料之智識，有保持民族過去光榮之責任，有打破現在黑暗環境之能力，有創造將來光明前途之勇氣。余雖不敏，敢從斯義而努力。所愧年來從事軍事黨務之工作，無暇作學術之研討，所講各篇，不過以平日見聞思索之所得，供同學以求學方法之參考。名之曰：唯生論（上篇），非敢居奇，喜抒所見，妄開其端，以待續耳。今中央政治學校不嫌其簡陋而爲之付梓，余既感且慚，惟期以此以就正於有道者而求更進一步之研究而已。此編之成，全賴蕭乃華同志筆記整理之勞及彭善承同志校對排列之力，謹此誌謝。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陳立夫序於南京

唯生論(上卷)目錄

自序

第一講	唯生論的宇宙觀·····	一
第二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上)·····	六一
第三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下)·····	八一
第四講	唯生論的道德觀·····	一〇三
第五講	生命的動力(誠)·····	一四一
第六講	生命的潛能(性)·····	一七一
第七講	生命的光輝·····	一八九

第一講 唯生論的宇宙觀

(一) 導言

- 一、唯生的宇宙觀是 總理最高最遠最重要的哲學思想
- 二、確立唯生的哲學信念爲解除國難一個最根本之途徑
- 三、吾人應共同努力闡揚 總理的哲學思想

(二) 宇宙之概念

- 一、宇宙之無窮——無限的時間空間
- 二、我們的宇宙——進展的知的範圍
- 三、神的境地——凝縮的神的宇宙

(三) 宇宙之結構

- 一、本體之說明(元子)
 - 甲、元子之意義與性能
 - 乙、元子與生元之關係

二、縱斷之說明(時間)

甲、始源於一本——宇宙之一元

乙、終分爲萬殊——宇宙之萬象

三、橫剖之說明(空間)

甲、精神物質之發生與不滅

乙、精神物質與時空之關係

丙、精神物質之配合與宇宙

丁、精神物質之文化的調整

四、綜合之說明(結論)

(四)宇宙之生命現象

一、萬有生命

二、生命之流(附生命力之作用)

三、進化、革命與生命

四、宇宙之力的互競

(五) 人類之生存問題

- 一、人類之生存競爭
- 二、人類之生存意向
- 三、人類之生存途徑
- 四、征服自然與統制宇宙

(六) 結論

- 一、唯生的一元相對論
- 二、生的哲學與生的文明
- 三、吾人今後應有之努力

第一節 唯生論宇宙觀

第一講 唯生論的宇宙觀

(一) 導言

諸位同志！

總理從前說過：「生是宇宙的重心，民生是人類歷史的重心。」這兩句話雖然很簡單，其意義却非常重大！上一句話，就是 總理的唯生的宇宙觀，下一句話，就是 總理的民生史觀，而民生史觀又是依據唯生的宇宙觀來的。以民生解釋歷史， 總理自己已經把重要的意思都說過，而最近幾年以來，一般同志對於民生史觀也比較能留心研討，所以民生史觀的大意，差不多大家都懂得，但是關於唯生的宇宙觀，因為 總理自己講得太少，一般同志也很少去注意，即算有人注意到，也往往覺得宇宙觀是一種太玄遠太空虛而與革命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不必去研究，因此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曾把 總理宇宙觀作一系統的闡述。其實民生史觀是 總理革命理論的基礎，而唯生的宇宙觀又是民生史觀的根源；所以我們要真正懂得 總理的主義，就要懂得民生史觀，要真正懂得民生史觀，就要懂得唯生的宇宙觀，唯生論的宇宙觀是 總理最高遠最要緊的哲學思想。

其次這幾年來唯物的論調，日見其囂張，唯心的論調，又失之空寞，結果徒使舉世滔滔；既沉淪於物慾的追求，更憂傷於心靈的桎梏，在這唯心與唯物兩種偏見戕賊下之中國人，尤其是一般思想未熟的青年學生，我們不可不有一種新的正確的理論，把他們從斷潢絕港中喚回，指示他們一條光明快樂的大道。這就是說，要使他們於唯心或唯物的兩個偏見之外，另外得到一個充實美滿生趣盎然的哲學的新認識。我並且相信，這是解救當前嚴重的國難一個最根本的途徑，因為只要是我們對於宇宙一切自然現象與法則有了明確的認識，進而推知民族生存所必需具備的若干條件，求得根本自救的辦法，確定了各人的人生觀向前共同努力，國難一定可以在最近的將來完全解除。不然的話，那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機，將不待人之侵逼而自絕！我今天就是在黨員立場想盡力闡揚總理唯生論的哲學思想來作滿足這種嚴重的時勢要求之嘗試。所以特將自己最近研究之所得提出來和大家討論，對不對也不敢十分自信，大家都是黨裏而知識很高的同志，我很希望由我的講演可以引起大家批評討論的興趣，而把 總理的宇宙觀，作一更精深而有系統的闡述。然後我這初步的研究，才能發生最好的影響。

(二) 宇宙的概念

宇宙的無窮

現在我們首先研究什麼是宇宙？這個問題要勉強能確切的解答清楚，非待我們把整個唯生論的宇宙觀說完不行，所謂宇宙觀，原來也不過是這個問題的解答而已。現在我們爲研究的必要首先要來解答的，或者說首先能解答的，不過是「宇宙」兩個字的意義，亦即「宇宙」這個名詞之簡單而確切的概念而已。關於「宇宙」的概念，不管西洋人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我覺得始終還爲我們中國人早有的兩句定義說得最簡切，即「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宇」就是指整個的空間，「宙」就是指整個的時間。最近愛因斯坦(Einstein)所發明四進向的相對論，(Fourth Dimention)就是在空間之外，再加上時間，其實這個觀念，我們中國人早就有了，中國人所謂宇宙，一晌是包括時間與空間而言，一晌是指整個時間與整個空間一切配合而言。

我們既有了宇宙的概念，那末我們本此概念，馬上就可以想到宇宙之無窮；就空間而言，宇宙只是由一個無窮小到一個無窮大；就時間而言，宇宙只是由一個無窮遠的過去經過刹那的現在，到一個無窮遠的將來。

我們
的
宇宙

譬如就宇宙之大而言，我們現在知道；月亮繞地球而走，地球和其他七個行星與各個行星和許多的衛星一同繞太陽走，構成太陽系。關於太陽系諸星球的大小，方位，軌道等等我們比較清楚。但是太陽系決不就是宇宙，實在只是天空中極小之一形系。其類似或大於太陽系之星雲系，由望遠鏡一照能窺見者何止千萬？所以太陽究竟是不是宇宙的中心？是不是他還要繞着別的星球走？我們不知道。假定他是繞着旁的星球走，那個星球又再繞着什麼星球走？這樣推求下去，究竟宇宙的中心在那裏？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現在實在不好假定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因為太陽系之外還有無數的太陽系，我們這個太陽系在整個宇宙中的地位，甚至只能當作地球上的一點灰塵哩！天文家計算星球之距離，有所謂（光年）以光線經過空間所需要的年數為單位來表明他們的距離。（按光線速率每秒十八萬哩）單就天文家所已知道的來說，有些星球的光線射到我們地球需要幾百幾千光年呢！所以我們現在在地球上所看到的星光，有許多是他們幾千幾百年前所發出的，甚至原來發光的星球已經毀滅了幾千幾百年，而他當初所發的光線到現在才射到我們地球上來！宇宙其實是無窮大呵！

若就宇宙之小而言，那也是講不出的小，以前我們只知道有分子（molecule）認為一切物質都是由分子構成的；以後才知道構成一切物質的最後質素（kinest Division）不是分子而是構成分子

的原子(Atom)並且將原子量，原子價等等都研究出來。最近科學再進步又發現原子還不是構成物質的最後質素，而原子是由電子(Electron)所構成。並且知道一個電子的構造，正和太陽系一樣複雜而有系統。電子核(Proton)就好像太陽是太陽系的中心一樣而是電子的中心；其他許許多多的電子就像太陽系各行星和衛星繞太陽而走一樣繞得電子核而走，這個小的太陽系就是電子。起初我們以為電子應當是物質的最後質素了，但是現在有些化學家拿了原子量最小(等於一)的氫(H)之電子來試驗，還可分解。於是有所謂(量子)(Hydrogen Nucleus)雖然這種學說還沒有到完成的時候，但是電子仍舊不是物質的最後質素，可沒有一個化學家會反對。假定電子是量子構成的，那末，量子又是什麼東西構成的呢！那個東西又可分解為什麼東西？這樣推究下去，宇宙真是無窮小呵！

再講宇宙過去的時間：人類自己已有記載的歷史，至多不過七千年，那當然不足掛齒；但是人類在有史以前經過多少萬年的進化，才由最低的亞米巴虫的生存及至人類的生存，更慢慢地開化，經過若干年才會發明文字而有歷史的記載，那就誰也不能斷言了！在未有人類以前，一定先有地球；地球又是什麼時候構成的呢？地質學家就地質的情況來推斷地球的構成，一個時代動輒就講幾萬年，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地球還不算，在未有的地球之前，一定先有太陽系，而且太陽系之外還有無

數的太陽系，各在什麼時候構成的呢？據許多天文學家研究的結果，這些太陽系一切星球未構成之前，宇宙只是一團無窮大的熱焰瓦斯（Flaminggas），後來才漸漸結成許多星雲（Nebular）。星雲再由不斷的旋轉而生出許多的星雲環，星雲環彼此相吸才逐漸有許多東西凝固起來，而成許多許多的星球。那末我們要問星雲是經過幾萬萬年構成的？星雲又經過幾萬萬年才構成諸天體？總之，我們只要把宇宙的構成稍微想一下子，就馬上感到往古之無窮！現在，宇宙中已有無數類似的太陽系，特別是有我們這個太陽系；太陽系中又特別有了地球，地球上又有了萬物，特別是有了一人類，人類又特別有了我們。但是我們今天雖活著在這裏講話，各人什麼時候死，却不知道。然而大家在繼續活到一百歲以前，恐怕總會要死的，我們各個人的壽命雖有限，但是我們民族，我們整個人類的壽命，却是無限的！誰可以知道整個人類的末日！即算有一天人類死完了吧，地球還存在；誰又知道地球毀滅的時候！即算地球有一天毀滅了嗎？太陽還一樣能射出火熱的光！即算太陽系有一天再毀滅了吧！宇宙間還有無數的太陽系！假定動後宇宙也要毀滅吧；那真沒有所謂「永久」了！因為宇宙就是「永久」，誰能想像「永久」底「最後」！所以宇宙真是無窮的將來！

中國人從前說：「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說：「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 這幾句話很可以拿來說明宇宙之無窮大與無窮小。我現在再做着說：「語往天下莫能追焉，語來

天下莫能止焉。」「其往無前，其來無後。」這幾句話，同樣地也可以形容宇宙之過去與未來之窮遠。總而言之，宇宙是個無窮的東西，而我們人類所能認識的實在有限得很！因為比較我們所能認識的更遠的過去與未來的時間，比較我們所能認識的更大或更小的空間，永遠是無窮！我們所能認識的時空，永遠只是無窮的整個時空之中間一個極小的部分或段落。換句話說：我們對於宇宙的認識，永遠只是我們所能理解的現象。不過因為人類理智的發達，知識的進步，他所認識的宇宙的範圍却能不斷地擴充！而且依據他所能理解的比較小的宇宙之現象來推斷整個無窮大的宇宙之現象，即人類常常能藉小範圍的現象體會出比較有普遍性的真理來推斷大範圍的現象！即如就電子以至太陽系一切物體莫不逐級繞其中心而轉的現象可以推斷——至少可以假定整個宇宙一切的物體都有同樣的動象。因此，不怕宇宙是無窮，而我們對於認識宇宙這個神聖的理智工作之前途始終是樂觀的！積極進取的！不斷進展的！而人類主觀意識中之宇宙——我們底真實宇宙，也永遠因為我們的努力，隨着我們知識的領域而不斷地擴充！所以 總理說：「宇宙之範圍即知識之範圍」。

自動與被動

剛才我提到了宇宙一切的物體都是逐級繞其中心而轉動。這是宇宙現象一個重要的法則。我想在這裏提出一個與此法則相關之自動與被動的問題扼要地和大家說明一下：據人類現有之知識，已知道自電子以至於整個太陽系，每一物體都有自動和對於一個固

定的中心而被動兩種迹象。地球一方面自轉，一方面繞得太陽遵循一定的軌道而公轉，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其實造成宇宙一切形體之元子所構成的各級組織，（即萬物）其本身各成一宇宙（如「人爲一小天地」）雖各該宇宙因其占領不同之空間與時間，具備不同之動態與靜態而有差異，但自動與被動之迹象，則普遍而無不同。所以自我們理想中最微之元子（解釋見後）及最大之「宇宙核」亦莫不如此，不過現在人類知識之所及，限於宇宙間動靜之中間一段，其兩端動靜之迹象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不斷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還有，地球之自動乃受太陽系中之太陽及各種行星動力交錯之影響而動？抑係由於每個行星（地球亦爲其中之一）之動而後使太陽亦動，或一部分爲自動一部分爲被動？抑先有元子之動而後有宇宙萬物之動？或先有理想中最大之「宇宙核」之動象而後有元子之動？這些問題，在我們未能明了宇宙之中段以外之事物之前，無法作答，由此可知自動和被動在宇宙間還根本不能有確切的具體的更沒有絕對的意義。而現在我們所謂自動與被動之分，不過就空間之位置分配，與時間之先後起止而言。若離開時間與空間，則無所謂自動與被動，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是元子最得意之作，也是人的宇宙中最高級的組織，所以最能自動，亦最能被動。人的形體內一切生元（說明見後）都受「心」之推動而動，這個現象就是被動；另一方面每個生元又各自在被動，這就是自動的現象。（其詳見拙作，「性的究竟」一文）這一段

話是我講到知的範圍（人的宇宙）因吾人之能據已知以窮究未知而不斷進展時，所附帶說明的自動與被動之一個宇宙法則，及其相對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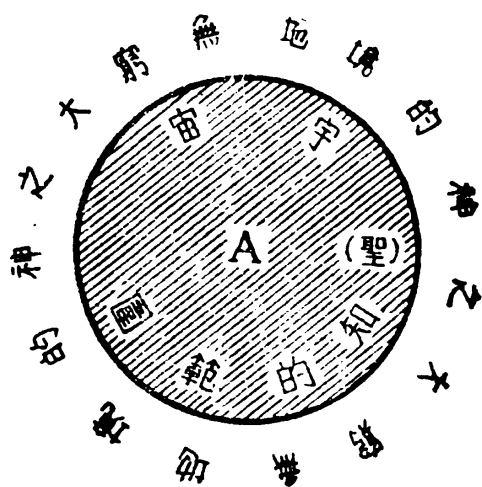
神的境地

現在我們還是回來研究宇宙的範圍，我們所知道的時間之極短的一段與空間之極小的一部，我們就叫他是一人的宇宙。」而人的宇宙，始終不是整個的。宇宙這個道理我已說明了，然則我們所不知道的那部分無限長的時間與無限大的空間，又是什麼哩？又將何以別於我們剛才所講的「人的宇宙」哩？我們無以名之，統名之曰「神，」或「神的境地」。古人曾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就是說一個人能夠博學審問以擴充其知，更由知而正心誠意以實養其德，（自明而誠）則英華內蘊，成為充實的「美材」（充實之謂美）。從而「誠於中」以「形諸外」，由英華內蘊而光焰外彰，或發為文章（立言），或表之事業（立功），這就成為充實而有光輝的「偉人」（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他所著述的文章或所成就的事業，若能對於天下後世，發生最大的影響，使天下後世的人，都有一種化力達於最大數最高點與最深度之「知」的人，就是所謂「聖人」（大而化之之謂聖）。反轉來講，就是「聖」是人類程度最高範圍最大的「知」，亦即在人的宇宙之範疇內之「知的極致」。所以前人又說：「無所不知之謂聖」。但是出乎這個「知極」之外，正還有無窮大的宇宙。這就是我們所

謂「聖而不可知之」的所謂「神」，或「神的境地」。所以「神」並不是迷信的名詞，實即「一切未知」之統稱。這個未知的「無窮大」，西洋人以 ∞ 表之，我們古人則轉過九十度而寫作S。（鄭玄說文作8）

宇宙永久是個無窮的東西，人類知的範圍永遠是個有限的東西，所以神的境地也永遠是個無窮大。但是，宇宙始終是個固定不變的「無窮」，知的範圍畢竟是個進展無已的「有限」，所以神的境地也永遠是個不斷縮小的無窮大。在人類不斷地挾其所以「爲萬物之靈」的優越的智慧，張着「統制宇宙，征服自然」的旗幟，採用『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的戰略，而向神的境地奮勇前進時，神的壁壘是一層層衝破了！宇宙之謎是一個個猜透了，但是，有一天他們能不能生擒到「最後之神」呢？最後總差不多！所以祇有從知的進展才能破除迷信。我這一段意思，再可以用一個圖和公式表明如左：

(I 圖) 圓範的宇宙



(1) 無窮大一知的範圍 = 神的境地。若就知的進展之過程情態而言，則為：

$$(II) \infty - A = \infty$$

若就知的進展之最後結果而言則近似：

$$(III) \infty - \infty = 0$$

(三) 宇宙之結構

宇宙之概念，我們已講明了，現在我們要進一步來研究宇宙的結構，這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其內容也異常複雜，我想分四段來講，第一段將構成宇宙的基本質素加以扼要的說明，使大家先明了宇宙的本體。然後進到第二段將宇宙的整體，作一縱斷的說明，使大家對於宇宙結構的層次，得一綜合的理解；第三段再將宇宙的整體作一橫剖的說明，使大家對於宇宙結構之內容，也有一個綜合的理解。最後第四段再綜合以上三段所分析的，對於宇宙下一個比較完備而確切

的定義。以作本節的結論，而使大家可以用一句話說出宇宙是什麼。

一、本體的說明

假定元子
爲宇宙之本體

我們剛才在第二節已經講過；宇宙是指整個時間與空間之一切配合而言，大家要曉得這句話只是空洞洞地提出一個宇宙的概念，對於宇宙之實質並未說出。並且我們若是憑空講時間和空間這兩個抽象的名詞而不說出一個佔領空間控制時間的形體與動靜以作測度的工具，換言之，即如果講空間和時間不是附麗或對於這個形體而言，那末，我們講時間和空間便毫無意義。但是要講到形體的存在，就必須講到造成各種形體之「本體」的存在，要講到動靜，亦必講到表現各種動靜之「能力」(Energy)的存在，然而「基本能力的存在」又正是附麗於「萬物本體之存在」而來。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先講明了本體，隨即就可以明瞭這動力。而所謂時間和空間，只是宇宙之「用」，宇宙的構成，自另有其實質的本「體」。這個本體是什麼呢？我們取萬物元始之意，姑且假定一個東西，叫做「元子」。

元子之
意義
與性能

「元子」是什麼呢？第一，我們理想中的元子是宇宙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爲構成一切物質之本質與本位——現在我們在科學上已經發現電子是構成一切物質之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好以爲宇宙再沒有比他更微小更基本的東西，而憑我們的理

性與過去知識進步的跡象來推斷，電子以下一定還有無數層比他更微小更基本的東西。現在我們假定其最後的東西——宇宙間真正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叫做「元子」，這是元子之理想的和絕對的意義。

第二，現實的元子是人類現知之宇宙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又是泛指每一種東西之構成的份子。——理想的絕對的元子，只是我們爲說明「宇宙之究竟」的方便之一種假設，而我們在事實上要具體地明確地認識「元子」，那我們儘可說元子就是人類現知之宇宙間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也可說每一種東西的構成員就可叫做那個東西的元子。譬如我們在科學上最初只知道分子是宇宙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那末分子就是元子，元子就是指分子；繼而才知道原子，現在還只知道電子是宇宙間最微小最基本的東西，那末，繼而知道原子，現在電子就是元子，繼而元子就是指原子，現在就是指電子。人類的知識一天天進步，元子之所指也就隨着而變更，今天如果有人證明了「量子」比「電子」還小，那末，元子馬上就是量子，假使明天我陳立夫發明「立子」比「量子」更小，「立子」也馬上就是元子。又如對原子而言，電子是元子；對分子而言，原子又是元子；這樣推上來，就國家而言，每一個國民是國家的一個元子；就太陽系而言，太陽系每一個星球就是他的元子，就整個宇宙而言，每一個太陽系就是一個元子。總而言之，元子是隨人類知識而進步的，是人類已知

之最微小的本質；元子是隨立言的對象而不同的一切組織之較小的單位或分子。這是元子之現實的和相對的意義。

第三，元子是有生命常活動且具有神妙的智慧與偉大的能力的東西——在我們的假定或理想中，元子之智慧附屬於他的生命而有；元子之能力，由他常在活動而生。總之，元子為宇宙間有生無息大智萬能的主宰，西洋人所謂「上帝」，我國之所謂「造物者」（或稱「造化小兒」甚妥）非他，元子其物而已。

第四，宇宙間之元子是不生不增不減不滅的東西——依我們的假定，宇宙萬物都是元子之不同的組合與排列，宇宙萬物之生滅，都不過元子之改編改組的結果，而元子之本身雖不新生出一個來，也不會把已有的毀滅掉一個。因為他不生，當然不增，因為他不滅，當然也不減。

元子的意義和他底性能，我們都講過了。最後我們歸納已講的意思下一個比較簡明的定義如左；元子是宇宙間有生無息大智萬能至微至妙不增不減之相對的本質與主宰。

元子
與
生元

元子的意義我們已經說明，不過在這裏我不能不附帶提到一個東西，以與元子的意義相比照，並藉以闡述元子之意義。這就是總理在孫文學說第一章中所告訴我們的「生元」。生元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先看總理自己的解釋：「人身之奧妙，倘非人類今

日知識所能窮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與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爲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爲細胞，而作者今特擬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爲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爲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行爲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之結構精妙神奇者，生元爲之也，人生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也，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亦猶乎人類之構造屋宇舟車城市橋梁等物也，空中之飛鳥，即生元所造之飛行機也，水中之鱗介，即生元所造之潛航艇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明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闢一新天地，爲學問之試驗場矣」就總理這段話看來，可知總理所謂「生元」，即構成人類普通所承認之一切生物（即動植物之全部）形體之單位。這樣一種東西與我們所假定爲宇宙之本體，萬物之元始的元子有什麼關係呢？就我們前面所講元子之理想的絕對的意義來說，生元即元子所逐級構成之動力最富的第若干級之組織物，（元子逐級構成萬物之說明見後）而用以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再就我們前面所講的元子現實的相對的意義而言，則生元就是動植物（人類普通所承認之生物）之元子。又我們關於元子性能的說明與總理

所解釋之生元的功能正完全一致。在我們唯生論的見地，是認為宇宙萬物都有生命的，並不承認唯有動物才是生物，或者說根本就不承認宇宙間有一死物。所以元子就是萬物的生元，生元就是人類及一切動植物（普通所承認之一切生物）的元子。簡單的說：就是宇宙既只有生沒有死，生元和元子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東西。只是應到通俗的「生物」一個舊觀念，我們才分別來應用。

二、縱斷的說明

我們在本段所要講的是就時期的過程，將元子構造宇宙的層次加以說明；

我們的宇宙觀是唯生的一元論，我們的基本假定，是宇宙萬物都由元子構成。現在照我們的假定，把我們的一元論的道理，從幾件事情來解釋；

始源於一
本——元
宙之一元

第一就天體的構成來講——依我們現在有限的智識，要簡單的確切的來講天體構造，其間當然不少的疑問，不少不能解決的推理存在，不過其基本條件，無論用那一種原理來解釋，都脫開不了我們已經確定的元子的假定。關於天體構造的理論，最有名最有力量的不外星雲學說及小行星學說：

星雲學說創始於康德氏，擴大於拉普拉斯氏，認為天體之原始為一種發光之氣質。此種氣質，經

當的在運動，其最普通的最顯著的一種形態，就是成爲螺旋形的星雲。在這種運動的過程中，氣雲放射他的熱量局部局部的改變了他的物理上化學上的性質，或從混沌中分析出環狀的星雲濃厚層或於星雲之兩臂中形成固體的凝結，固體的互相吸引，遂相結合逐漸擴大而成行星，依此原理，則第一步之所稱氣質，如即釋作元子，將益見其確當。在元子的運動中互相結合成爲不同的構造能力的內部抵消，或以結合的構造而消失能力，則運動表現漸減。乃逐步變化終而至於電子原子分子而有固體。並且有了不同的固體，由此固體再互相結合而生行星。

其次如從小行星說立論，張伯倫氏以爲如兩個天體運行至甚近之時，兩方各自本體內被曳出一部分而成星雲，以原为天體是動的，故形成之星雲乃由一新中心作兩臂之伸出旋轉而動，此星雲中乃包含若干的小固體物質，是爲「小行星」。其中心即成爲新日球，此諸小行星環之而動，此諸小行星大小不同，軌道不同，乃互相吸引互相兼併，由形成核心時期進而至原始大小時期，原始氣化時期，原始水化時期諸級，成爲環日之大行星，然後行星之上方有生物，其氣質及水汽生成之原因，則在其本身體積增大後，自身之壓力使自身物質發生變化。此變化之原理如以元子之說證之，亦可見其正確。如在體積增益時，其壓力熱力的變化，激起元子間之失去平衡，其改造的結果，乃如上述各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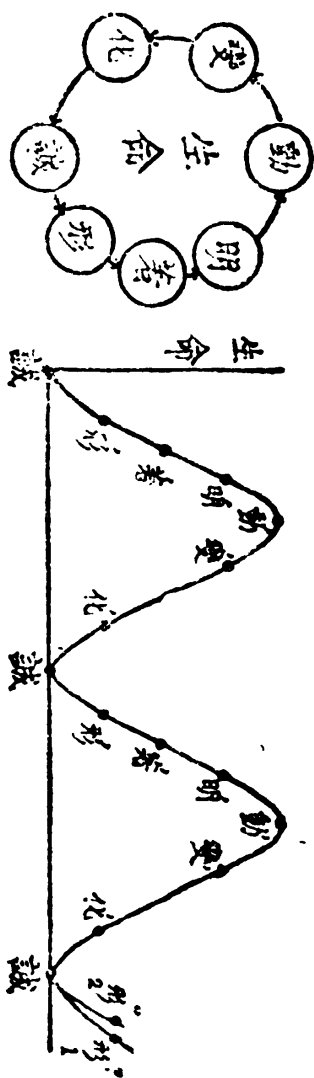
此兩種學說，均說明天體之形成乃由微細而偉大，由單簡而複雜，一個太陽內可以如此以望遠鏡的觀測，由若干天體的互相印證對於上述兩原理均各有若干可以考據的地方。在這有限的知的範圍內，雖不能把天體的全部一一加以解釋，但從以上的說理却可以將其大無外的一切收縮到極微妙的生元元子上來。惟其是一元，由一元的變化而形成一切不同的物質，所以地面上不同的物質，在各個天體中都可以尋得出。縱然有特異的在化學週期表中失却其原有位置，仍然出不了一元的道理。

第二就生命的終始來講——我們是認定宇宙萬物皆有生命的，所以這裏所謂生命的終始，實在也就是萬物的終始，這個問題看起來實在太大太複雜，太艱難，但是依我們的宇宙觀看來，却非常簡單明白。我們覺得生命的終始，簡單說起來，不過生、長、衰、化四個過程，比較更完備一點講，是不過大學中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這七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誠」，即許多無組織的元子在混沌的亂動狀態，這個階段是從無而有，元子在自由波動的狀態。第二階段是「形」，即因力的配合成了一種較為安定的均衡狀態或均衡局勢(Stage of Equilibrium)，這個階段是均衡局勢(或組織)之成雛形，即元子經若干的組織而成電子也，成原子也，成分子也，成萬物也。第三階段是「著」即那個均衡局勢更加安定而逐漸顯著起來；第四階段是「

明」即那個均衡局勢繼續進到了最高度而成為能辨明的形質；簡言之，即均衡局勢之既顯明而光大也。第五階段是「動」，即那個生元構成的形質，因內力的衝動或外力的牽引而整體齊一的活動，或局部單獨的活動；簡言之，即均衡局勢之本身形體在被動與自動中進展也。第六階段是「變」即常那個形質開始活動的時候，形質的本身馬上也就開始新陳代謝以時增減的局勢；簡言之，即均衡局勢之受外力所攝而起變動也，第七階段是「化」即那個已具形質的均衡狀態，因內部結合的愛力與外部牽引的攝力之隨時變化，因而失其原有之均衡狀態，另成一新的均衡狀態，回復到「誠」的第一階段。簡言之，即均衡局勢之摧毀變化另成為一新的局勢或若干個新的局勢也。如此周而復始，變進不已。我們可以依此意思畫一個圖來表明。

結論

生命及經過之變化 (II 圖)



「誠」即指許多亂動的元子，即生命之本質或本位，自誠至化七個階段，則表明元子進展之循環無端川流不息的生命現象。乃宇宙一切組織之終始。所以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由此可見一切的生命源於元子。再則一切生命過程之長短，乃依各個均衡局勢（組織）之動力的大小與耐性之強弱而定。所以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人類是宇宙間組織之一種，要想維持其生命，自亦不能例外。所以說：「自強不息」「誠之爲貴」這些道理，我將來預備再找一個機會和大家詳細講，（按即生命的動力演詞）今天不過把這個意思提出來解釋我的一元宇宙觀而已。

第三，就一切物質之構造來講——宇宙間一切物質之構成，最初是由於許多亂動的元子，因所佔的空間與運動的速率不同，而依照力學的定律湊合，成爲許多均衡狀態，再經若干級之複合而成電子，因電子有各種各樣的排列與組合，（即占領不同空間控制不同時間）於是構成各種各樣重量不同的原子，（現已發現的原子共九十二種，其重量各不相同，例如氫之原子量爲一炭爲十二氧爲十六）再由原子依其不同之愛力而構成各種各樣的分子，分子者，單獨可成物，複湊亦可成物，由簡而繁有靜有動從而構成宇宙間複雜紛紜的萬物者也。所以一切物質皆由元子構成。

第四，就能力與物質之發生來講——宇宙一切，不外能力（在人則稱爲精神）和物質兩種東

西，這個兩東西那裏來的呢？我說都是由元子來的。元子有靜的本質，然後才有宇宙一切物質；元子有動的力量，然後宇宙才有一切能力（精神），因為物質必佔有空間，所以物質是空間的存在（Being）；是元子之「體」。因為能力是運用時間以變動空間（即運動）的現象，所以能力是由時間而發生，是元子之「用」（生元不滅，所以能力和物質也不滅）。所以宇宙之兩部——精神和物質，只是元子之一物。

宇宙間何以會有各種各樣的能力與物質呢？我們可以先說在什麼情形之下，才不能有各種各樣的能力和物質而從反面來解答這個問題，並順便證明我們一元論的宇宙觀。我剛才講生命的終始時已經說過：生命到了「動」的階段隨即因內部結合的愛力與外部牽引的攝力之隨時變化而失其原有之均衡狀態，另成一新的均衡狀態以完成「化」的階段而開始新的生命。宇宙萬物都是這個生命的產品，宇宙之所以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東西，即由於宇宙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生命過程，宇宙之所以有各種不同的生命過程由於宇宙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元子均衡狀態；宇宙之所以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元子均衡狀態，即由於元子所佔領的空間（相互的距離）與時間（運動之速率）各不相同。所以每一均衡狀態（生命）之元子既緣愛力配備的情況依力學之定律而結合，亦緣愛力配備情況不斷地變動而不斷地新陳代謝；而此中秉其均衡者，蓋唯空間與時間，亦即元子相互之距離與各自運動之速率耳。

。所以若是所有元子運動之速率相同而相互之距離固定不變，則宇宙間只有元子一物，別無元子之任何構成物；又或假定所有生元相互之距離相同而運動之速率固定不變，則宇宙間只有一種元子動力，別無元子動力之任何結合力。因為在上述假定的情況之下，每個元子都是在自由獨立之狀態，雖自成規則，但各不相關，故無牽引結合之可言，而元子之任何均衡狀態無由發生，於是宇宙有元子本身之存在的一種原始狀態，於是只有元子之一種物質與能力。

終分爲萬

殊——宇

宙之萬象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這種假定在事實上畢竟是沒有的，甚至在我們的理性中也不是可能的。因為大如太陽系也不過宇宙之一微塵，不能自主；而一切生元相互之距離既不相同，其運動之速率尤有差異，因而生元有各種的組合與排列，宇宙間發生各種物質和各種能力。簡單的說；即由生元運動的速率不同而生各種不同的能力。由生元占領的空間（或曰相互之距離）不同而生各種不同的物質。一切的能力在本質上都同屬生元之動力；其所以有差異，乃因為「力波」(Wavemotion)的不同（一切的能力都有力波），即在一秒鐘以內波動的次數（即運動之速率）的不同。譬如光的速率是一，電是二，熱是三，聲是四，就是因為力波有這一，二，三，四，的不同，能力才分出光，電，熱，聲出來。而因為一切能力在本質上是相同而其差異反由於力波所致，所以任何一種能力，若是我們有辦法變動他底力波，都可變為其他任何一種能力。這

就是說宇宙間既係一種能力變爲萬種能力，由萬種能力，也可歸於一種能力或變爲任何能力。據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凡屬動能，不外乎波動的單位，時間的互變與漲縮的利用而已。譬如電之變熱，聲之變電，光之變聲等，都是波動之長短相變。譬如蒸氣的漲力，高壓空氣機的原理，各種爆炸機的原理，阿母尼亞冷氣管等便都是漲縮的利用。無論其屬於前者或是後者，要想動能互變，則變更其波動之長短次數；要想動力發生，則造成其物態不自然之均勢再使回復其應占之空間而已。（其情形即物體三態之變化）由此我們可得如下之結論：

（甲）在一定空間中，元子因波動次數之多寡及每次波動範圍之大小不同，造成環境之各種不同騷動狀態，遂生各種各樣遲速大小及性能不同之動力（精神）。

至於因元子所佔領之空間不同，而生出各種不同的物質，那我們可以拿宇宙間一切物質從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從形體來看，宇宙間一切物質的形體，不外「汽體」「液體」和「固體」三種（或者更可加一種間於液體固體之間的「膠體」），這三種不同的形體緣何而生？即由於物體之單位所形成之均衡局勢所佔領空間之不同，即由所佔領空間之大小（即結合之緊密與疏散）與其均衡狀態之形象不同。以通常的情形來講，氣體恆佔領最大之空間，其元子波動的範圍最爲寬裕，液體次之，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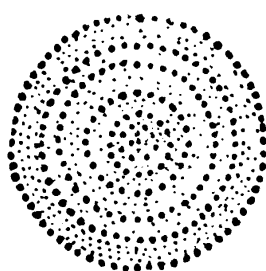
體更次之。亦有例外者如水與冰（有許多物質在佔領某種大小之空間時還能成膠體）。這三種形體之生元均衡狀態的形象，各自不同，我雖不能很明確地指出來，但據我所理想的剖面，應該如下列圖解：

(III 畫) 象形之態狀衡均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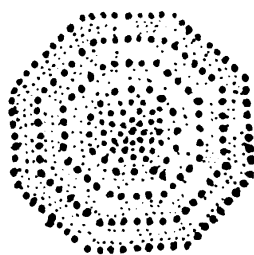
氣體 雲形



液體 球形



固體 多面形



空間縮小依中心
轉動成球形則變
為液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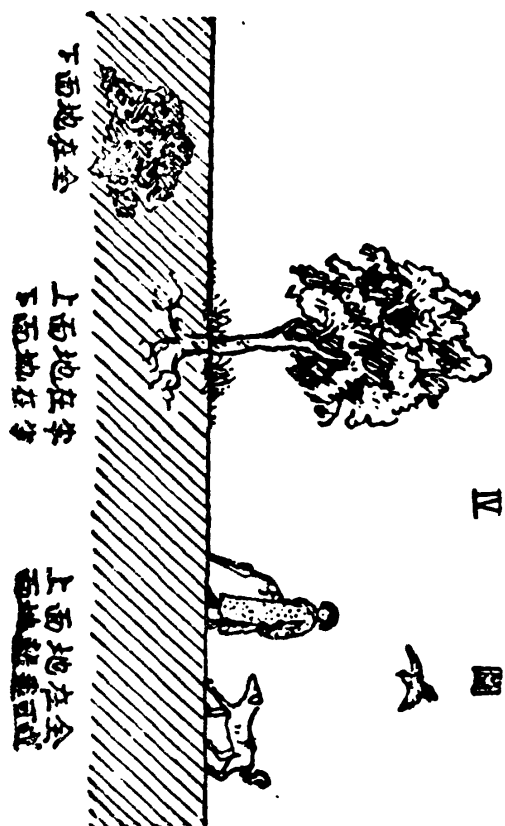
莫不為球形，不
過直徑有大小，
其能擠成橢圓形
者屬於膠質，擠
成多面立體形則
為固體。

各種多面之立體形，其
面數最小者為四，多則
無數，迨其面數因轉動
過速受離心力之支配變
至無窮數，成為球形時
則變為液體。

雪花是由氣體驟變而成的固體，所以每每成一個六邊形，保留一點星雲式的原狀；露水或是滴在荷葉心的水無不成一顆明珠的樣子，水銀鉛丸也無論大小總成圓珠形，我就是從這些地方體悟出上面幾種形象。對不對當然不敢說。總之一切物質之形體的不同，只是由於元子所佔領空間的差異，所以我們只要有辦法變更一個物質所佔領的空間，就可變更他的形體（但可變幾種形體各物不同，其可能性要以設法變更其所領之空間而其本質能不起變化為限）。譬如加熱度於水就可使他變為汽體，使水之溫度減低就使他成為固體；又如氫，現在科學上已經發明了辦法使他變為液體，將來或許可以再發明一種法加一種很大的壓力使他的空間縮小而變成固體。總之，物體三態在各個階段中保持至若干時間，全視其物體排列之形式及本身之愛力及環境攝力（溫度）之大小的對比關係而定；而其相互轉變的原因，則莫非元子之受壓力或被解放使鬆，致變更其所佔領之空間範圍，而由一種均衡局勢變為另一種均衡局勢。元子如此，電子亦如此。原子（如氫與液氫，炭氣與炭）分子亦莫不如此，（水汽與水，水與冰，阿母尼亞氣與阿母尼亞液體）即為構成普通所承認的一切生物之單位組織的生元（細胞）也不能例外。元子之均衡局勢之級數愈低，則其解放之層數範圍愈大，故其波動之狀態愈自由，波動之空間的限制愈少（即波動之範圍愈大）。若小至電子，就可不學任何拘束而自由波動，進退於我們的覺能所能覺知的各種物質。例如在尋常溫度及壓力下，輕氣電子

行動速度每秒鐘爲一三〇〇哩，成爲原子時，其速度減爲每秒鐘五四〇〇呎，及其成爲分子時，則又減爲每秒鐘五二〇〇呎，若與氧氣化合成爲水，則其共同速度降爲每秒一二〇〇呎矣。人類所認爲「真空」，依然是這類微體自由盤據而活動的世界。因爲波動最速形體最小之物質，人力根本上無法察覺之，計量之，更無法可以束縛之，於是只好把牠認爲物質，光波是否本身有物質，固猶待依上述之推論而證明之也。愛因斯坦之相對論，未嘗不曾說到速力與物質的關係及質能同一的宇宙現象，但終未能說明質能異同之所以然耳。

第二，我們再從質體來看，宇宙一切物質不外「動物」「植物」和「礦物」三種，我們若就通常的情形來看，這三種東西的分別，也可說是由於他們各個所佔領空間不同。或者說由於他們的各個所能離開原地位之自由動作程度有所不同。我們若畫個圖來表明就是這樣：



礦物多埋藏在地下，植物則多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動物則都在地面和空中，各個佔領的空間顯然不同。我這個例子雖然在學理上不見得怎麼有力量，不過拿來表明空間的差異與物質的差異之關係，那是再清楚沒有了！由前而關於萬物形體之精密的分析與此處關於萬物實體之粗略的說明，我們可得一結論以說明元子如何因佔領不同的空間而構成萬物如下：

(乙)在一定時間中，元子因愛力攝力及排列方式之不同，佔領不同之空間而造成各級不同的均衡局勢，遂生各種各樣大小之物質和形體。

由甲乙這兩個結論，我們可以明瞭：宇宙間一切物質與動力（精神）都能互相變換，而且都因虛空之無盡的不同配合而有各種各樣不同狀態之存在。反言之；

(甲)在固定之空間中，元子之波動如均占有一定之單位時間與範圍，則宇宙間一切環境之騷動狀態同相等，不復見有兩種不同之動力（或精神）之存在，宇宙復歸一元。

(乙)在固定之空間中，元子之愛力攝力如均相等，而排列方式及所占空間亦全同，則宇宙間祇剩下一種均衡局勢，不復見有兩種不同之物質與形體之存在，宇宙復歸一元。

這兩個斷論與前所講由精神與物質之發生，以說明宇宙萬物始源於一本的道理相通，前後可以互相印證。所以現在我們已由宇宙始源於一本說到終分爲萬殊，更由終分爲萬殊的情態回證到始

源於一本。

宇宙的本原與由此一個本原而生萬物之時空的關係，已分別講明了，由此可知：

一、宇宙萬物乃由元子基於整個時間與整個空間之一切配合而構成；

二、元子經若干級之複合而構成電子，電子即除其構成過程中若干級元子的構成物以外之元子的第一層構成物，同樣由電子而構成之原子，即元子之第二層構成物，由原子而構成之分子，即元子之第三層構成物，由分子而構成礦物而構成植物而構成動物而構成人類，就其程度而言，就是元子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各層構成物。所以宇宙萬物，都是元子之各層的構成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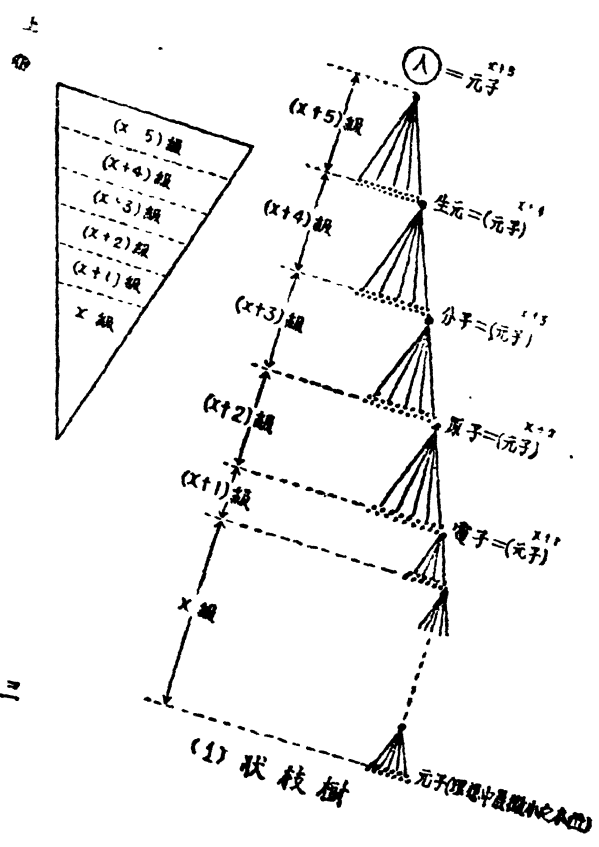
三、萬物的本原是一，而由時期的配合，愈分愈多，愈分愈雜，愈分愈不同。還有一點我們也可順便在此先提示出來以後再解釋就是：

元子之構成物，其層次愈低者愈先構成，愈高者愈後構成；其層次愈高者構造愈複雜而合理化，靈性愈多，生活愈強；其層次愈低者反是。

我們若將宇宙萬物演進與發展之時間的過程劃一個圓來說明，就是一個樹枝狀，或三角形：

體
 主
 輪
 上
 帶

(V) 齒 齒 質 物 層 各 宙 宇 成 構 子 元



出
 刊

(2) 形 角 三

這就是宇宙由一元而至萬象的現象，也就是宇宙之構結的縱斷的說明。

第三、橫剖的說明

我們在本段所講的，就是空間的內容，將生元所構成之萬物加以剖晰：

精神和物

質之勢

上於下或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之宇宙間一切的東西，不外控制時間的精神（即能力）和占領空間的物質兩種。而這兩種東西，都是由元子而來，即前者由於元子之動能，後者由於元子之靜態。在一人的宇宙一之範圍而更確切地說，即前者乃人之覺能所能測度之元子底一部份自由的動態之存在，後者乃人之覺能所能測度之元子底一部份均衡靜態之存在。我們又講：元子既是不生不增不減不滅的，所以宇宙間的精神和物質也是不生不增不減不滅的。平常所謂物質不滅能力不滅精神不死，都是認識了這個道理的一部分現象。

物質和精神（即元子的質體與其動力）以其所占領之空間與所控制之時間的差異，而有種種不同的配合與變化，從而表演宇宙萬象的生命過程。此本宇宙間一個非常平淡的自然法則，但是在人類却往往爲之大驚小怪，別之以生死離合之名稱，生出各種喜怒哀樂之情緒。其實元子自元子，離此形而就彼形，捨彼形而復過此形，其均衡而勢動自由動態雖有不同，而宇宙間不增不減之物質與精神並無變化。其實元子自元子，時而與其他元子離，時而與其他元子離，其波動速率與構成

體雖有不同，而宇宙間不多不少之物質與精神依然如故。所以一切生命由生而長而衰而滅（化）之整個過程，以形體來講，可以統稱之曰「滅」；從本質來講，可以概言之曰「化」。所以精神與物質，生與死、滅與化，一切無非相對的而已。

精神物質

與時

空的關係

我們無論講物質或是講精神，都離不了空間和時間。離了空間與時間便無所謂物質與精神。空間或時間有變動，物質或精神也要變動，其中尤以精神與時間空間的關係，最為明顯而固定；即一個東西的精神之大小與其動作所占的時間成反比而與所占的空間成正比，所以離開時間空間而談物質與精神，恆可使極有精神的東西，變為毫無精神；或使極無動力的東西，變作精神奮發。我想舉幾個例來說明：

1 有一運動員能於九秒鐘內完成百米短跑，當他突飛猛進的時候，當然精神百倍，但是若有人以機器腳踏車隨之而跑，並由速度極大的鏡頭攝成電影，再拿在銀幕上作「慢動作」演映出來，則此運動家的動作，其遲鈍直和一個老太婆走路一樣，精神頹唐不堪！這是什麼原因？就是由於攝影者占領運動家同樣的空間並變更其動作之真時間所致。

2 假定花苞三日可以開盡。那末，他每天所開展而占領若干分之空間的動作的過程，當然非人的目力所能察覺，而所能察覺者僅其每日所差的總和。若有一個攝影者隨時將這個總和差相攝

成影片而以「快動作」放演於銀幕，則此花苞可於數秒鐘內勃然怒放，好像五指由拳而忽伸張，自然充滿着無量的生趣和精神了！這又是什麼原因？就是由於這花朵已被縮短其動作之其時間而占領其原占之空間所致。

因此我們對於精神更可得一更為深切之認識，即有物質然後空間之認識才真確，有精神然後時間之計算才明顯，物質愈能於最短時期占領最大空間，則愈顯露其精神！甚至惟見精神不見物質！精神愈於最長時間占領最小空間則精神愈低減，甚至惟見物質而不見精神！

精神和物質之配

合與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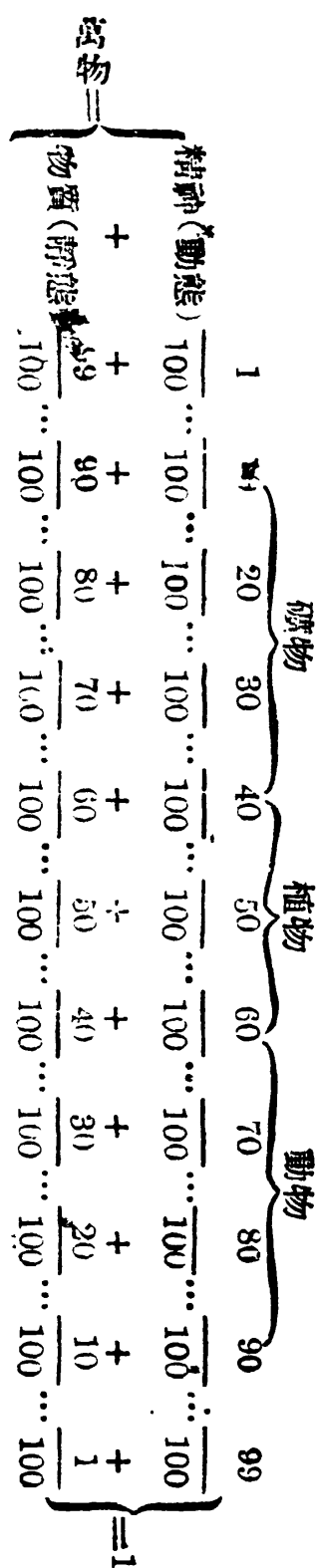
宇宙間一切的東西，都是由精神和物質二者配合而來，有物質必有物質之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體——物質。所以宇宙沒有一個絕不附麗於物質的精神，也

合與宇宙

沒有一個絕無精神的物質。若是精神和物質配合的成分或方式只有一種，那末，宇宙間

一定只有一種東西，正因宇宙間絕無兩個配合成分或方式完全相同的東西，才有各個不同的萬物，才使宇宙間任何一點東西不和其他任何一點東西（包含其同種類的東西而言）相同；動物和礦植物不全同不用說了，動物中的猿和人不全同也不用說，人類中的黃種人和白種人既不全同，黃種人之中國人與日本人又不全同，這樣一路推下去，最後同胞的兄弟姊妹也還是不全同。就講我們自己一個人，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不全同，昨天的我與今天的我又何嘗全同？所以講到最後，宇宙間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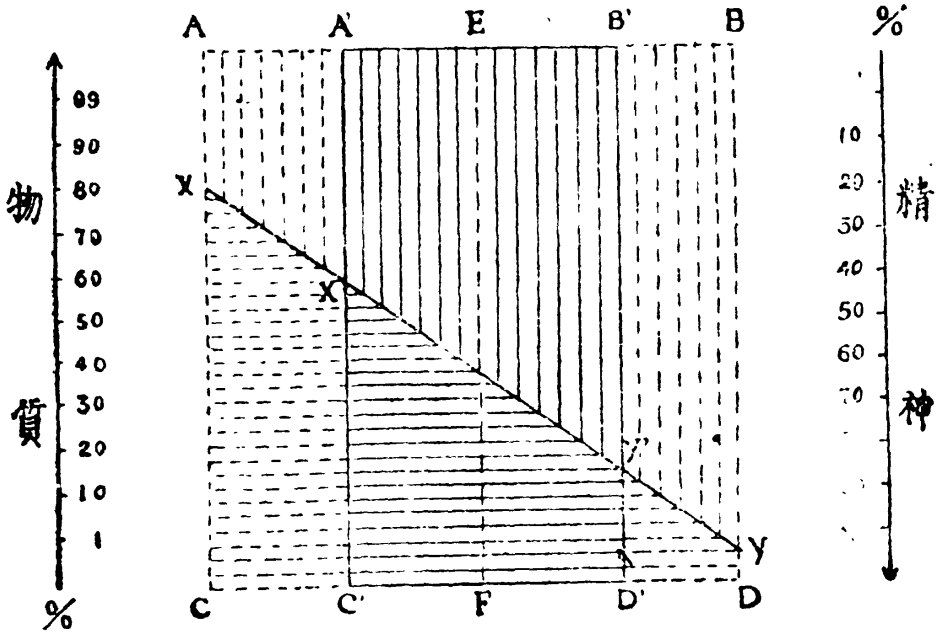
減少差異的大同，沒有毫無差異的全同！要找全同，除非是宇宙死了，空間和時間都停止了的那一刹那！或是理想中與這個情形相近的現在這一刹那！但是依我們前面所已講過的生元一元論來看，宇宙的一切，又莫不相同，這豈不是矛盾嗎！不！宇宙一切的本源是相同的，宇宙一切的分流是差異的（但無全異的），所以愈溯本源，愈歸同一，愈尋枝葉，愈見分殊；而整個宇宙就是一種全同的元子之萬般差異的結構。這個「萬般差異」我們不必多講，要講也講不盡，我們要知道的，只是這個萬般差異，總由精神和物質配合的差異而來，而此種配合的差異又以二者配合之成分的不同為最重要。因此我們可以一種配合代表一種東西，而寫出一個簡單的級數式子來代表宇宙萬物：



我們若把這個級數式用一個圖來表明，則爲：

(VI 圖) 配合物質精神

現在我們再加以簡要的說明：



- (A B C D = 宇宙萬物(一切精神+一切物質))
 , , , ,
 A B C D = 人類所知之宇宙萬物
 A X Y B = 宇宙一切精神
 , , , ,
 A X Y B = 人類所知之宇宙一切精神
 C X Y D = 宇宙一切物質
 , , , ,
 C X Y D = 人類所知之宇宙一切物質
 X Y = 精神與物質之配合線
 E F = 人類所謂生物死物之分際

第一講 唯生論的宇宙觀

(一)宇宙間沒有完全由精神或完全由物質構成的東西，我們假定精神或物質最多的成分爲百分之九十九，最少的爲百分之一，不但是宇宙中絕對的精神或絕對的物質之存在，而且根本上物質與精神就不是絕對的東西不是絕對的名詞，沒有絕對的區別。因爲精神與物質云者，不過由構成物體之單位——即爲萬物元始之元子，有均衡的靜態與自由動態之不同，從而相對地比稱而成的兩個東西。

(二)本級數中假定礦物的精神成分爲百分之十至四十，植物爲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動物爲百分之六十至九十，其餘精神成分在百分之十以下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東西，都不是人類所能感覺其存在。這幾句話且可分數點來說明；

1 礦物也有精神——我說植物動物有精神，大家不會懷疑，現在說礦物也有精神，大家初聽必覺奇怪，其實這不但是我們唯生論的宇宙觀之當然的論斷，而且現在在科學上已經證明礦物結晶也有陰陽之別，也可以生長，能生長當然有生機，有生機當然有精神。

2 精神成分太少及太多的東西我們不知道——我們既假定礦物之精神的成分最少的是百分之十，那末，宇宙間精神成分在百分之十以下的東西，即比礦物更無精神的東西，是什麼呢？那是一定有的，不過我們不知道。再則我們已假定動力最強的人的精神成分是百分之九十，那末，宇宙間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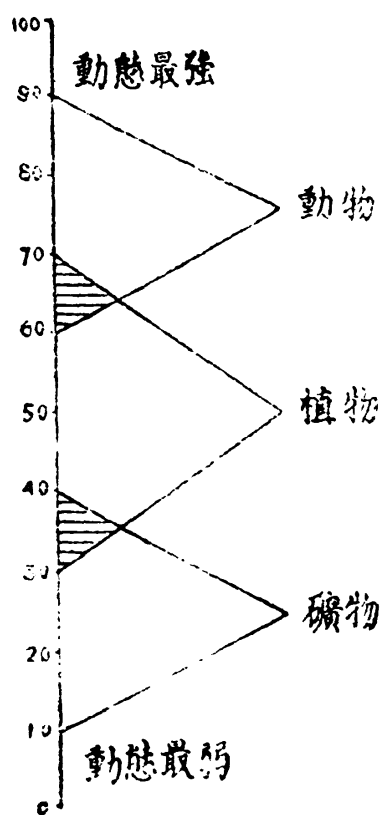
成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東西，即比人類更有精神的東西是什麼呢？這也一定是有的（如假傳之鬼怪神仙之類），不過我們也不知道。換言之，物質分割愈微，動力愈速，這時形體爲人們所不察，但見其超越靜態的物質而存在的動態的精神，這個似乎有精神而無物質的東西，即所謂鬼神。非人類所能澈底了解，所以孔子之聖而「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不能語也。所以人類所知道的宇宙萬物只是萬物中精神成分自百之十至九十那個中段。

3 生物與無生物之分——人類所謂生物與無生物是以人類的感覺力爲標準的，級數中假定精神成分在百分之十以上的東西爲生物，百分之九十以下的東西爲無生物，總之，宇宙萬物，莫不有動，也莫不有生長衰滅（化）之各時期，不過若干物件因其四時期所占時間太長，或者說其四時期之演變過於遲緩而微杳，非人類之生命時間所能測，亦非人類之覺能所能知，因而名之爲死物，其所能測所能知者則名之曰生物。

4 動植礦物分際之不明——動物植物礦物之分不過爲求學術研究上之便利而設，在科學上本來就沒有明確的界限，我們在前面已提到三者的分際只是所占的空間有所不同，那當然只是一個最概略的說法，故三者不能於空間的差異找出明確的分際，不言可喻。但若再從三者動作之時間而言，亦難絕對劃分，因動植礦三界物體，各自有動態強弱不同之諸種物體，而以其動態強弱差異之大，致

於三者之間往往發生交錯的現象。以圖表之，則爲：

(Ⅳ 圖) 萬物動態強弱圖



舉實物而言，譬如捕蟲草冬蟲夏草食獸等，就是介乎動物與植物之間，而珊瑚則形狀似植物而本體質全爲礦物，似又介乎植物與礦物之間。即就動物本界而言，狐狸來去無蹤，飛龍見首不見尾，燕可遠渡重洋（飛最速），駒可日行千里（行最速），則屬於強者。龜鶴（不多動）則屬弱者。植物也是一樣，含羞草紫薇（觸之即動）向日葵（隨日變向）屬於強者，黃楊樹（年久不大）等屬於弱者。礦物亦復如此，磁鐵類（有吸力能動）屬於強者，其餘的礦物之動態則較弱。總之，自然界一切物體絕

不能以動植礦三界作嶄然的劃分，即在動礦各界中，也有動態強弱的顯然的差異。現在我將宇宙萬物，就其動態的強弱，作一個概略的排列如左：

神的境地

1 動態最強之物……不知

2 動態較強之動物……如狐、龍、燕、駒、等

3 動態得中之動物……如人、牛、雞、等

4 動態較弱之動物……如龜、鶴、甲蟲、等

5 動態最弱之植物……如捕蟲草、冬蟲夏草、食獸樹等

6 動態較強之植物……如向日葵、含羞草等

7 動態得中之植物……如松、竹、梅、麥等

8 動態較弱之植物……如黃楊、仙人掌等

9 動態最弱之植物……如珊瑚、等

10 動態較強之礦物……如磁鐵等

11 動態得中之礦物……如銅、鉛等礦物石英、雲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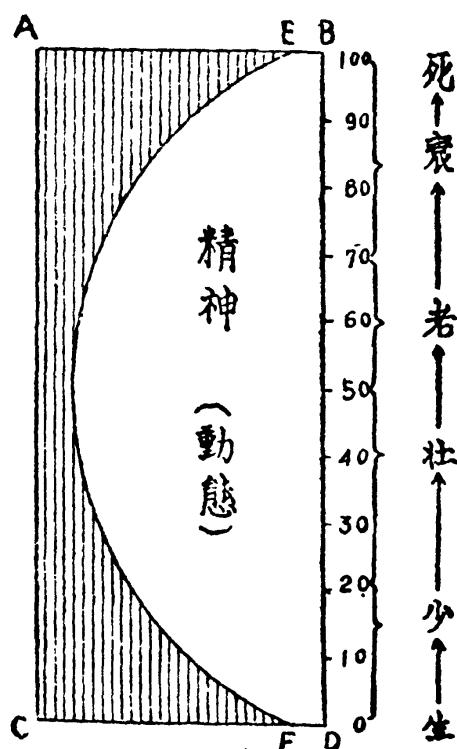
12 動態較弱之礦物……如火成岩、金等

13 動態最弱之物……不知

神的境地

知的範圍

(VIII 畜) 畜長消質物神精人個



說明：(假定活一百歲)

$\left\{ \begin{array}{l} ABCD = \text{整個生命} \\ EF = \text{精神物質配合之消長} \end{array} \right.$

(三) 這個級數式可就宇宙萬物之任何大小不同的範圍而應用——如就整個宇宙萬物而應用，我們可說一切的東西，或者說任何一個東西，因為其構成的元子之動靜狀態配合之不同，各在這個級數式中占一特殊之地位，已如上述。如專就人類來應用，則各個種族既有天質優劣不同，如人尤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之差異，也就是精神成分(動態)之不同。即就每一個人而論，自出生以至死亡，起初是精神漸多於物質，即動態日多，繼而是物質漸多於精神，即靜態日多，這個現象要圖解起來，就成這個樣子：

我們懂得這個道理，那末，關於一個人的修養，作爲，生活，心性種種問題，都有無限的啓發，不過這是題外的話，我們今天不能多講。不過大家要知道，前面那個級數式子不是限於某一個固定的範疇才可適用的。

(四)宇宙間精神與物質的總量是固定的，不滅的——一個全元的體質與動能是固定的和諧的不滅的，宇宙間一切精神和物質的總量，當然也是一樣，在前面那個級數式中，我們假定二者相等（事實上精神與物質不能比較大小，無所謂相等不相等）藉以表明其固定而和諧的關係。

現在，我們已把構成整個宇宙的物質和精神，兩大部份之本質與其配合的狀態說清楚了。我們由這個橫剖的說明，可以知道：宇宙就是定量的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質之和諧的一切配合。

精神與物
質之文
化的調和

講到這裏，我又要插一段題外的話和大家講講：就是要請大家知道；宇宙既不是可分的精神與物質之和諧的配合，就應當並重，不可偏廢。以往我們中國人只抓到精神的重心——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發明了心的動力(誠)，就精神的原理原

則努力研究分析而成功偏枯的精神科學(理學)，剗造了過去曾經盛極一時的精神文明；但是忽略了物質，精神無所附麗；愈談愈玄遠，愈進愈空虛；結果所謂精神文明，自然而然要到「有人無物」大貧小貧的境地，漸由衣食不足而廢棄禮義，互相爭奪殘殺，趨於毀滅以等於零。至於他們西洋人也

只抓到物質的重心，發明了物的動力，就物質的原理原則努力研究分析而成功偏枯的物質科學，製造了如今正盛的輝煌璀璨的物質文明，但是他們終究不免忽略了精神，使人生反爲物質所役！而物質愈進步人類愈感時間之多餘，欲望之不滿足，於是人類因爭奪物質而不得不進行範圍日廣手段日劇之爭鬥，結果所謂物質文明也不得不到「用物滅人」的境地，漸趨於毀滅而等於零。所以中西文化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如果不能互相調補。結果，都只能有短期的片面的成功，最後終必失敗毀滅的；尤其是已經日就衰微的中國文化，若是不能趕快吸收西洋文化的新原素以增補自己的新血輪，轉換並重新整理自己舊有的質素，那馬上就在西洋文化毀滅的過程中先做殉葬的寶貝了！所以我們現在唯一的生路，就是總理 所指示我們的：要將西洋的文明迎頭趕上！把自己固有的文明從根救起！我這段話，因屬題外，今天不能再多講，不過這個對中西文化之根本認識是今日中國青年所不可不有的，所以我在把宇宙之結構橫剖的說明以後附插上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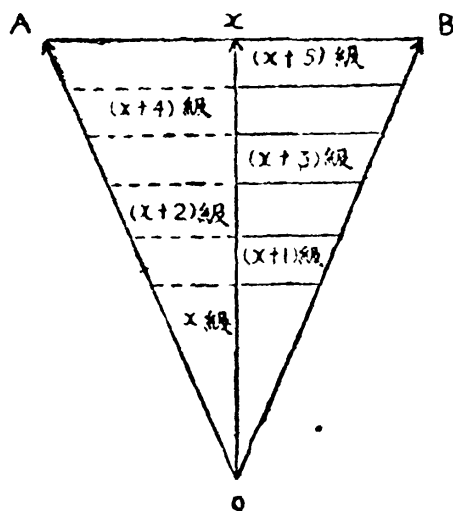
四、綜合的說明

宇宙的本體，範圍，內容，以及時空質能之種種關係，我們在前面三段中已說得很多了，現在想先將前面三段所已說明的意思總合起來，下一個比較完備而確切之宇宙的定義如左：

宇宙乃元子因佔領一切配合不同之時空而有種種不同之組合與排列，因此構成之種種物質與能

力(精神)的配合體。再以圖表之如左：

(IX 番) 番構結宙宇



- $\{ \begin{array}{l} O = \text{元子或誠(宇宙一元)} \\ X = \text{聖人(至中至正至上)} \end{array} \right.$
- $\{ \begin{array}{l} AB = \text{空間(宇宙萬象)} \\ OX = \text{時間(宇宙進化各階段)} \\ OA, OB = \text{生活力(生命之進展)} \end{array} \right.$
- $\{ \begin{array}{l} \triangle OAX = \text{精神} \\ \triangle OBX = \text{物質} \\ \triangle OAB = \text{宇宙} \end{array} \right.$

(四) 宇宙之生命現象

萬有生命

宇宙的意義與結構我們都已講明了，現在我們更要將宇宙之動的普遍現象拿來討論。依我們的宇宙觀，宇宙一切皆由有生命的元子構成，所以宇宙一切皆有生命；而我們全部宇宙的現象，即宇宙之生命現象，宇宙一切，都是生命！整個宇宙都充滿着生意！一切現象，都是生命的表徵，都是萬物求生活的結果！總之：宇宙整個地是一個生命的結構。這就我們所講唯生論的宇宙觀。

生命之流

宇宙一切都有生命，一切生的存在，都兼含着物質和精神。即：

(1) 寧靜中統攝二生

或者說元子雖在均衡狀態而仍在占領若干空間而自由波動——生。一切生命，都是有生的存在而更表現生，長，衰化之過程之謂。即：

(2) (寧靜中統攝)有生、死、變、化之過程——生命。

因生，長，衰，化的過程是循環不止的，所以萬物之生生不已，構成整個宇宙之永久的生命巨流。而每一物體之生命過程又是此巨流之一點一滴一泡一絲，或構成此巨流之一『單位流』。這是就過程與現象來解釋生命，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不必多說；不過有一點要補充說明的，即關於生命力的作用。這一點講演之後，我們才可以知道生命的過程，也才可澈底明了生命的意義。所謂生命力(誠)，即構成一個生命之元子的動力。他的主要作用不外下列四種：

1. 自制的動作(自主)——即自己能支配生命體之每個單位在均衡狀態中之齊一的動作。

2. 生命的增長(生長)——即不斷地攝取其他物體的生元增補自己的生命體，使本身之均衡狀態

底範圍繼續維持並不斷地擴大。

3. 外力的抵抗(自衛)——即以其生命力抵抗一切外力之足以壓迫或毀滅其本身之均衡狀態者。

4. 生命的延續(生殖)——即剋造最能像其本身之生命體的新均衡狀態。

在上述四種作用中，「自主」是在生命體本身以內的問題，「生殖」是比較遲緩的問題，「自衛」比較地是特殊的場合，惟有「生長」是常有而不斷並且要與旁的均衡狀態發生爭鬥的嚴重關係的。何謂生長呢？我說：現狀之存續謂之生，現狀之發展謂之長；而不斷地打破其他均衡狀態而攝取其他元子以助本身之生長者，生活是也。生命這個東西，一方面不斷地打破其他生命之均衡狀態以助自己之生長；一方面自己本身不斷地依照前面所說由「誠」至「化」那七個階段打圈圈。簡言之，即一方面不斷地打破宇宙間舊的元子均衡狀態，一方面不斷地剋造宇宙間新的元子均衡狀態。這樣一個至誠無息的破壞與剋造的過程就是生命。宇宙的實質，就是這個滔滔滾滾奔進不停的偉大的生命長流。

進化，
革命與
生命

進化是什麼？進化就是生命依照誠，形，著，明，動，變以至於化那七個階段不斷前進的現象，也就是以一個已有的生元均衡狀態爲本之新陳代謝的量的進展現象。生命是不斷地破壞與剋造，進化也就是生命在前進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結果。生命是不斷的

，進化也是無窮的！進化是生命的順向，有無窮的進化，生命的前途才格外的活躍，充實而有趣！

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生命過程中以外來動力使原有的均衡狀態之「變」的階段縮短些，使之迅速地由「化」的階段而回到新的「形」的階段之現象，亦即根本破壞舊的元子之均衡狀態而另外形成一新的均衡狀態之質的進展現象。生命在長期的進化過程完備的時候，即舊的生元均衡狀態進化到無可進化的時候，一定要進行一個革命的過程以另外開始一個新的長期的進化。所以通常的革命，就是進化；非常的進化，就是革命。進化是常態，革命是非常態；進化的現象，以時間來測度，覺其變得自然，感不到有破壞之一階段。革命的現象，以時間來測度，覺其變得突然，感得到有破壞之一階段而已。沒有進化，便不成其為生命！沒有刺激，便難以維持其生命！革命者，民族生命之新的刺激也，沒有革命，便不會有新的進化，快的進化，以製造更豐美更有意義的新生命！天講革命，那就失了刺激性，就無所謂革命，所以看不出新的生命了。

生存競爭

萬物有生命，萬物都要求生，萬物都要生長，萬物便都要打破他物之均衡狀態攝取其生元以助自己之生長。於是宇宙間不得不充滿着生存競爭物物相殘的慘狀！達爾文（Darwin）的一部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就是這種情形的紀錄。的確！我們睜眼所看到的，正如赫胥黎所說：『一切生物的爪子和嘴巴，都帶着鮮紅的血呵！』但是，這是病

態，這是不能適用於人類間之學理，而且競爭不是鬥爭，其詳當再論之。

宇宙之 力的互競

自牛頓發明萬有引力的學說以後，我們就知道宇宙之動的存在就是無數的「力」。整個宇宙的結構，就是這無數的力之均勢狀態，而一切的均衡狀態的生滅變化，又莫非宇宙萬力之互競結果。在這樣一個宇宙中，人生真是一件極痛苦的事情，上有空氣的壓力，下有地心的吸力，同時且受地球轉動時離心力之支配更加以環境萬物之引誘力，在生的追求中，寒暑飢飽，又隨時可予人生以壓迫，所以人生既要在萬力時時壓迫中求生，就當然而地要不斷地同宇宙一切的力量努力抗爭！所以人生就是宇宙間一個最有意義的力的互競！所以有人說：「力的宇宙！戰的人生！」也有人說：「宇宙一戰場，人生一惡鬥！」但是戰與鬥，是以自然界作對象則可，以人為對象則大錯了。

朋友們這就是你所應當了解的宇宙生命之基象！

(五) 人類的生存問題

人類的 生存競爭

萬物生存競爭的方式各不相同，至於人類則因為他是生元最高級的構造物，其生存競爭的方法比較其他任何東西來得高妙：即一般物只能打破宇宙間元子已有之均衡狀態以圖遂自己之生長；而人類則除此以外，更能以己智己力增加（如農業）或剷造（如工業）

最有助於自己之生長而爲宇宙間所缺乏或既有之新的生元均衡狀態。簡言之，卽物之求生但知獵取或掠奪（打破他物之均衡狀態），而人類求生，更能生產或創造。又宇宙間多少元子之構造物，因爲以同類爲獵取之目的物，於是同類相殘，結果當然不至毀滅不止！像這樣的生元均衡狀態，直與『唯生的宇宙本意』（卽我們所稱「上天好生之德」，或「天意」，西洋人所謂「神意」或「自然律」）相違反，以元子的低級組合（物）以毀滅元子的高級組合（人），顯然是宇宙退化的表徵，實是元子之所最痛心；而唯生的宇宙觀之信仰者，所最反對！人類因爲能夠在這種掠奪的競存方式之外，復能掠奪他物（非人類）之元子，更能按自己之需要而創造宇宙所未有之元子均衡狀態，此其所以爲唯生的宇宙之寵兒，爲生元最得意之作呵！

人類的
生存意向

我們已講明了宇宙是個什麼東西，又陳述過宇宙的生命現象，接連再提到人類的生存問題，剛才已首先把人類生存競爭的方式說過，現在要講到人類的生存意向。大家都知道：整個宇宙是一個龐大複雜而悠久的生命結構，紛紜萬物都在拚命的求生！我們人類是生元最得意之作，生的慾望當然更熱烈，更高尚！所以宇宙間既有我們，我們就當然要生！

要一天一天更好更有意義地生！

人類的
生存途徑

怎樣可以生呢？更怎樣可以大家都生得好呢？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的核心會歸結於「生活資料」（簡稱「食料」）的有無和多寡。人口與食料的配合對於社會生活的關係，可用一個數學的公式來說明：

$$\begin{array}{l} Y \\ X \end{array} = \begin{array}{l} Y \\ X \end{array} \begin{array}{l} \text{社會生產總量，} \\ \text{每人消費單位，} \\ \text{社會所能養活之人數（在某種環境之下）} \end{array}$$

在這個算式中，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M儘量增大，即使社會所能養活的人數儘量增多。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其辦法不出兩途；

1. 使Y增大——即努力生產使人類生活需要之質料盡量創造和增加；
2. 使X減小——即合理分配使各人所消費的質料不致浪費而適當減少。

簡言之，前者是增加生產，後者是節約消費，或改良分配。歐洲人一晌比較的是偏重第一個辦法，他們的確能運用進步的科學製造偉大的機器工業來增加生產；但是他們因為忽略了第二個辦法，所以生產愈發達而人慾也同時愈增長，迄無滿足之時；一則因社會之分配不均，生產發達的結果，只是極少數人享福，大多數人依舊受苦。所以西洋人的生產問題，始終未能滿足解決。我們中國人解決生活問題，一向比較的是偏重第二個辦法，所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同也不改其樂」，所謂「君子安貧」，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些儉德美行和平均分配的政策，就是中國人傳統思想與品性。但是一則因為忽略了生產：無論如何節約平均，到最後始終解決不了人類生活問題；一則因為節約的努力本身就極有限，平均分配也不能容易真實做到，所以中國人的生活，到現在困苦極了！

全人類，尤其是現在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問題，今後如何才得滿意的解決呢？只有照我們剛才提出來的兩個途徑，同時併進地來努力！即一方面厲行節約，平均分配；一方面努力征服自然，發達生產。

我何以特別提出「征服自然」這句話來呢？因為在現在這個世界上，多少人仍舊以「掠奪他人的東西」為攝取自己生活資料之一法，這正如宇宙間多少因為同類相殘而已毀滅的動物一樣，是違反了唯生的宇宙意識，尤其違反了同類共生共存共進的求生大道。我們剛才說過：人類所以為宇宙的寵兒，為生元最得意之作，就在他特有創造的能力。人類若能發揮他這種優異的本能，他絕對不需要掠奪同類的一點東西，也很可持續並發揚他的生命！而且人類也只有從發揮創造能力以征服自然這一方面來努力，才真可達到共生共存共進的最後目的！

征服自然
與宇宙
制宇宙

宇宙原來是一個和諧合理而又是一個循環矛盾的東西！牠一方面固然配備得和諧合理，一方面却又依着循環或矛盾的方式來進展。我們看！元子已經配備了一切，更又造出他最得意的人類來，現在，最進化的人類却要向這宇宙的叛主——元子——說：

『你叛造了現實的宇宙，讓我從舊的宇宙中再慢慢叛造一個新的宇宙出來！並且讓我來做這新宇宙的主宰』

（六）結論

唯生的
一元
相對論

我國古人，早已知道宇宙是時間與空間之各種湊合，而宇宙之本體則始於一元。易經上所謂「無極」者，就是指神的境地，即無窮大之別名，亦即宇宙唯有元子本身（其他一無所有）之質能存在的一種假定狀態也。所謂「太極」者，就是指元子已入於各種

均衡狀態而有動靜之形象，即知的範圍之別名。所謂「兩儀」者即兩面觀之相對論，如精神與物質，陰與陽，動與靜之對稱，也就是老子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一切均無絕對之存在的意思。所謂「四象」者，即指四進向，時間與空間（長、廣、高）之四種測度也。所謂「八卦」者，即指揮精神物質與時空之配合而生之初步形象。所謂「六十四卦」者，即指時空之種種不同配合，生生不已而得進一步之各種各樣形體與動態。所以全部易

經，就是要說明在各種不同之時間與環境中應有之最適中而正當之處置。我國偉大的精神文明，即係以這種對於宇宙之真知灼見為基礎，而作畸形的發展以迄今日。可惜古代特出聖哲雖能發明這種精深博大的宇宙原理而後世子孫不能得其精義，把一部易經穿鑿附會，胡說瞎猜，不藉為卜筮就當作玄理，結果愈弄愈怪誕，愈講愈虛玄，於是古聖昔賢已發現的宇宙真理，漸漸被這一般人驅出知的範圍而葬送於神的境地！中國文明一方面陷於畸形的發展，一方面又有一個這樣不應該有的退步以致到現在要零落如狂風暴雨以後的初春之花！空寂如幽谷深林之中的荒寒古墓！多痛心呵！

現在我們以科學的方法說明時空質能的內容與關係再和我國固有的認識互相參證宇宙之謎，雖不能全般揭露，但總可得其梗概。我們對於宇宙的認識，乃科學的唯生的一元相對論，我們所已得的重要結論大概就是這幾個：

（一）宇宙間一切大小不同的組織（均衡狀態）各有其唯一重心之存在，沒有重心或有兩個以上之重心（就人類社會現象而言即領袖）的任何組織，都不能維持其均衡（即生存）。

（二）宇宙間一切組織，其內部沒有不是靠有一種向心的愛力（就人類社會現象而言即精誠團結之道德與維持統一之法制）來結合而維繫之；其對外沒有不是靠有一種運用裕如之本身的動力（由愛力而生）來抵抗一切外來的攝力與壓力（就人類社會現象而言即一切聲色貨利與敵國外患），缺乏

實力動力之組織（就人類社會現象而言即不能團結禦侮的民族），不能生存。

（三）宇宙間一切組織，其行動莫不遵守一定的軌迹（就人類社會現象而言即紀律與道德），不違守軌迹而行動的一切組織，必不能維持其均衡之存在。

（四）宇宙間一切組織，莫不在被動，亦莫不有自動，一切不能自動的組織，即缺乏目的之組織，必不能獨自保持其均衡局勢，至多祇能附屬於其他組織的一部分。

（五）宇宙無永久不變的組織，其生命的久暫，全視其有無不斷的新刺激以喚發其新的生機而持續並光大其生命（即創造新生命），所以無賴（造）進（化）力的組織，或無革命現象，必不能持續光大其生命。

（六）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沒有絕對性，在某種環境與時間中，不偏不倚，得乎中正，則能維持其均衡（和）之長久廣大的存在（庸），否則僅得一時的生榮而已。（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長存就因為先得此道。）

（七）動的文明才是精神文明，不動的文明乃是物質文明，動得太過則均衡局勢失其均，人重視物，人以物殺人；其結果只剩下了物，此即西方文明之所以終為物質。過於不動，則其均衡局勢易為其他均衡局勢所摧破，人博愛人，人不知造物，其結果只剩下了人，此即東方文明之所以終為精

神。有物質而無精神，或有精神而乏物質之文明，都是「死的文明」，有精神兼有物質的文明才是「生的文明」。

(八)宇宙間一切組織，莫不在不斷地向前進化，從元子經若干級之複合而成電子，電子進而組成原子，原子再進而組成分子，分子再進而組成各種複雜之形狀，及至人類，乃進至最複雜之組織，而為具有多數不同之物質與無限之精神動力(誠)之均衡局勢。合多數人而成組織，其因自然力而組合者稱為民族(如生元所造之魚類)，其因人為力而結合者稱為國家(如人所造之潛航艇)。道德即民族的愛力，法制即國家的愛力(或分別稱前者為自然的愛力，後者為人為的愛力)，愛力強大則動力充實，愛力強則組織不致發生內的崩潰，動力足則組織不致遭受外的摧毀，所以一切組織之存續與潰全視愛力之強弱，而道德健全的民族與法制完備的國家，決無不能存在之理也。

(九)唯生的一元相對論，認定整個宇宙為一生命的巨流，萬物皆有生命。所以是「生的哲學」；認定整個宇宙為一不滅的精神與物質，空間與時間之一切相對的配合，而一切宇宙現象又無非一和諧的矛盾(如一元與萬象，大同與各異)，所以是「相對的哲學」；認定宇宙一切質，能，動，靜，都是源於元子之一物，所以是「一元哲學」；認定宇宙即生命，生命皆循環無端川流不息所以是「動的哲學」；認定整個宇宙為一「力的互競與均衡」之存在，而一切組織皆恆在掙扎奮鬥競存之

中，所以是「力的哲學」；認定一切生命現象都是「破壞」「創造」與「進化」的連環演遞，所以是「革命哲學」「瓶化哲學」；認定凡同類相殘者是違反宇宙之生的本意（神意）而必趨滅亡，因主張全人類應當互助相愛，所以是「愛的哲學」；認定發揮創造能力是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也是人類征服自然統制宇宙的途徑，所以是「人的哲學」。

生的哲學
與生的文明

以上就是唯生的一元相對的宇宙觀的幾個根本要義，宇宙之全體大概差不多都包含在這幾個要義之中。我們這個唯生論，是以整個宇宙或者說全部宇宙現象為對境的，不似唯物論唯心論，以及唯性唯能唯愛諸論，只居一隅只偏一端。雖然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往往難免因時空的限制而有不同之出發點，而所觸發的思想亦各有其不可抹殺之宇宙一面的偏見之特殊價值；但思想為行動之母，思想有偏，行動自然要隨之為偏，致造成今日殘酷浪費的所謂物質文明，與凋零空漠的所謂精神文明。這兩文明都是「死的文明」。總理於是依據宇宙之真理（天道）——即唯生的一元相對論（生的哲學），合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於一爐而冶為「生的文明」，以明天道之一貫而啓示人類之光明美麗的遠大前程！

「生是宇宙的重心，民生是人類歷史的重心」，就是這個遠大前程第一個不朽的指路碑！

吾人今後應有之努力

現在我們要挽救國家的危亡，復興民族的基業，唯一的正確的途徑，就是依據唯生論的真理，朝着生的文明的目標而前進！即除建立重心，增進動力、密結愛力，抵抗外力，嚴整綱紀，努力自動，永循乎中道，創造新生命，從根救起我們固有的文明以恢復德性；迎頭趕上西方科學的文明以創造物質，發揚民族的自信力，建立道德的新基礎，以「生的文明」貢獻於世界，爲和平而奮鬥，從和平而進大同外，別無救亡競存並躋世界於文明之道！一切的一切，先知先覺的總理已經指示出我們前進的途徑，只在我們能以服務的人生觀與創造的社會觀（見唯生論的人生觀和社會觀演詞）向前努力！民族的危機如何挽救？本黨的生命如何復興？世界的和平如何獲得？唯生論的宇宙觀已經在理論上作一較爲科學的解答，今後我們一方面自應繼續努力求此解答之完善，而另一方面，尤其要從力行中求得對此數問題之事實的解答耳。

第二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上)

(一) 人類一切進化之途徑——真，善，美。

(二)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人生之美化

(三) 人類進化之階段(附表)

一、強容弱時期(人和獸爭)——合羣觀念之發生

二、強凌弱時期(人和人爭開始)——戰鬥觀念之養成

三、強憐弱時期(人和人爭)——宗教觀念之發生及酋長制度之盛行

四、強奴弱時期(人和人爭
人和自然界爭開始)——奴隸制度及封建制度之發生及專制政

體之盛行

五、強變弱時期(人同時和人及自然界爭)——自由主義及民主政治之盛行

六、強扶弱時期(人和人爭趨於終止
人和自然界爭積進)——効能觀念之發生及一黨專政之盛行

七、無強弱時期(人和自然界爭)——無人我之分曰和無高下之別曰平——大同

之世

（四） 我們的責任和工作——智者勇者結合以爲仁者

（五） 服務的人生觀——人人爲我，我爲人人。

（六） 儒，道，釋三家的生活觀：

一、儒家	——正心率性
二、道家	——持心適性
三、釋家	——明心見性
——環瑜互見	

（七） 創造的社會觀——征服自然，增進生產。

（八） 結論——民生史觀

第二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上)

各位同學：

上次我由於萬物元始的元子談到充滿宇宙的生命，更由宇宙的生命現象說到人類的生存問題。總之，我們已提出我們對宇宙的整個認識，——科學的唯生的一元相對論，並根據這個真理連帶很簡統而簡略地講到人類生存進化的動向，今天所要繼續講的，便是我們唯生論者對於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並說明人類社會進化的途徑，從而提出我們所認為合理的社會觀和人生觀，以求改善人生態度促進社會文明而實現人類公同生活之理想的妙境。

我認爲人類一切的進化，離不了三個字——「真」、「善」、「美」、這三個字所代表人類一切進化的途徑。「真」的意思是「樸實的存在」，簡單地說，就是「有」人類一切進化的途徑；「善」的意思是「較好的存在」，簡單地說，就是「好」；「美」的意思是「最好的存在」，簡單地說就是「精」。

人類一切的進化，絕無例外地都是循着這三個字步驟而來；——由「有」(真)求「好」(善)求「精」(美)。我且隨便舉幾個例來說：譬如人類關於「食」的進化，起初大家只要「有」食物足以充飢就夠了，以後漸漸要求山珍海味，講究烹調的方法，想吃得「好」

了；以後不斷地求好，花樣翻新，美味百出，有如中國菜一樣，在食品亦做出許多花紋，做出種種禽獸形狀等等，這就進化到「美」的階段了。以後除就食物的本身講究以外，還要將餐室佈置得精美無倫，餐桌上擺得鮮花燦爛，吃的時候還要開發留聲機傳出歡暢的音樂，那更是耳目交悅極人間食事之美矣。又如照燈：大家常沒有電燈的時候，只求「有」一支燭或是「有」一盞「一燈如豆」的青油燈也就聊勝於無了，以後煤油燈出現，大放光明，「好」得多了；再後電燈又出來了，一步比一步好了，但是人們還要求「美」，要把電燈加些花罩子……來裝飾得十分好看。再講走路，起初只要有路可走，就可以了，以後却要把他修成康莊大道，……鋪些石子，更「好」走些；如今更要修得精緻，敷上柏油，不但要好走，而且更求「美觀」。我們由這些例子推而至於人類衣食住行種種事物，乃至整個人類生活的進化，只要我們稍加體察，莫不同樣地依着「真」「善」「美」三種步驟。

人生之 意義 與價值

所以人類的生命，若僅僅能夠維持（現在有）和延續（將來有），而不能有所改進而發揚光大之；那便不是進化的生命；便失掉了生命存在之意義與價值，這樣的生命世界上有了既不為多，失掉也不為少，反正這生命與世界或人類毫無關係。過去有許多人以為只要使大家都能維持並延續生命（大家「有」生命），便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因此他們僅想到如

何使大家都能夠分得一分最低生活資料；甚至再由此偏陋的出發點而推演出「因食物（最低生活資料）不夠而分不到的那些人不應生存」這種殘酷的人口論來。根據我們所認識的人類進化的途徑看來，這些顯然都是退化的道理。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則不僅要使大家「有」生命，而且還要改進發揚光大我們的生命。我上次說過；萬物都由元子構成，因為元子有種種異樣的配合，於是產生各自不同的萬物；然不論萬物之差異如何，他們都是我上次所寫出那個表示元子之動能（精神）與靜態（物質）配合情形的級數式中底一個東西；所以我認為沒有一個東西變為另一個東西，有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講由猿猴進化為人類那樣的事情，只有因元子的配合不同而發生萬殊的一切之普遍現象。人類在萬物中算是元子（或生元）最得意之作，而孟子却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究竟這「幾希」的差異在那裏呢？我覺得就在人類不但能持續生命而且能夠不斷地改進並發揚光大自己的生命。人生的意義就是在此，而人生的價值如何，也決於這種努力所得的成績。

人類進化的階段

我們已經由人類一切進化的途徑，指示出人類特別高超獨異的所在，而認為這個所在就是人生意義之所在與人生價值之所由決定。現在我想就人類進化的史實再加證述，使大家能從體會人類演進的現象而認識做人的大道理。人類因生的追求而不斷進化的全部歷史，可以就其遞進的迹象分做三個大的階段。第一是人和獸爭，第二是人和人爭，第三是人和

自然界爭，在這三個階段演進的過程中，人類社會的情態，也不斷變化，直到現在，已經經過了顯然不同的六個時期。

強 容

弱

時 期

原來人和獸是同由生元構成，而其配合不同的兩種東西，因為人類能夠用兩隻腳站起，可以閒出兩個手來工作，所以有他比較優越的生存能力。但是起初也並沒有特別的生存方法，只是獵取獸類來活命。同樣，獸類也把人類當作獵取的對象，於是人和獸各為自己的生存而不斷地鬥爭。在人和獸鬥爭的過程中，人類各分子因為聰明才力和體質的差異，鬥爭的能力有大小的不同，於是分出強者和弱者來，強者可以戰勝野獸並獵取之以維持其生存，弱者因智識能力的薄弱，不能戰勝禽獸且時時有被獸類吃掉而根本失掉生存的危險，必須依附強者而在其庇護之下苟且圖存；強者因弱者的依附足以增加其鬥爭能力，並得到其他種種方便，也就樂於容許弱者的依附，這可以說是強容弱的時期。在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中，這便是「漁獵時代」，在這時期內，強者弱者一同和獸鬥爭，互相維繫其生存，達到共生共存的目的，而人類合羣的觀念和羣的意義，也由此發生。人和獸鬥爭的時候，他除了用體力以外，還能運用智力，這毋庸我多加說明。我且舉出一件饒趣的事情來證述；大家要知道中國各衙門的門口照例安置兩座石獅子，這就是人和獸爭的遺跡。因為當人和獸爭的時候，人類時時有被羣獸侵襲的危險，所以特別造兩座假獅子安

置在大門口，有了這「百獸之王」鎮守着，其餘的獸類便避之惟恐不及，人類便得安居了。諸如此類，人類不知運用他的智力想出多少防避和攻擊獸類的方法和工具。所以人和獸爭的結果，獸類自然要被人類不斷地獵取作為食料，同時，人類還俘虜馬牛羊雞犬豕等好幾種獸類飼養起來成為所謂「家畜」，永遠供其使用，而人類社會也就漸漸因此而由漁獵時代進為游牧時代了。

強凌

人和獸爭雖然勝利，但是一方面因為野獸一天天減少，人類一天天繁殖，一方面因

弱

爭鬥

當時的人類除了獵取和畜養獸類以外，再不能發明第二個生存方式，或製造出其他生活資料來。所以一個地方的人類既已經過相當的時間把那個地方的獸類獵取殆盡的時候，他們非另找一塊有獸的地方或是水草豐富可以游牧的地方來維持生存不可，這種地方我們可以叫他做「食地」，各處地方的人類都同樣地要找食地，而食地乃是有限的，所以人和人為食地而起的鬥爭便開始了。結果比較強的一部份人戰勝了比較弱的，把他們一概殺掉。這時的人類社會，便由強容弱進至「強凌弱」的時期了。在這個時期，人類不斷地彼此鬥爭，不斷地彼此殘殺，一切殘酷的心理於焉充分發揮，而人類集團戰鬥的觀念也從此養成。

強憐弱

的時期

因為人口之日繁食地之日少的原故，人類不得不自相殘殺；甚至一個強的部落把其他一切部落的人都殺盡了而還是無法維持生存，於是內部却又要互相殘殺。到後來有些弱者因為看到這種殘殺不止的現象，將會輪到自身頭上，在人人自危的心理狀態中不

免對其他弱者發生深重的同情心，同時覺得用殘殺的方法來調劑食物的減少終究不是人類求生存的道理，於是人類社會乃由「強凌弱」而進至「強憐弱」的時期了。人類的宗教觀念，便是這個時期內重要的產物。而酋長制度，便是這個時候最盛行的政治組織。

強奴弱
的時期

這時，殘殺既已漸漸地廢黜，不再用作求生的方法，同時地廣獸稀的現象隨地表現，植物因之繁茂，人類便不期然地向自己生產東西來維持生命一方面努力。他們看見多少的動物，能夠吃草以維持生命，而草是年年生長，儘吃儘有的；於是也想吃起草來。

中國歷史上所說「神農嘗百草」未見得完全是要研究醫藥，或許主要的目的還是尋找人類的食物，要試出什麼草可以吃，什麼草不能吃。我們既識出可以吃的草來，於是更進一步從事播種，而農業便從此萌芽。人類和自然界鬥爭的專業也就開始了。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農業時代也就從此開始了。以後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雖然一天比一天增大，然而人與人爭的現象還是繼續不斷，人和自然界鬥爭是人類爭生存之正當途徑，我們今天不暇也不必多講，這裏我們還是單就人與人爭的社會現象繼續說明人類進化的史實；——農業既已萌芽，以後強者因為憐憫所俘虜的弱者而不加殺戮，只叫他們來做種田牧畜等等生產工作，自己可以安享其成。奴隸制度於焉形成，而封建制度隨即發生，專制政體也漸漸盛行。而人類社會，乃由「強凌弱」而進至「強奴弱」的時期了。此時人類已開始以

力和天然力合作以解決生活。並且手工業也自此時漸漸發達起來，同時人類的居住和生活，也較以前安定些了。自強容弱時期直到這個強奴弱的時期，大家都只是想辦法來持續人類的生命，生命的進化不出「真」（有）的階級。

強弱變時期

初期時農業社會是以奴隸制度來維持的，大家不要以為奴隸制度不好，在當時實在是從弱者的恐怖心和強者慈善心及使用心相結合所產生之貧弱者以一死的德制：許多弱者雖欲求之而不可得哩！不過以後主人對其奴隸虐待不堪，而一般奴隸覺得如果釋放他們倒還落得痛快的一死，如今做奴隸却終身與痛苦為隣，永遠受主人的凌虐！於是一般地希望釋放「不自由毋甯死」的口號喊了出來，於是自由主義的思想便漸漸發達起來。維持奴隸制度的專制政體便成為人類共同深惡痛絕的目標。同時機器的工業時代漸漸發皇。弱者在強者統治鞭撻之下也受到了組織的訓練，有了組織的能力，因此弱者便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強者，要求自由解放：於是革命運動不由得不暴發。這時弱者人多，強者人少，於是原來的強者反比原來的弱者更弱，而受弱者的壓迫。於是人類社會由「強奴弱」而進至「強變弱」的時期了。這時，一部分聰明才力過人的強者，趁勢鑽進弱者的組織中取得領袖的地位，指揮一切，操縱自如，所以一般弱者雖能發揮組織的力量於短期間推翻強者，但始終無法解決智的問題，然而智識差異的交錯，正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必要

條件。這就表示在強弱的中間，弱抗強是立刻可能的：在智愚的中間，愚勝智是一時不可能的。因此在任何組織中勢必起分化的作用，加以自由主義發達的結果，誰也不願聽誰的束縛，於是民主制度發生，政黨政治成爲人類社會普通的政治現象。在自由平等的假招牌之下，強者在形式上雖然隱避，而事實上智與愚之分則無法可以消除，智強愚弱，仍然爲自然的結果。強弱二者之間，仍舊在民主制度之中以智力的鬥爭不已：結果力量消殺，兩敗俱傷，誰也不能實現理想的政治。譬如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爭，與元始兩個游牧民族的鬥爭，雖前者用智後者用力，其方式稍有不同；但在人與人爭的野蠻現象那種本質上究竟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再如各國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與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之鬥爭，那更是明白地顯示原始強弱鬥爭的形態了。

強扶
弱期

所以最近有許多人已經看出自由主義的重大破綻，知道人類不能太自由；如果太自由，大家一定會在種種明爭暗鬥之中消殺所有一切的力量；於是發生「效能」(Efficiency)的觀念，能力與權責成正比的服務觀念，而權能區分的政治制度遂應運而生，大家覺得我們既要增進社會的效能，以發揚光大人類的生命，何以那些強的、優的、能力大的，智識高的人不組織起來以扶助一般弱的、劣的、能力小的、智識淺的人，來發展整個民族以至全體人類共同的生命呢？這個觀念是最新最進化的觀念，這個時候，人類社會，已由「強變弱」而進至「強扶

弱」的時期了。這時期內的政治制度，因厭惡政黨政治而一般趨向於一黨專政。所以我們中國國民黨「以黨治國」「以能治政」的主張也就是應此進步的潮流而產生了，而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已經成了落伍的思想隨時代而過去了！可見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是互為表裏連帶進展的。最初是酋長的統治，以後是封建國家，繼而是君主專制，最近的過去是民主政治，現在已到了以黨專政。此處我們又可看到，弱者「有」了生命，漸漸便要求較好的生命，所以革命；革命的結果，雖然強者弱者轉換過來，然而鬥爭的事實依然存在，生命改進的目的還是不能滿意的達到，所以再進到一個「強扶弱」的時期，這時人類的生命的確一天天改進，人們的幸福一天天增加，這時人類的生命已經到了「善」的階段，不僅是「有」而且「好」了。

無強弱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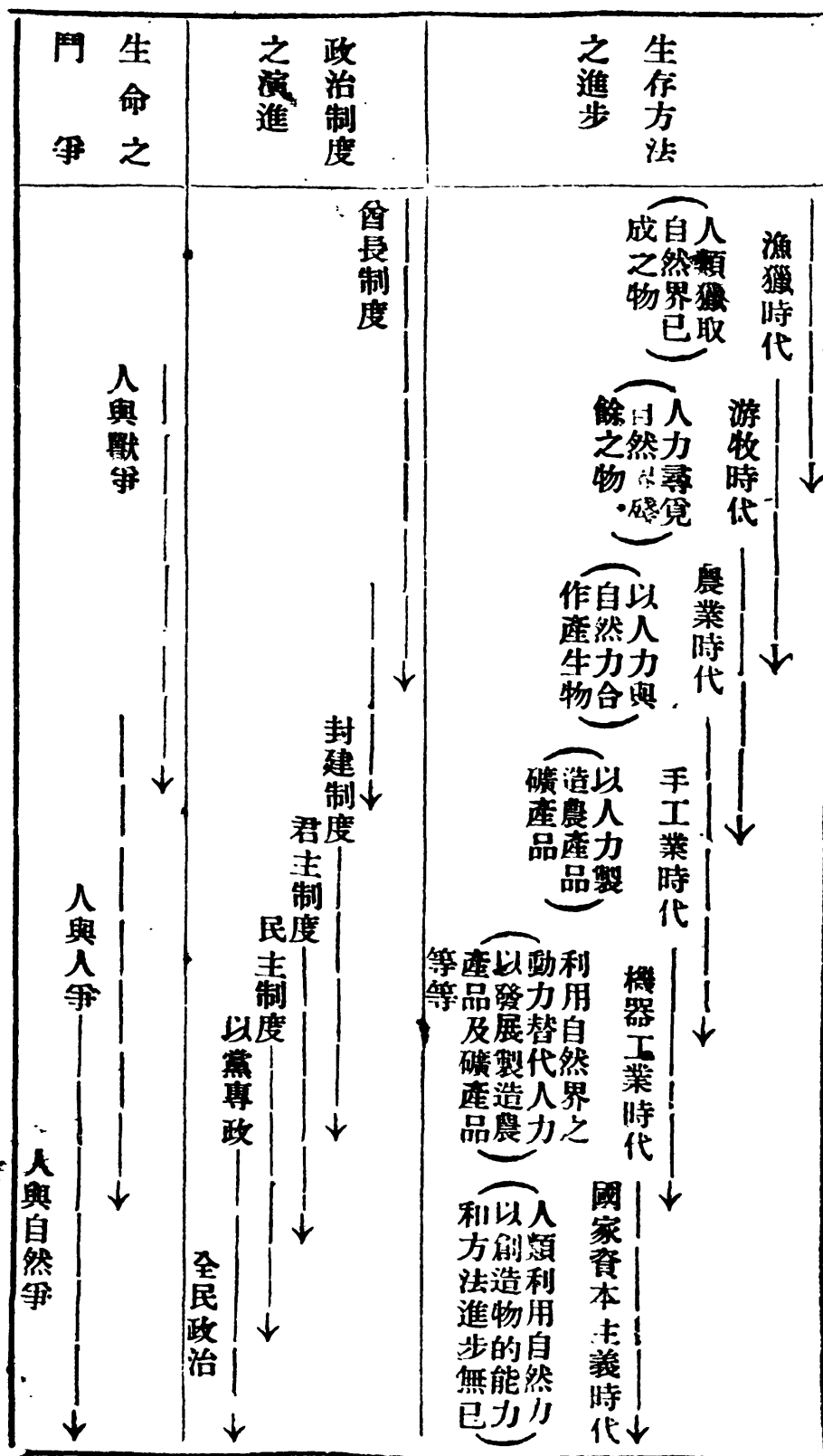
由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人類已經經過了幾個時期，不斷地改進其生命，現在已進到一個強者應當扶助弱者的階段。總理在他的遺教中，也屢次諄諄啓迪過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一般強的，優的，智識高的，能力大的人如何組織起來以扶助那般弱的，劣的，智識淺的，能力小的人使他們也要強起來，聰明起來，覺悟起來，充實起來，也成為優秀而有能力的人，一同來向着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前進，以完成人類生命之光大或美化（充實之謂美）的共業，而從「強扶弱」漸向「無強弱」的「大同之治」之道前進。大同之治的理想時期，

是人類最文明也是最和平的時期，那時一切都是共治共有共享，無人我之分；大家都一方面以互助互信互愛的精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方面以共生共存共進的態度一律平等全體協和，無強弱之分也無高下之別。無人我之分是和的極致，無高下之別是平的表徵。這時的政治，才是真正全民的政治，這時的人類生命，進到「美」的階段了。

人類社會，或者說人類生命進化的現象，我已經用七個階段簡單地說明了，現在再就已經講的內容，列一個比較有統系的表來，使大家的觀念格外清楚，從而對於時代的潮流和自己的責任，也將要認得明白做得勇敢！

★人類進化各階段簡表

人對人的 方式	生命進化 之階段
強容弱	真
↓強凌弱	
↓強憐弱	
↓強奴弱	
↓強變弱	善
↓強扶弱	
↓無強弱	美



我們的
責任
和工作

實現理想的大同世界，那種由「智者」（有思想者）「勇者」（有力量者）結合起來以完成人生之美化的工作，便是「仁者」——愛人——的工作，完成這種共業的責任，便是仁者的責任。這種工作和責任，是現在最進步的新時代交把我們的高尚的工作和偉大的責任！我們應當有「見義勇爲」的精神！我們要有「責無旁貸」的覺悟；我們也應當有「任重道遠」的擔當！

服務的
人生觀

總理在民權主義中講：「人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這便是智者和勇者組織起來，共同來做仁者（愛人）的工作。也就是 總理由於在人類偉大的進化過程中，發現了人類歷史進化的中心（民生）或動力（生存的意向）從而指示我們的合於人類共生共存共進之原則的人生觀。由此我們的人生觀便確定了。簡單的說：我們的人生觀，是服務的人生觀。譬如現在有甲乙丙丁戊五個人，甲應爲乙丙丁戊四個人服務，乙應爲丙丁戊四個人服務，丙應爲丁戊四個人服務，丁戊亦各應該爲其他四個人服務。簡言之，就是『我爲人人，人人爲我』。如此則一個人可成四個人的事，五個人可成二十個人

的事，較之各自爲謀的人生觀，其生命收穫，顯然有四倍之多，則生命之光大，又可加了一層科學的實證。人人都以服務爲目的，便是人與人互相充實。「善」的人生觀，可漸漸變成「美」的人生觀了。

儒釋道 三家的 人生觀

總理所指示，我們的服務的人生觀之大意是如此，但是我們要知道服務的人生觀之精允偉大，還得要看過去中國的儒，道，釋三家，各家所給與我們的準確人生觀是怎樣；儒家主張「正心率性」，道家主張「持心適性」，釋家主張「明心見性」，儒家的主張是要把爲己的欲望減少，而把爲人的觀念增加，使人人平均的「多有」，自己則節制之使「僅有」。此種說法，處處可以見到，在做人的方面舉例來說；譬如孔子樊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又說：「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已！」又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這便是薄己厚人的意思。在爲政方面舉例來說，如孟子答齊宣王問，「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囊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其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看孟子的話，便知要使人對於貨色應平均的有的意義存乎其中。不過凡人雖知道應該為人服務，然而四方八面有聲色貨利的引誘，——欲隨時使人墮入利己殼中，不能自主，故儒家主張正心率性。率者引導之謂，性者就是天賦予人類生存進化的本能，以維持其生存，延續其生存，故曰「食色性也」。用教育的方法，使人明瞭是非，知其心之所向，歸於正鵠，謂之正心。引導人善於運用其生存能力，向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目的前進，謂之率性。持着為人的信仰，以管束自己，再以因信仰而發生的力量，幫助他人；這便是儒家解決人生的主張。道家的主張，是對於心要修鍊，要自己把握得住，故曰持心。而對於身外之物，歸於我的部分，有多少就維持多少，不求增加，亦無庸故意減少。聽其自然，無為而為，明明寓有節制的意思。是要人類的生存能力，適應環境，無時無地，不求其適當，故曰適性，用不爭的方法。來解決因歷史遺留下來的人類的好爭的惡習，以改造人生的觀念，這是道家解決人生的主張。至於釋家的主張，因為人為萬物之靈，超乎一切之上，對於一切的欲望（外界的吸引力），須減少至最低限度，認為自身有絕對指揮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可分別占據其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而以超度悟空之道，以解決一切。故有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種種說法，以求其自心之明，而自見其性。大乘小乘者，兼善獨善之不同而已，

其於人生之見解，於己雖求一切物欲之超脫，於人則仍未忘其積極之進取。以上三種不同的主張，各有各的長處，亦各有各的短處。因為人類要求生，才要取物以維持其生存。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物，而在有沒有物，有然後才能講到平均節制；如無物，則顏回雖半簞食，半瓢飲亦不可得。又如釋家之主張超脫，亦非每個人，所能超脫的，因為人與物間吸引力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兩方面的。而是雙方兼有互成的，我最多祇能將我自己的部分減到最低限度而已，故三種主張，各能解決人生問題的一部分，而都不是解決整個人生的問題的方法。要解決人生問題，惟有積極底發揚服務的觀念，以光大生命；並積極底創造物，來滿足人人適度的需要，以增加持續及保障生命的工具，這才是一個好的方法。因為物不夠人的分配，故人與人相爭，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物質環境，來作解決人生問題，這是根本本末倒置。蓋人是懂得服務和能夠創造物的一點，他竟忘了。

創造的 社會觀

至於我們怎樣來創造物呢？階級鬥爭離不了人與人爭，是野蠻而又是消極的劫取而已。光大人生的意義何在！惟有人和自然界相競爭，戰勝自然界而利用之，才能創造出萬物來。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從這條路走。由以人力獵取自然界已成之物之漁獵時代，進而至於以人力尋覓自然界餘存之物之游牧時代；再進而至於以人力與自然力合作產生物之農業時代；再進而至於以第二步人力以製造農產品之手工業時代；更進而至於利用自然界之動力

· 替代人力以發展和製造農產品、及礦產品等之機器工業時代。經過若干時期直到現在，便是人和自然界相競爭的種種現象和階段。今後人類利用自然力以創造物的能力和方法，必然天天進步是無終止的。例如法國當歐戰正酣時，國內不產硝，就從空氣中抽出硝來供給軍用。又如室中的無線電機，收取空中電波以生音，這都是明證。但是今後的重要問題，是人類如何利用自然力以爲人類謀幸福的問題，也就是人類道德的問題。所以我們的社會觀。就是以物養人，與人造物的創造萬物的社會觀，同時在人生方面看來也就是服務的人生觀，若是一個人沒有創造的能力，而祇會享受現在，這個人的存在，不過來分潤他人努力之所得，徒爲世所詬病，羣軀殼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確是問題，死了或許比較有益些。所以人類生存的正當道路，就是智者和勇者結合起來，做仁者的工作。使懦者能勇，愚者能智，做人應如是，政治尤應如是，於其他國家民族世界的一切，亦莫不如此。

結 論 ——民生觀 史 觀

人類的歷史，是記載某時期幾個特異的人的人生觀所表現的行爲動作，譬如漢高祖一生的事業，便是他的人生觀所表現的行爲，這是一點。其次是記載在某個時期，因許多人表現不同的人生觀集合所共同表現的社會現象。換句俗話來說，歷史中所記載的關於「英雄造時勢」的部分，是記載個個人生觀的結果。是人類歷史中個體的現象，歷史中所記載關於「時勢造英雄」的部分，是記載某時代的社會現象或社會觀，是人類歷史中集體的現象。終於服

務的人生觀，和創造的社會觀，才是人類進化到這時代解決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正當道理，違背了這個原則的人生觀和社會觀，都是歷史上的病態現象。服務是爲光大生命，創造至少能維持和延續生命。所以人類的一部歷史，顯然是一部爲求生而有的一切現象的歷史，由此可知「生」才是人類歷史的中心。而「階級鬥爭」是人類當進化時，因爲物少，不足以維持人類的生存而發生的一種病態。以病態爲常態，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馬克思是病理學家。孫中山先生才是生理學大家，有了生理學大家，而不知求之，終日無病呻吟，是失掉了自信力。無自信安能自救，能自救才能救人了。若要自救，我們應該先明瞭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並服膺民生史觀。如何能服膺呢？應先確認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類社會歷史的中心，而從正確的人生觀和社會觀做去；以服務的人生觀來創造物，以創造的智能來增加物，以分配的方法來支配物，使人類的生命不但能維持和延續，並能發揚和光大；使民族不但能自衛和自救，並能助人和救人，則世界的光明的前途，就在最近的將來！

第二節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上）

第三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下)

(亦名生命過程中之兩種工作)

(一) 開端的話

- 一、無目的地生活，便是無意義無價值之存在，不論個人或國家，俱極端危險，
- 二、現在的問題歸結於各人如何改善人生發揚生命，
- 三、我們要以終身的工作實現創造的社會觀而以被指定工作實現服務的人生觀，

(二) 兩種工作之意義與區別

終身的工作

- 一、占據生命之全部時間，恆有固定之方向；

被指定工作

- 一、占據生命之全部或一部份時間，僅在一定期間以內有固定之方向；

- 二、以小我爲出發點求大我中某一問題之解決

- 二、犧牲小我整個生命計劃中一部份時間與精力以供給大我中某

一時間之需要；

三、自動的，不受外力之變動而變化；

三、被動的，受原動力之中心如黨

國社會之支配；

四、結果為製造的社會觀之實現；

四、結果為服務的人生觀之實現；

五、含有生命活力之所出的「興趣」；

五、需要生命能力之所用的「訓練

」；

六、可攝取一切事物以為向理想的目標

六、僅在某種範圍內可有機會攝取

進展之參考資料。

材料。

（三）終身工作之重要

一、為生活的核心與生命的標的，亦即人生之歸宿

甲、生活有核心，則能安詳穩定！

乙、生活有標的，則能積極進取；

丙、人生有歸宿，則能愉快活躍。

二、無終身工作者當其被指定工作失去時即失其存在之條件

三、集數十百萬無終身工作之智識份子於一國，必然政潮起伏，貪污流行，文化衰落，其國家未有不貧不亂。

故凡智識份子特別須有終身之工作，（「無恆產而有恆心，無士爲飽」）。

（四）兩種工作之關係

一、治世易於合致，亂世常不相符，前者爲人們所理想，後者爲國家之需要。

二、被動與自動，原係相對的程度上之差別，且恆連續相成，故終身工作與被指定工作亦屬相互關連並行不悖。

（五）對兩種工作應持之態度

一、對終身工作——擇善固執

二、對被指定工作——擇善盡忠

（六）兩種工作對個人與社會之運用

一、解決社會的問題必先使人人能獲得適當之被指定工作——發達生產——注重民生——剷造的社會觀——唯物的眼光

二、光大個人的生命必先以適當的終身工作自勉——提高精神——注意心志——

服務的人生觀——唯心的見地

（七）我們的信仰！「唯生」爲最高最上最後之「根本義」，而「唯心」與「唯物」爲較低較淺之「第二義」：根本義爲形而上的信仰，第二義爲形而下的應用。

（八）對於大家的希望

- 一、認識今後責任之重大
 - 二、以研究土地問題爲終身之工作
 - 三、兼重學理與經驗，尤須注重實際困難問題之研討
 - 四、做事要時時顧慮民衆的疾苦，多想窮幹的辦法
- 諸君處亂世而幸得兩種工作之全致，望於努力中獲取最大成功！

第三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下)

各位同志：

開 端
的 話

今天到地政學院來，想把我平日所感覺到的我們國家和社會之危險情形，和大家談談，現在我每天會客平均總在十五人以上，其中有許多人是找工作的，我每每問他：「你所學的是什麼？」在他們回答以後我又問：「你學這門東西是預備作什麼用？」這兩個問題，雖然極簡單，但是事實上很少有人能給我以完滿的回答。由此可知現在社會一般人大部份都是無目的地生活着。「國者，人之積也，」一個國家的國民甚至所謂上流社會之大多數既是怎樣一班無目的地人，這個國家也就當然要被造成爲無目的地存在着國家。一個人若是無目的地生活着，那末，他整個的人生，便沒有定向或歸宿，便要隨俗浮沉與世俯仰，此時爲因風起舞的柳絮，時刻又變作逐水飄流的楊花，糊糊塗塗在環境的搓圓捻扁之中。在物慾的擲擲引誘之中無意義地冤枉混過幾十年，其結果對於人類社會只是多一些無謂的麻煩，毫無一點有益的貢獻，而自己全部的生命力也就等於毫無代價地浪費，使無形的生命（精神與事業）絕不能在有形的生命（軀體與生活）死亡之後，更有片刻的延長；更談不上有些須的光大！這是何等無意義與價值的人生呵！同樣，一個無目的地存在

着的國家，也就勢難獨立自生，而存亡休戚必爲國際環境所支配；其暫時的存立，只是很倖運地在某種國際局勢之下，無意義無價值地苟延！未來的任何時候，即在國際局勢惡化至隨時可能的某一場合中，馬上就要被滅亡。所以 總理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曾分析國際的種種情形警告我們，大意是說：只要有一天列強商量好了，一同簽個字，中國就亡了。繼而 總理又分別告訴我們，英國只要幾天就可以滅亡中國，日本只要幾天就可以滅亡我們，俄國美國又只要幾天就可以滅亡我們，你想，我們這個無目的地存在着的國家何等危險！

現在要解救國家的危亡，還是要先改善各人的生命；若是大部份的國民有了有意義與價值的人生，國家當然可以有很富強很高美的命運。所以現在的問題還是要歸結到每個人的人生，應當如何改善，每個人的生命應當如何發揚的一個問題。我前次在貴校大學部所講的『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已經將這個救己教國的大問題作一個原則的解答了；即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言，我們要以「人人爲我我爲人」的服務的人生觀爲生活的準則；就人與物之關係而言，我們要以征服自然增進生產的創造的社會觀爲生活的準則。由此二者之表裏相映反復相成，結果可以光大人們的生命，實現有意義與價值的人生！今天所預備講的是生命過程中之兩種工作，則係依據這個原則的解答，更就各個人作業的範圍，來作一個具體的接續的闡述。主要的意見是：

在我們每個人生命過程中應常有兩種工作：一種就是終身的工作，(Life work)另一種是被指定的工作 (Assigned work)。我們要以終身的工作實現規造的社會觀，以被指定的工作，實現服務的人生觀。

兩種工作之義及其區別

幾點來講明：

什麼叫做終身的工作與被指定的工作呢？這兩種工作有什麼區別呢？我們可以分第一，終身的工作乃占據生命的全部時間且有一與生命相終止的固定方向：而被指定工作則係占據生命的全部或一部份時間而僅在一定期間以內有一固定的方向。——即前者乃由各人抱着一種爲人類社會服務的目的，而選定的一種自己認爲最適宜亦最感興趣的工作而集中自己之精力，搜集該項工作之一切材料以從事工作，且終身以之以求對於那項工作有最大的優異的成功，使人類社會有新的事物之規獲。後者乃各個人因應社會或國家常時當地的需要而提倡自己全部或一部份的精力來做社會或國家所指定的某一項工作，這時人們也被迫應搜集與該項工作有關的一切材料而從事工作，但通常只是在一定的期間以內，人們應用其精力於此項工作之推進：且人們之於此項工作，通常只求盡職，即做到社會或國家之所要求的地步而已，不再求有優異的規獲，有如人們之對終身工作者。

第二，終身的工作乃以小我爲出發點，求大我中某一問題之解決：而被指定工作乃以大我在某一時間之需要爲基礎，求小我犧牲其整個生命之計劃中一部份時間與精力以供應之。——我們知道：在這個不盡的時間和無邊的空間中，欲以一個人的智能，把大我中所有的一切的問題，都求得完滿的解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不必灰心，我們的確確可以自己得到的全部智能，來解決大我中某一單獨的或特殊的問題，不過先要預定解決大我中某一問題，而後求充實小我的智能至足夠解決這個問題，這個預定的問題才得解決。這種充實小我的智能以解決大我中某一特殊問題的整個工作，就是我們所謂終身的工作。我們要推進並完成這種工作，必須耗費自己全部的時間與精力去求小我的智能之充實以從事大我中某一問題之解決。然而大我在某一時期內，不急需我們所獲得對於該特殊問題之解決，而比較迫切地需要我們去解決另一問題，那時的小我只好犧牲他整個生命的計劃中一部份時間和精力而以之提供於此急待解決之問題，即從事被指定之工作。不過此處所謂犧牲，乃指有終身工作的人而言，因爲只有在有終身工作的人而被派去做被指定工作的情形之下，才有所謂犧牲：那些原來無終身工作的人，一旦得到被指定工作，不僅無所謂犧牲，而且反而有所獲。這一點很重要，我隨後還要講到的。

第三，終身的工作是自動的不受外力之變動而變化的；而被指定工作是被動的，受原動力之中

心如黨、國、社會之支配的。——終身的工作原是各個人自己依據性之所近及志趣之所嚮而決定之。此生對國家或社會唯一的貢獻，此種貢獻或志向決定以後，依理不再因任何能力的變動而起變化。譬如我是學開礦的，我自動決定此生對國家或社會供獻，就是開礦，我的終身工作就是開礦，這個工作完全是我自動決定的。至於我現在指定的工作，則為辦理黨務，所以組織委員會的事，是黨指定我來做的，所以是被動的。現在黨指定我做組織委員會的事情，我就做組織委員會的事情；明天如果改派我做其他的工作，我也就只好服從命令改變我現在的工作而做其他的事情。因為我是一個黨員，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盡我黨員的責任。由此可見這個被指定的工作他的性質是被動的，隨時要受原動力之中心如黨、國、社會之支配，也隨時要因外力的變動而起變化的。

第四，終身的工作之結果是剋造的，適合於社會觀的需要；而被指定工作之結果是服務的，適合於人生觀的需要——即前者是要積極地企圖有新的事物之剋獲，以滿足人類光大生命的慾望；而人類的慾望是隨着文明的進化而遞增無已，各個人的慾望愈多則全社會的需要愈多，於是我中的急待解決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解決此種種問題的剋造也就隨着多起來。剋造愈多，人類文化與整個社會乃得加速度地進化無已。至於被指定工作，則係依照整個社會之分工的原則，藉整個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來共同滿足各人的需要，而相互保障各人的生命。即所謂「人人為我，我為

人人」。人類有這種服務的精神與組織，人類的生命才有保障，社會的生存才得持續。總之，終身的工作之結果是親造的社會觀之實現；被指定的工作之結果是服務的人生觀之實現。反轉來說：一個人必須有親造的社會觀之信念，才能推動其終身的工作；也必須有服務的人生觀之認識，才能努力其被指定之工作。

第五，終身的工作含有生命活力之所出的「興趣」，而被指定工作則需要生命能力之所用的「訓練」——人類社會由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上古野蠻時代的部落進化到現在這個輝煌燦爛新奇活躍的文明世界，就是全人類不斷地親造所得之共業。人類之所以能不斷地有所親造，乃因為有多少人能夠努力於終身的工作；這些人何以會且暮孜孜終身兀兀來從事一種渺茫而艱難的工作呢？就是因為他對於大我中的某一問題，甚至極微末而不要緊的問題，發生了異常濃厚的興趣。興趣愈濃則對於終身的工作愈努力。親造的可能性愈大，而生命的活躍與光大也將愈速而大。所以我說終身的工作包含着生命活力之所出的興趣。至被指定工作乃以現實的服務為目的，擔任國家或社會所指定某一項工作，而從事此項工作之方法與範疇及其與整個社會其他各項工作之關連，都有比較固定的程式，所以工作者必須經過相當之訓練，養成相當之服務能力。此種訓練愈能高深，則其服務之能力愈大，人類生命之相互保障亦愈固，亦即其人生能力之效用愈宏。所以我說被指定工作需要生命

能力之所用的「訓練」。

第六，終身的工作是將一切事物盡攝取以爲向理想的目標進展之參考資料，而被指定的工作則僅在某種範圍內可有機會攝取材料——因爲研究必有對象作研討的張本，在終身的工作中人們有一個固定的方向，所以萬事萬物莫不可搜羅索取以作向這個目標進展的參考資料。至於被指定工作，他根本就只在一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有其固定之目標，所以也只能在特殊場合之中才有攝取材料的機會。

終身的工作與被指定的工作之意義與區別，我們已經用比較的方法提出這個六點扼要地講明了。現在再要就這兩種工作分別提出幾點重要的意思：

終身工作之重要

第一，凡人必須有終身的工作之假定（即立志），然後以此工作爲其生活之核心並懸爲前進之目標，從而集中其一切心思才力於此工作並向此鵠的不斷地躍進！這樣，人們的生命才算是有一個歸宿之所，才能安定起來，好讓自己生命的泡沫和浪紋一個個一絲絲消融集化於這裏！最後，乃可獲得生命力的結晶——生命的成功！即古人所謂「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在這種有目的有希望的人生進程中人們當然處處只覺得有意義，只覺得活躍的新奇與飛進的快樂！絕不會有疲勞的痛苦，空寂的煩悶！因而

雖遇任何不合意之被指定的工作，處任何不滿意的遭際，也不致消極頹唐自暴自棄。倒會因環境的壓迫而更能積極奮鬥自立自強！曾國藩有幾句話說得很好：「古人焦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前進之時，其功在胸懷坦夷，其效在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事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亦必不至於內傷。」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有了終身工作，則心有歸宿，因而能「放得實養得靈」，因而整個生活，都呈現一種欣悅的情調，毫無慘淡的色彩。又古人所謂「安貧樂道」，並不是勉人以消極地忍耐，而實在是能積極地樂其終身的工作之艱進的路線（道），而不介意現在所不滿意的被指定工作與環境。古今中外許多聖哲，莫不是極力主張提高各人底「精神生活」或「心的生活」，其實際的意義也就是要人們有高遠的理想的終身的工作。至於所謂「興滅國，繼絕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哲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那更是古人勉勵我們的最崇高偉大的終身工作呵！

其次，一個人如果沒有終身的工作，則當其被指定工作喪失時，必有趨於死滅的危險，——我前面已經講過：一個有終身工作的人而被指定其他的工作，結果必至犧牲其一部份時間與精力。但是一個無終身工作的人，則根本談不到犧牲，且當他被指定某種工作時，不僅不能說有所犧牲，而且反有所獲。舉例來說：譬如我今天一定要請你吃飯（被指定工作），你如果今天已經預定要做某一

項重要的工作（終身的工作），那末，你今天爲吃我這餐飯，就不得不耽擱你預定的工作，這不是犧牲了你一部份做事的時間與精力嗎？但是如果你根本是一個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那末，今天我請你吃飯，使你能無所花費而大嚼一頓，不是有所獲嗎？由這種情形我們可以知道：一個無終身工作的人是很危險的，如果找不到或失掉被指定的工作，他就立刻喪失了存在的條件，他的生活便立刻無正當的目的，他整個的生命，便失了重心而要飄搖動盪。由亂動而向着死滅之路前進！一個國家如果有數十百萬這樣無終身工作（即無目的）的智識份子，其國未有不亂。靠這樣數十百萬朝夕待人指定工作而在低級物慾引誘推動之下巧取豪奪的智識份子於一國，其國之政治當然不易清明，因輪流地爭奪及把持飯碗（即被指定工作）之要求，於是不得不形成政潮的起伏，貪污的流行。同樣，其國家與民族之文化，則只有破壞而無所裨進，或裨進者少而毀滅者多，結果總是無進步！但是旁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是一日千里地躍進的，所以不能同樣裨進的國家或民族，便是相對的後退。其文化也就日益衰落。總之：一個國家或民族之興衰，是隨其文化之興衰爲轉移；而文化的興衰，又決於爲國民中堅之智識份子對於文化的裨進力之強弱。而這個裨進力的強弱，又視一般智識份子有無終身的工作之假定，即能否立志而定。如果智識份子尚且人人無志，人人無固定的生活底目的，則民族亦爲無志無目的之民族，而失其生存之可能。所以智識份子在一個國家與民族中，其地位異常

重要，他們應當不論處境如何艱難，不可一日無終身的工作，即不可一日無遠大的固定不移的志願，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

兩種工作之關係

第一，依我們的理想，最好是終身的工作與被指定的工作能夠合致，即國家能以最便於完成各個人應有的終身工作之工作指定各個人。亦即使各個人能獲得適以助其完成終身的工作之被指定工作。在國家太平的時候，這個理想可以實現，但在國家危難的時

候，則這兩種工作往往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譬如你是研究文學的，國家偏要你去當兵，我是學開礦的，而國家偏要我來辦黨，這種所學非所用的情形，既是被指定的工作與被指定人之所長不相調和，更是被指定工作與被指定人之終身工作不相符合，當然是不好的。但是天下一切事物的善惡之評定，除了人們在主觀意識方面：公認的理想標準以外，還要顧到在社會客觀事實方面之當時當地的實際需要。前者是一種絕對的「執着」，後者是一種相對的「權衡」。我們對於亂世各人被指定之工作不能與其終身工作符合一致這個事實之善惡的評定，若就主觀的理想而論，當然是不應有的，但是若就客觀的需要來講，在許多場合，國家的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一個人在生命過程中往往是應當有終身的及被指定的兩種不同的工作。有許多每每因得不到合意的被指定工作而大發牢騷，深恨懷才不遇，不能展其所學。這種情形，當然有許多是我們所應當萬分同情的，但是假若他們

明白上述兩種工作與時代環境的關係，一定不但不發牢騷，因為只要有終身的工作就很可能自得；現在因為國家的特殊環境，被指定做某種與終身工作不相符的工作，亦是應該的！

其次，被動和自動只是程度上之相對的差別且恆連續相成；所以被指定工作與終身工作是相互關連而可並行不悖的。——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人們在生命過程中必有兩種工作：一種是自動的終身工作，一種是被動的被指定工作。但是自動與被動之分，完全只是程度上相對的差別而已。譬如地球繞太陽而行（公轉），就其為太陽所攝而繞之以行這一點來觀察，地球是被動的。然而地球何嘗沒有自動呢？他的自轉就是自動。若說太陽絕對不動或僅有自動沒有被動，那也不一定；因為在我們太陽系以外，還有無數的行星系，我們決不能武斷太陽就是「宇宙核」。今假定有一行星系比太陽系還要大，那末，太陽系一定要被那行星系所吸引，太陽也會變為被動了。總之：除我們所假定的「宇宙核」以外，就我們所已知道或所能推斷的整個宇宙而言，任何物體的運動，必然一部份是自動，另一部份是被動。而自動和被動，既是相對的程度上的差別，又恆是連續相成的（按自動與被動之區別可參考「唯生論的宇宙觀」）。不過自動和被動不容混亂，一混亂則變為亂動，亂動會使行星越出軌道之外統歸毀滅。我們有時看見的天空的流星，就是越出軌道的行星或其破片，這個東西在霎那之間必歸於毀滅。我們所謂自動的工作與被動的工作，也只是相對的程度上的差別尤其

是只要人們能支配適當運用得法，往往可以使二者連續相成，並行不悖，有如地球由不停的自轉以完成其無間的公轉者。同時，亦於行星之不可越出軌道一樣。個人的工作，一方面要能自動，一方面應受團體的支配，以團體的行動爲行動，結果從團體或社會國家方面觀察，個人一切行動無不是被動的；但個人觀察自己的行動，又無不是自動的！在這樣一種和諧的矛盾律支配之下，宇宙才成了一個運行無息的有組織的宇宙，社會才成了一個進化無已的有組織的社會，人生也才成了一個活躍不停的人生！一切的瓶化，就在這自動與被動相反相成的過程中完成了！

對兩種工作應持之態度

終身的工作與被指定工作既因時代環境尤其是國家的需要之影響而往往不能合致，而自動與被動之相反相成，又是宇宙與人生之運行的一個正規，那末，我們對於這兩種工作，應取怎樣一種態度呢？簡單說起來，就是對終身的工作要能擇善固執，對被指定的工作，要能擇善盡忠。——即人們應當以最精密最審慎的考慮來選擇一種與自己個性最相近，一方面爲自己所最高興一方面爲社會或國家之所需要的一種成功的可能性最大的終身工作。既經選定之後，就要堅定不移，努力不懈；毋以千磨百折而稍改初衷，毋以出死入生而易其壯志，易經所謂「自強不息」，論語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士能弘毅」都是對終身工作要能「擇善固執」的道理。至於被指定工作，則既被指定之後，就一定要能擇善盡忠。不過這裏所謂「擇善」與對終身工作之「

擇善」不同，即後者乃爲在「事前」選擇最適當的「工作」，而前者則指於「事後」（即既經被指定某種工作以後）選擇從事兩個工作之最適當的「方法」。再則所謂「盡忠」，就是說一方面要能殫精竭力盡其在我，一方面至少要做到國家或社會對於兩個工作所要求的水平，或最低限。以學生受試爲例：一方面學生自己當然要能在限定的時間以內，就試題所及將他所知道的東西儘量寫出來，一方面學校當局要求他至少要能答出百分之六十，然後才算及格。如果一個學生受試時雖已殫精竭力而仍不能及格，當然不能算「盡忠」。反之，如果他馬馬虎虎只求能及格就算了，不去殫精竭力求其更好，只求做到「得過且過」的「拍斯」(Pass)，不求「功成圓滿」的「福兒馬克」(Full Mark)，那還是不能稱「盡忠」。所以「盡忠」云云，乃既能對國家所要求盡到職務的水平，又能就自己之餘力造成職務的高度。總之，對於被指定的工作，一方面要能得法（擇善），一方面要能努力（盡忠），有此二者，斯能盡職矣。

兩種工作
對個人及
社會之運
用

最後，我們要解決社會的問題，一定先要使人人能獲得適當之被指定工作；我們要光大自己的生命，一定先要自勉以適當的終身的工作。換言之：唯發達社會的生產使人人有被指定工作之獲得，乃可推進社會諸般的事物；唯提高各人的精神，使自我有終身工作之完成，乃可實現整個理想之人生。拿最粗淺的話來講，前者是說：先要使大家有飯吃，然後

才能談到其他（規造的社會觀）。後者是說：我們自己要少吃飯多做事（服務的人生觀）。所以孟子一方面勉勵一般知識份子要有終身的工作，所謂「無恆產（沒有多的飯吃）而有恆心（要能多做事）者，惟士爲能」。一方面他又告訴我們：「一般人民應從有被指定的工作與固定的產業始。所謂：『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奚暇治禮義哉！』」後者，就是管子所謂「倉廩實然後知禮義，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的社會事實，要我們用偏重於唯物的眼光注重民生問題的解決。（故曰：「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前者就是范文正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自我意志，勉勵我們偏重於唯心的見地注重精神生活的提高（故曰：「有志竟成」）。本黨先烈朱執信先生曾有兩句名言：「我們要以超人哲學自勉，而以唯物史觀看人。」其意義正亦如此。不過大家不好太不經心而以辭害意地以爲朱先生的話和我這裏所講注重民生問題的解決是信仰唯物史觀了。要知道：

我們
的
信仰

我們的信仰是總理的唯生論，無論對於宇宙觀、人生觀、歷史觀、社會觀、道德觀、革命觀，都是一貫的唯生的！『生的』內容是包括物質與精神，所以唯生論是同時承認「心」和「物」的重要。所以唯生論應用於人類社會生活時，就分別採取唯心與唯物的見地，於各種不同的場合，以光大人類的生命。因此我們根本的信仰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

而是「唯生」：但我們生活的方法，既不完全毀棄物，也不完全毀棄心。而在心與物的適度配合中求其合乎生的條件而已。但無論採用那一種見地，只是在「唯生」的立場所採用之一種「方法底原則」或「原則的方法」。總之，我們堅確地認定：

唯生是最高最上最後的「根本義」，而「唯心」與「唯物」是較低較下較淺的「第二義」。根本義是形而上的信仰，第二義是形而下的應用。

這個道理要詳細講究，恐怕至少要一百萬言，恐怕不是我們所容易講得圓滿，今天不過就其大意順便向大家提幾句，還希望大家研究研究。

對於大
家的
希望

關於生命過程中的兩種工作與此兩種工作如何由實現我們服務的人生觀與創造的社會觀而光大我們的人生觀進社會的生命之種種，現在都已扼要地講完了，最後，想再將個人對於大家的希望簡單地說一說：

大家都曉得：目前中國農村經濟日益破產，因而民生國計日益危殆，尤其是政治日趨混亂，所以整理土地以繁榮農村，是為當務之急；而諸位在此時研究地政，乃為舉辦地政的先鋒，你們最先得出去担任地政工作，假使做得好，能受社會上一般人的歡迎，那麼，以後繼續來的人，在工作上當然容易做得通。否則，國家整個地政的計劃都可以因為你們先鋒隊的失敗而失敗！所以中國地政的

成敗之重大責任，完全就在你們各位身上！這一點是希望大家特別要認識清楚的。

其後，希望你們從此以後，要以研究土地問題爲終身的職志，同時我們國家和黨，今後亦將指定土地行政爲你們長期的工作，這樣一來，你們各人終身的工作與被指定工作實相吻合，在今日之中國，這種機會，實在艱難得很！所以你們應當要格外欣幸、發憤、努力！如此則前途真不可限量！

復次，學理和經驗不同，學理是原則的探討，經驗才是細則的獲得，學理可於講堂及書本中理會而得，經驗必由實地練習中求之。所以僅知學理，不易實用，必加以經驗，然後才有辦法，這是你們在準備負責做事以前所應兼營並重的兩項互相關連的東西。至於以後出去舉辦地政，最重要的就是要顧慮到農民的疾苦和地方財政的狀況。在此民窮財盡的時候，雖普通必需的費用，也要特別設法節減；任何不當的苛索，當然更要絕對免除。所以辦土地登記時不應勒索人民的登記費。還有，在土地測量方面，最困難的是要購置大批的測量器具，需費過多，救死不遑的中國，尤其是各地方，那裏有這一筆錢？但是將來諸君畢業後到了各省各縣工作的時候，難道因爲無錢購置測量器具而停止工作不成？那當然不行！我們窮人應當要想窮人的辦法！據我個人的意見：如果沒有儀器應先依一鄉一縣的地形畫成一張一張簡要的草圖，然後併湊起來，以原有的魚鱗冊爲根據再以種種

有效方法探問各田主的田地位置，將此草圖詳細修改，到了十分精確的程度為止。這就是初步登記。這個初步登記的手續辦好之後，再以設法實地去測量田地的大小，這樣雖然比用測量的器具費時較多，但地政工作不致因新式工具不備而停頓，只要工作人員努力，也不一定需費過長的時間。這不過舉一個例來講而已，其實在土地行政中，無論是手續方面或是技術方面，隨在都需要我們能想出適合本國情形的特殊辦法，乾脆地說，處處我們要能自己打定主意！總之，我們要在現在艱難困苦之中，以最大的決心和毅力，首先將土地測量與土地登記在最近期間以內辦好，再來設法整理土地振興農業繁榮農村，希望大家在課餘之暇，能特別用心從事各種實際困難問題的研討，作為終身工作的材料，那末將來在指定的工作上亦必有良好的成績表現出來！

（按此篇係在中央政校附設地政學院所講）

第三講 唯生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上）

第四講 唯生論的道德觀

(一) 生元與人類生命——「天命之謂性」

一、元子配合造成生命

二、生元賦予人類兩種本能——求食、求偶

三、性的善惡之批判

(二) 生命之持續與供求關係——「率性之謂道」

一、生命持續之供不應求

二、「道」即人類共生共存共進之路

三、「道不可須臾離」

(三) 人能弘道——行道之謂德

(四) 生命之變化與人生大道

一、生命之來往——父慈子孝——孝與慈為親愛精神之最高訓練——生存能力之

縱的銜接兩面觀

二、生命之分合——兄友弟恭——友與恭爲互助精神之最高訓練——生存能力之橫的授受兩面觀

三、生命之化合——夫婦和——和爲分工合作之最高訓練——生存能力之截長補短相互成全兩面觀

四、生命之光大或時間之利用——朋友信——以適當之時爲適當之事；以最小之力做最大之事

五、生命之廣大或空間之利用——社會有序——敬、禮、仁、愛、忠——在某種空間因各種身分表現各種態度盡各種責任——合多人之力量爲多人造福

(五) 行道與修道

一、行道必先修道

二、修道之目的在如何實現並發揮服務的人生觀與創造的社會觀

三、修道的方法必學而後知——「修道之謂教」

(六) 教育之目的及其內容——修道而爲人

一、判斷是非——「智」之事也

二、表同情於是者——「仁」之事也

三、助是者成功——「勇」之事也

四、注意時間與空間

向是的方面（爲人）前進即人願向光明之途前進

（七）達成智仁勇之途徑

一、知行之相互增進——困知勉行

二、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三、生元動力之合理的統制與運用

甲、恆有萬力來相牽引

乙、愈能制慾、動力愈大

（八）美化人生之程序（附系統表）——信仰之堅定與知識之擴充爲

美化人生之努力的基礎

（九）結論——唯生論的道德觀

第四講 唯生論的道德觀

各位同學：

在過去的三次講演中，我已經把我的宇宙觀人生觀和社會觀都詳細講過了，今天想再將我們唯生論者的道德觀提出來和大家討論：

生元與人
類生命！
天命之謂
性

在宇宙萬物之中人類算是元子最得意的作品，由元子的動能，於是我們秉有精神；由元子的靜質，於是我們賦有形體；由二者之最適當的配合，於是構成我們最優越的生命。我們有了生命之後，隨即可以發生兩個重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不應當

維持我們的生命？第二個問題便是我們應不應當延續我們的生命？這兩個問題已經有事實爲我們作肯定而確切的解答，即：宇宙間一切生元（元子之若干級複合物）的構成物（即普通所承認之所謂生物）尤其是高等的動物他們不但是具有生命，而且連帶於生命更具有維持和延續生命的兩種本能；第一種便是「求食」，第二種便是「求偶」。前者是爲現在的生命之維持（The maintenance of life for present），後者是爲將來的生命之延續（The continuance of life for future）。因爲有求食的本能，所以能攝取外界的生元來補充自己的形體和精力，由生元之新陳代謝的生活機能而維

持既存的生命於現在；因為有求偶的本能，所以能夠找到相對的生元來與自己的生元化合，產生新的動態較強的生元以延續無窮的生命於將來。這種天賦的生存進化智能，我們的先人名之曰「性」。所以說：『天命之謂性』，『食色性也』。

生命應否維持和延續的問題，最雄辯的事實（性），已經為我們作正面的解答不待說了，但是我們在此處更有一個問題不得不附帶提到的，即性的善惡。我以為這個問題應當由兩方面來解析，第一是就性的來源和本質來研究，一方面是就性的內容的配備和發展的情狀來研究，前者是偏於先天的方面，後者是偏於後天的方面，就後天方面來解析，我認為性是可惡的，就先天方面來解析，我以為性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是如果我們的生命應當維持於現在並且延續於將來，則為順此要求而運用其天賦的智能之各種動作思為自然是善的了，若是生命根本不應當維持和延續，則其智能之各種動作思為也就是惡的了。故就性的來源和本質而言，性善性惡之分即此應該和不應該維持和延續生命之一問題而已，事實告訴我們，歷史的一切無一不是生的追求的結果，無一不是「生」的活躍的現象，生命的要維持並且要延續就是一切學理之起點，否則我們今天何必在這裏說話呢！所以在體的方面看，我們可以說性無所謂善惡，在用的方面看，性是可善可惡，性善性惡是我國學術上一個傳統的大爭論，今天我不過把我個人的意思略提幾句，以後我們可以再來專門討論一次，（即性

的善惡演詞)

生命之持
續與供求
之關係——
性之謂道

安排 (Adjustment) 而漸入於均衡狀態 (State of Equilibrium) 成為靜能 (P.E.)。

生命是不斷地動的，在這個不斷地動之歷程中，他的動能 (K.E.) 因為生元之自相減，就本質而言是化，其理見首篇。所以各人已有的生元必須不斷地以外來充滿動態生元擊破其均衡狀態 (即新陳代謝) 以維持現存的生命；同時又須不斷地努力增加新的生元以謀形體之進展，以延續生命於將來。大家都有同一的要求，於是社會上供求的問題發生。供求關係有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是供過於求，這時各人都可予取予求，以維持延續其生命，毫無問題；第二是供求相等，這時剛剛可以發生問題，但是還不要緊；只有遇到第三種供不應求的情形，那便馬上發生嚴重的問題了。我要持續我的生命，你也要持續你的生命，於是往往為生而爭，因爭而死。為生而爭，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善」；但因爭而死，那就是我們所謂「惡」，但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所以當大家的生命不容易同時順利地持續時，人我之間便只有三條出路：第一是我死人活，第二是人死我活，第三是人我同活。大家都知道：三條路中只有最後一條才是人生的光明大道，所以我們應

當好好地率領或運用我們的生存能力(性)來支配物，創造物，分配物，共向人我共生共存共進之目的前進，而向這個目的前進的路，就是我們之所謂「道」，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我們的先聖，指示我們好好率領一般生元的智能趨向這個人我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前進，此種前進之各種法則，謂之『道理』。我要持續我的生命，你也要持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能間斷一秒鐘，你的生命又何嘗可以！所以我們要時時持續共生共存共進的生命，便不可不時時遵守共生共存共進的道，所以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人能弘道

——行道之謂德

我們要想行道，便先要能明道。道就是各人所應率性以趨之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這個意義我們雖已講明，但道之爲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却根不容易明了。據我個人體會所得，道好像電一樣，看不見，摸不着，不管人知不知道牠，用不用着牠，牠總是永久在空中存在着。在空中的電，對人類沒有什麼用處，一定要是由人造的發電機發生出來的電才是有種種効用的電（即無線電也須發電機發出強有力的電波來推動空中的電波藉以傳達消息）。同樣，在空中的道，對人類也沒有什麼用處，一定要透過人類的心，然後能夠成爲有用的道。「人者，心之器也」，所以我說人是一部「弘道機」。所以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發電機發出的電，我們還是感覺不到，及至應用時，我們才能察知，然而這時我們所察知的，已經不是電了

譬如電燈電影便只是光，電話便只是聲。同樣，從弘道機發出的道，我們也不能察知，到行道的時候表現出種種好的行爲，我們察知之後無以名之，名之曰「德」。所以說：「行道之謂德」。德是依據於道而不離於人的東西，譬如我們普通說「德高望重」，「年高德劭……便都包含着人的意義。這個由道而生的德，我們雖可察覺到，但是正和看到電燈不是看到電一樣，我們看到了德不就是看到了道。所以說：一道可道，非常道」。

我們對於一切的事物，單講空洞的學理（Theory）是沒有用的，必須能夠根據學理有所應用（Application），然後那種學理才有實際的價值。所以我們研究電學，若只講陰電陽電電流電波那一套東西，對於人生畢竟毫無用處；必待應用那套學理發明電燈電報電話電影等等，那才用度無窮了。我們講道亦復如此，高談空論，勢必徒勞，一定要能大家隨時隨地體察事物物而一依於仁據於義，本乎道義以裁奪一切並能切實施之於用，然後才能顯出道的作用。總而言之，道不過是抽象的理論，德才是道之實際的應用。不由格物致知以明道，則德無所本；不能由身體力行以爲德，則道自懸空。所以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是「知」的工作，「新民」是「行」的工作；「止於至善」是修道的結果。都從應用方面用功夫，是從「有」進化到「善」的意思，也就是人生和教育之最後的歸宿。

生命之變

化與

人生大道

「道」的概念與道之爲物以及道之實際（德），我們都已經把要點說明了；現在要再就人類在生命過程中一切實際的動作思爲再來指點出幾條人生之大道。我們一切動作思爲，都影響到生命；而同時爲持續自己的生命又沒有一個舉動不影響人家的生命。各個人在自生至死的生命過程中，他的生命有幾種不可避免的重大變化。這幾種生命的變化，決定他生存的諸般法則；現在我且將幾種最主要的變化與法則分別講明：

生命之

來去

與慈孝

第一種是生命之來去，我們拿父子關係來代表——生元造成我，使我有生命，更有生存本能來持續生命。不過起初這種能力非常薄弱，要想達到持續生命的目的，必須另外有幫助的人；生命的來去或是父子關係的生命現象，便是由此而生。原來生命的能力在整個生存階段中是隨時有所增縮的，起初由無而有，繼而由有而強，再而由強而衰，終於由衰而滅（化）。我們若圖解出來，剛剛像一個拋物線形。假定人生壽命爲一百歲，我們可以用下圖來表明生命能力（或稱生命活力）消長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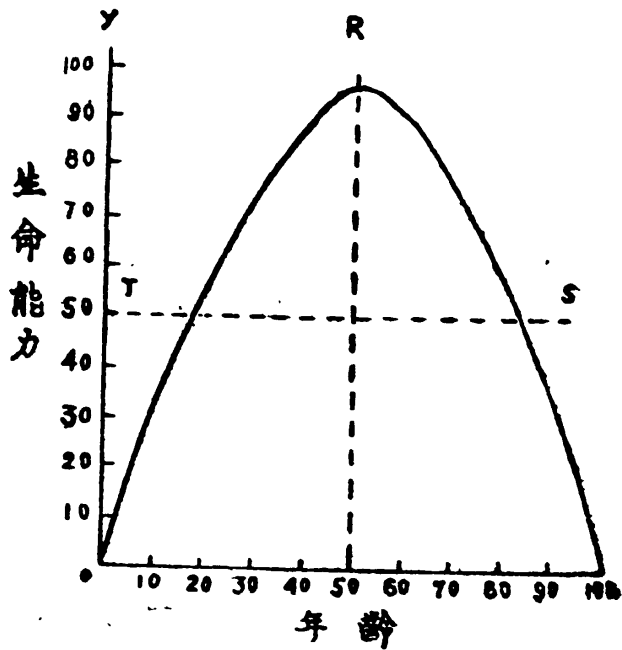
(I 畜) 畜長消力能命生

(註) ORE—生存能力消長線

T S—為自己生存之平均能力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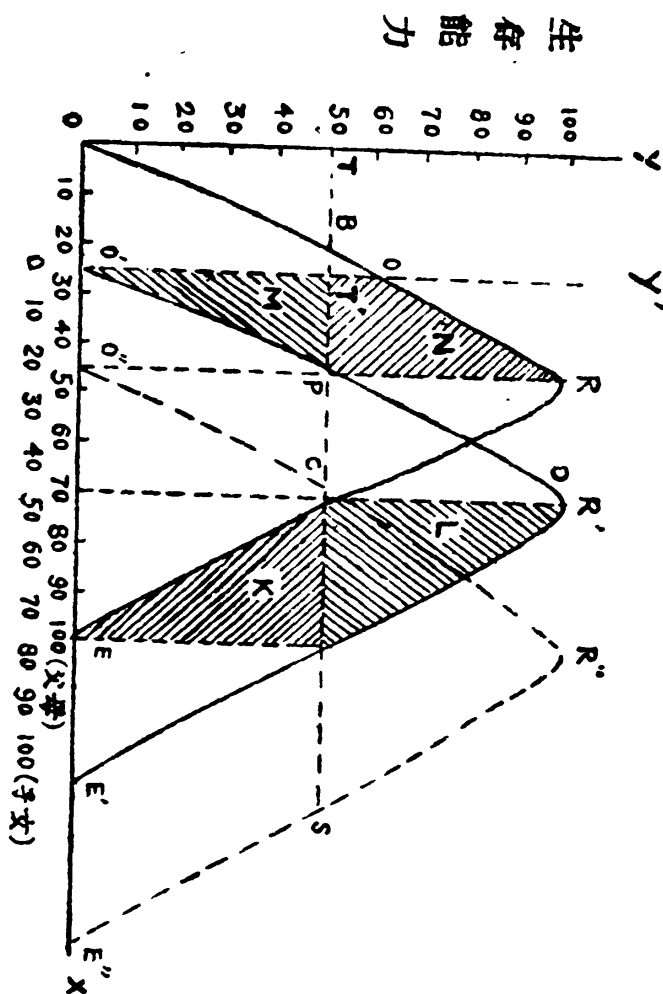
O 点—生 O R—長

R E—衰 E 点—滅



我們的父母，到了平均的生殖年齡（假定廿五歲），他的生命能力已經非常豐富，於是把他多餘的生命能力不斷地給我，以生以育以教以養；這時，我這條新生命便在父母的舊生命保育之下，因為接受他一筆巨大的生命能力之儲蓄而得逐漸發榮滋長。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再拿一個圖來表明；

(II 節) 補相之能力命父子



(註) O, R, E——父(母)的生存能力線
 OR'E'——子(女)的生存能力線
 O''R''E'——孫的生存能力線
 OT或 O'T'——每人為自己足夠用的生存能力

假定在父(母)二十五歲時，子(女)方產生

子(女)從0歲至二十歲，其所不足之生存能力可以M代表之，在同時期中，父(母)有餘之生存能力可以N代表之

父(母)到了七十歲以後，其不足之生存能力如K
 子(女)同時有餘之生存力如L

但是我們做兒子的，由接受父母的生存能力之儲蓄百分之幾之N以補足M，便達於生存能力之平均線ST，而發榮滋長到了相當年齡的時候，如圖中P點(假定為廿歲)便長大成人。再不需要父母

的助力而儘可獨立生存了。這時不僅不要父母的生存能力扶助而且還要準備或開始對父母貢獻生命的能力了。再稍過若干年，我們的生元動力更爲豐富，生存能力更爲充足，而父母的生存能力一天比一天低減，及至C點其年齡將近七十，再下去則已低過ST線以下，已不復能獨立生存，而須子女以有餘之生存能力爲助。其時也子女之生存能力有餘之部分爲CD，雖其中一部分須用以扶植其自己之子女，仍可以百分之幾之L以補足父母所不足之K，以有餘之N補足不足之M，以有餘之L補足不足之K的行爲，隨時間繼續不斷的重復表現。人類的生命，便藉此過程而延續，這個生存能力之不斷的儲蓄與還本，便可以代表生命之長流。在這滾滾奔流的當中，我們自上而下來觀察，對於父母那種以N補足M的行爲，無以名之、名之曰「慈」，又自下而上來觀察，對於子女那種以L補足K的行爲，無以名之、名之曰「孝」；再自旁面來觀察，這個互相補足的行爲所表現的關係充滿着自然的親愛的精神。所以孝與慈是人類維持並延續其生命所不可少之法則，亦是生命之來去中共生共存共進之大道。而孝與慈更是人類親愛底最高無上的訓練。亦可稱爲「生存能力之縱的銜接的兩面觀」。

生命之 分合 與友恭

第二是生命之分合，我們拿兄弟的關係來代表——剛才已經講過，我們在未成年以前，生存能力非常薄弱，而需要父母以L有餘補我不足；但是父母的能力畢竟有限，先後後生出的兒女們所需要父母的生命活力之補助每每超過父母之所餘蓄而可提供的數

量。然則怎麼辦呢？幸而先生出的子女（兄或姊），通常要比後生出的子女（弟或妹），生存能力要早臻豐富的狀態，這時他看到父母多餘的生存能力不夠培植後生的兒子，他便會自然而然很慷慨地把自己所餘的一部份生存活力向他的阿弟放款，以補父母之不足。所以說：『惟孝，友於兄弟也。』在這種情形之下，阿哥等於一個發動機(Motor)，他一面自他父母那部總發電機(Generator)接受一部份的電力，一方面自己也發動一部份力量通同傳把他底老弟那部機器，使他能夠很有效的進行其生命活動。他這種行為並不是什麼絕對的義務，完全是一種友愛的表現；他底老弟得到這些友愛的恩給，自然非常感激，從感激而發生的情態，存於內謂之敬，形於外謂之恭，所以兄弟關係之生存能力的相互授受，從上往下觀察便叫做「友」，自下往上觀察便叫做「恭」，而從旁面來觀察則充滿着互助的精神，所以「友」「恭」是生命分合中共生共存之大道，更是人類互助精神最高無上的訓練。亦可稱為「生存能力之橫的授受的兩面觀」。

生命之

化合與和

第三種是生命之化合，這是專講夫婦的關係——我們已經說過，每個人都具備兩種本能，一種是為現在而維持生命的求食本能，一種是為將來而延續生命的求偶本能。但在初期生存能力薄弱，必須父母多餘的生存能力來補助，以後漸漸長成，所必需仰給於父母的也就漸漸減少。成年以後，簡直完全可以不要了，在這個時候（假定是廿歲），個人的責任

與求食求偶兩種本能，同時增大，兩種生存能力也比例的增高，這個情形要是參考第一圖之生存能力線，便可知在曲線上任何一點所代表的生存能力之數量，第於求食本能X加上求偶本能Y。X與Y之數值依年齡之大小而有定數，所以Y的消費量愈大則X之數值愈小，X的消費量愈大則Y之數值愈小，因為其兩數之和是定數，所以X與Y的消長是成反比例的。這個關係我們可以用一個方程式來代表他即：維持生命的能力+延緩生命的能力=常數 或 $X+Y=C$

我們看這個方程式不是包含X和Y兩個未知數嗎？我們如何解答得出呢？然而我們求偶的結果，是歸宿到一：

$$\text{當命} Y=1, \quad \text{則} \quad X=C-Y=C-1$$

這個方程式馬上解決了；這是表示什麼意義呢？原來我們到了求偶本能發達到較高程度以後，一方面自己時時刻刻尋找對象，一方面社會上許許多多的異性也因為具備同樣的本能，而使我們感到無數異性而攝引，在這個情形之下，假若我們不能命Y等於一，即不能擇定一個異性假定其為盡善盡美而和他結婚，則勢必神魂飄蕩，精力紛馳，終日疲於奔命應接不暇了。在這個方程式中Y既經確定，X當然隨即求得出，或者大家要這樣想：從方程式中可看出Y最小的時候，X便是最大；那麼，我們何不乾脆地命Y等於零呢？我覺得這個想法在方程式中是對的，在人道或社會事實中是

錯誤的。真正的獨身主義爲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無論矣，就是有人真能做到，也是放棄了他所應負的延續生命的重大責任了。這是不應當的，所以我覺得只有命Y等於一，才是最合理的辦法，也是使X得到最大數量的正當辦法。算式中命Y等於一，是解決了一個求偶的問題，免去一切未結婚前紛馳旁騖的一切求偶的煩惱，所以我嘗說結婚是一個人求偶本能的野心之總結賬。自這次結賬後，我們的生活格外來得安定，格外增加許多的方便，特別是格外減少許多無謂的麻煩，也就是古人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之謂。知止者知Y應止於一也，能得者，得X之最大數值也。所以結婚以後，便可集中自己全部的生存能力於求食；不僅爲自己求食，並且要爲旁的人求食。越是能夠多爲旁的人求食，自己的生活便越有意義；自己的生命便越是能發揚光大！這種光大生命的努力，也正是人們的責任。所以我們可以綜合起來說：每個人到了成年以後，有三個問題要解決，或是有三種責任應擔負：第一是維持生命，第二是延續生命，第三是光大生命；換言之：是扶助一般不能謀食，或生存能力較低的人謀生存。要盡到這三種責任，夫婦的結合是必要的，而丈夫和妻子的分工合作也是必要的：即關於第一第三兩種責任，應當比較的多交點給男子；關於第二種責任，應當比較的多交點給女子。就是說男子在外擔負維持和光大的工作，女子在內擔負新生命延續的工作，各盡所長，互補所短。而在這樣的分工之下，夫婦間

應當隨時隨地有一種和諧的精神，以維持悠久的合作。所以夫婦間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就是「和」，「和」是無分彼此之謂，一方面具有生命化合，以求新生命之發展的意義，一方面表示分工合作，以補足生命之缺點以光大其生命的意義。「和」是分工合作最高無上的訓練，是生命的化合中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也可稱為「生存能力之截長補短相互成全之兩面觀」。

生命之光
大或時間
的利用與
信

第四種是生命之時間的利用，這是指朋友關係而言——夫婦的關係不過兩種原質的化合，朋友的關係則係範圍比較廣汎，內容比較複雜的結合，所以朋友的關係比夫婦關係的結合是方面較多些。拿化學上的例來比譬，夫婦的結合好像 NaCl （鹽）是一種化學的化合，朋友的結合好像洋灰與沙土凝結是物理的結合。朋友關係緣何而生？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復到前面我們已經講到的光大生命，或扶助生存能力較低的人底生存那個問題。原來維持和延續生命的兩種能力，為一切生物所具有，而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為知義也；這就是說人類不但應為本身盡持續生命之責，且能光大其生命為他人盡相當之責也。所以我們生活之最高意義就在能夠運用多餘的生存能力來扶助他人的生存。然而各個人多餘的生存能力實在太有限，要想達到上項目的，必須結合許多的朋友，而使生存能力所賴以存在並發生效果之時間獲得最經濟之利用。具體的說，就是聯合若干的X（求食本能）共同謀一羣衆生存問題之最有效的解決。用方程式寫出可作：

$X + X' + X'' + \dots$ ……「謀共生存共進的合力」(光大生命之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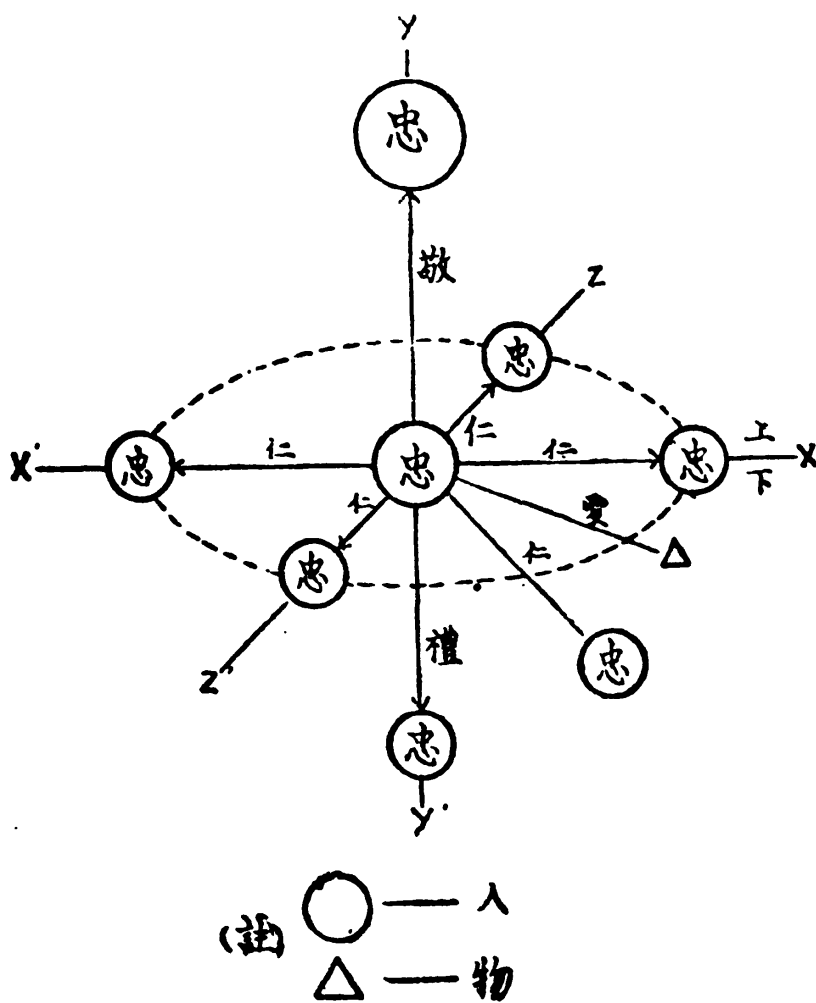
許多X爲什麼一定要聯合起來呢？各人終其身孜孜爲人去努力不就很可以了嗎？我說：不錯！你竭一生之力，採取一切必要材料，製造一切工具去造一隻大船供人們應用，這也是你扶助人家生存的貢獻，也是好的！不過，好雖好，祇做了第二移山的愚公，試問經濟不經濟？所以我們要想使各人的生存能力，能夠作最有效的運用，只有大家聯合起來分工去幹！朋友的關係便是基於這種生存能力聯合的必要而發生的。在這樣的大的生存能力聯合中，不僅可以達到共生存的目的，而且還可增進並光大家的生活力，進一步的實現共進的目的。不過要達到這些目的，第一必須講「信」。因爲只有講信才可以使大家運用時間能變最大限度的效果，否則時間必至虛擲，生存能力也將空耗。譬如在國際社會中，只爲着日本不講信，十幾個月來國聯一切的時間和各國代表一切的活動及全世界一切新聞電報事業的人和關心政事的人的寶貴光陰，便都一齊空耗了。又如我們與人約定時間相會，若是我講不講信，遲一個鐘頭才去，那不是要害得人家空等一個鐘頭，而不經濟之至嗎！所以我們要想聯合大家的生存能力，作最善的生命之時間的運用以成偉大的工作，必須講「信」。信是什麼？在個人來說，是供獻其X而守其所諾，故曰「守約」，又曰「有諸己之謂信」。就許多人來說，就是「以若干X之合力運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這便是朋友間共生存共進的大道；也是人類

進化過程中遂有了生命進而尋求好的生命光大其生命之必要法則。

生命之廣
大或空間
的利用與
敬禮仁愛
忠

第五種是生命之空間利用，中國人一晌拿君臣關係來代表。現在我們改用「社會」來說——普通朋友間講信比較容易，而一個團體或整個社會要能夠大家講信，當然比較難；此中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已經不是一個人對一人，而是一個人對若干人，所以就比較更複雜，更廣大，而首要之事便是「組織」。講到組織，首先就要講「秩序」，講到秩序就不能不講上下左右前後之關係。即各人的一切活動當與各人在社會全般秩序中之地位相適應，換句話說，即各人在自己的位置中應對上下左右的人和自己的職務，採取一種合於社會共生共存共進之原則的態度。這就是我所謂「生命之空間的利用」。一個團體或社會就靠有這種秩序，才能大家不相爭擾，而能在和平生活中共進不已。這裏所謂秩序究竟包含些什麼呢？我且用一簡單的圖來說明：

(四) 社會或政治組織中各方面關係體(圖)



人應當仁，對於一切的物應當愛（所謂「仁民而愛物」）；對自己的職務應當忠（「盡己之謂忠」）從前講忠君，是指忠於君所指定與他的職務而言，現在我們說忠於職務或說忠於國家。（這敬，禮，仁，愛，忠，便是一個團體的秩序，便是生命之空間的支配。空間的支配往往影響於時間的支配，如果一個團體秩序不能維持好，必至大家白費無窮的時間於一些無謂的紛糾，整個的團體活動，也將陷於毫無結果，甚至會有損無益哩！我們一定先要能夠把空間支配得很好，然後才能使有限的生命為最大效果的運用。所以敬、禮、仁、愛、忠，是人類在組織中守秩序的最高無上之訓練，是生命之空間的利用底必要法則，也就是社會團體中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

我上面所講的這五種生命的變化，和在各該變化中人與人的關係之共生共存共進之法則或方式，我們的先聖先賢，早已發明並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我今天就前人教訓我們的幾種人與人相互間謀取共生共存共進的法則，加以整理，告訴各位，各位要知道人類社會現象無論如何複雜，而根本的大道，就在這裏。只待大家身體力行，由近及遠，由小至大，推己及人，施人及物。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父子兄弟的兩種道理，因為父子的關係中已包括上下的法則在內，兄弟的關係中已包括了一切平等的法則在內，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但是人可以無子女，亦可以無兄弟，則慈與悌之道，或可無機會得以明之者；然而人不能不有父母，故孝不可以不知道。由五簡而爲三，由三簡而爲一，遂以孝爲一切愛之總歸宿，而以孝爲愛人爲人的訓練之基本矣。

行道必先
修道——修
道之謂教

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方式，雖然很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可是要能照這幾種法則實行，要能朝着各個目的依各條大道前進，却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原來一切外物，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美有惡，他們表現種種的差異，而人們往往因爲對於同一物的需求而發生喜怒哀樂愛惡種種不同的情緒，因情緒而決定其慾之大小，因慾而發生的行爲，不幸而向共同之目的物而施，遂生出爭鬭，爭鬭的結果，必定生出種種不合共生共存共進方式的行爲；其結果那怕大家都把大道看得很清，終不免一齊遠離大道而入歧途，知而不行，等於不知。同時，每一件外物往往對於我們亦有一種引力，無數的外物之引力牽住我們，使我們在那條大道上看到滿地都是蕪雜的荆棘，感到處處都有強大的阻力，使我們無法安然前進；甚至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這些荆棘和阻力究竟是什麼？就是所謂「人慾」(Attraction)。此種引力，依照牛頓之定律可以計算出物之數量。在中國則孟子亦早已發明；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惜乎中國學者不能以科學方法以實證之耳。

現在我們想要在這條大道上前進，必須修道；要先修鑿出一條光明平坦的大道來，然後可以大家一同携手前進！

道如何修法呢？我們只有兩個方法：第一是要儘力剷造人類所需要的種種外物，使大家的生存慾望有滿足的最大可能性。第二是努力統制各人自己的人慾，將他節制起來。具體的說：就是要發達社會的生產，節制個人的消費，以實現我上次所講剷造的社會觀和服務的人生觀。能夠朝着這個目標來努力，大道上的荊棘才得一天少一天；周遭牽絆的種種阻力，能得一天少一天；然後大道可得而行！

前次我們曾就人類進化的歷史說明，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結合智者和勇者來做「仁者愛人」，「義者爲人」的工作；並且提出服務的人生觀和剷造的社會觀來做大家立身處世之合理的準則。剛才我們又就人類生命的幾種重要變化，提出幾個共生共存共進的基本法則，而歸結於行道以爲人；並且說明行道必先修道，修道的目標就是實現，並發揮服務的人生觀和剷造的社會觀。這個修道的目標，雖然是我們前次所已反復闡明用不着再講，但是如何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之方法，即修道的途徑與工夫，却非常精奧複雜，雖往聖先賢恐怕也未必真是生而知之，生而能之。所以我們要想修道，一定先要懂得修道的途徑，與實用的工夫。而要懂得這些東西，又非學習不可，非藉教育不爲功。

，而古今中外的教育，也就是要教人修道。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教育的
目的及
其內容

行道必先修道，而修道即爲教育；所以我們現在拿教育來繼續講人類爲自己生命的維持與延續，本能天賦，無待乎教，而教的唯一問題，就是光大生命的工作，換言之，是教人們「如何去爲人」？如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教育人們使能達成三種必要的修養：

第一是判斷是非，「智」之事也；故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我們所「爲」的「人」，不是包含「惡人」在內的「一切人」，而是僅僅指摒除「一切惡人」在外的「一切好人」。所以說：「惟仁者爲能愛人惡人」，「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我們要分出好人和惡人，首先必需能夠判斷是非，然後分出什麼人是合於人類共生共存共進之方式的好人，什麼人是違反這種方式的惡人，於是知道我們應當「爲」什麼人，「不爲」什麼人。

第二是表同情於是者，「仁」之事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單是判明是非，分出好人壞人來，那毫無用處，甚至可以說與人類社會毫無關係，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能夠表同情於是

者。

第三是助是者成功，「勇」之事也：勇爲義之果，故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我們若單是對是者表同情，則雖天天說：「我同情你，我同情你」！對於是者始終是毫無用處！所以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能夠「見義勇爲」，拿出自己的智能來積極地幫助是者，使他能夠成功！

教育的目的和內容，不外以上三者。簡單說，就是「智」「仁」「勇」。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人類進化的現階段是「強扶弱」，是需要智者和勇者結合起來做「仁者」的工作，盡「爲人」的責任。現在分析教育的目的和內容，結果剛剛相同。所以我們可歸結起來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我們要是能夠達成這三種達德，便算是實現一切的道德，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便可以增進並發揚光大整個的人生。

我這裏所謂「天下之達德」（生活之中心目標），雖然只是「智」「仁」「勇」三者，但是在這三種達德運用的時候，或者說我們要從實際行動中表現並完成這三種達德的時候，我們不可不更注意到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因爲宇宙間並沒有絕對的是非，所有的是非都是某一部份的空間與某一段落的時間內最大多數的人類之共同的「執着」。所以判斷是非的基礎，是某一特定的關連的時空。若是時間或空間稍一變化，是非便要隨之而重新估定；而時空是刻刻在變進，永遠不會靜止的（

至誠無息），所以是非也是刻刻在變進，永遠不是死板的。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注意時空的關係，才能判斷是非，認出「是者」（智）然後才能表同情於是者（仁）並助是者成功（勇），以實現智仁勇三達德。也就是說除「智」「仁」「勇」三者之外更應加上至當的「時」「空」，才能臻於盡善盡美之域！

達到「智
仁勇」之
途徑

「智仁勇」三者，本來很不容易講得清楚，我們且先從「智」字來說，我們知道要達到智的境地，有三種途徑：第一是「生而知之」，這種知是由「自然」而來，在每個人的天性中多少含有一些這樣的知；而最少數人，得天獨厚，能夠特別多帶這樣的知。第二是「學而知之」，這種知是由「學問」而來。第三是「困而知之」，這種知是由「經驗」而來。三種知之來源雖屬不同，但是「及其知之一也」。

知行之相

互增進

則：

$$S = X + Y + Z$$

S一定包含X，Y，Z三者，而三者的大小各人不同；再三者之中，X因係受之先天，比較的固定近於常數；Y和Z則純由後天得來，為可以因人類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種種行為

而隨時進展增加。所以我們要想增進自己全部的「知」(S)，只有努力於「行」(Y與Z之增加，YZ汎指一切純正的活動)。「行」也有三種：第一種是「安而行之」的「行」，這是由「自然」而來；第二種是「利而行之」的「行」，這是從「勢導」而來；第三種是「勉強而行之」的「行」，這是從「強制」而來。三種行的性質雖各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講到這裏，我要扯到 總理所定三個革命的階段了：即 總理根據人類行為的性質(或種類)，知道革命事業不是在一個短的時期內，可以教大多數的人民馬上深信篤行從而很快的完成的，所以革命家爲不幹「揠苗助長」那種不智的工夫，爲避免「欲速不達」那種可笑的失敗起見，對於整個革命事業的推進，應當是有計劃有步驟而爲最合理最有效的進展的。於是 總理便定下「勉強而行之」的「軍政時期」，「利而行之」的「訓政時期」，和「安而行之」的「憲政時期」。循序漸進，才可最快地完成大功。此中至理，經我道破以後，大家可以體玩不盡。現在還是回到本題：我們若是「知而後行」，則可因行而更知；若是「不知而行」，則可「行而後知」。所以知與行是互爲因果而連續相成的，不過知的總和中有Y與Z都包含行的成分極多，所以知難行易之意義，重在從行中求知，以知而更能行，而且知且行，不斷地求知，不斷地實行，是求知的不二法門，也是求知的最上途徑。

好學
力行與
知恥

我們如何才能由「知」智仁勇而達到能「行」智仁勇呢？我們的先人曾很顯豁而平實地告訴我們：「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前兩句是從積極方面教誨我們，後一句是從消極方面說法，他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好的事情叫我們勇敢地去做，只要我們認清什麼是壞的事情，而不去做；除壞的事情以外，便都是好的事情，可以儘力去幹了。所以說：「有所不為，然後能有所為」。我們再看：好學力行知恥三件事的本身都是「行」，而三者努力的結果，都可以增進「知」，而其歸結則在知行之不斷地相互增進。所以我們能否達到「智仁勇」，就看能否做到這點。而一個人能否達到這點，就看他能否集中其一切生元的動力作最合理的統制與運用。一切偉大的發明家，無不是帶着三分傻氣，集中他一切生元的動力來不斷的工作，因而獲得新奇的知識與偉大的發明。我們也要用同一的方法，才可以達到智仁勇。

生元之合
理的統制
與運用

我們要講統制和運用一切生元動力的道理，先得把生元動力和各個人全部生元之動力（等於各人之能力）先加說明。一個人生在地球上，要受三種最大的力之壓迫：

頭上有空氣的壓力壓來；脚下有地心的吸力把我們向地下扯；同時地球又以最大的速率不斷地轉動以生出離心力來把我們向外拋。此外每一個東西，都有一種力量來吸引牽扯。這樣看來，人生真是痛苦極了，危險極了！幸而上面那三種最大的力量，是常態的，一方面我們沒有

辦法可以改變他或脫離他的支配，一方面他也並不真使我們的生存感受壓迫，並不發生什麼問題要待我們來解決。我所以特別提到，不過要使大家在這裏先知道我們是在無數大小不同的力量之壓迫與牽引之中生活着而已。我們所要研究的，還是生元動力的問題。我們知道萬物是元子所構成，元子是有動能的東西：所以在我們理想中有下面四個算式存在：

(1.) 整個地球的動力 = 每個元子之動力 \times 整個地球所有元子之總數

(2.) 每個元子的動力 = 整個地球實得動力 \div 整個地球所有元子之總數

(3.) 每個生元之動力 = 每個生元之動力 \times 每個生元所含之元子之總數

(4.) 各人之動力 = 每個生元之動力 \times 各人所有生元之總數

(絕對的動力)

這四個理想的算式，雖不能一一求得實數，但是據科學家的研究，每一個電子的動力就非常之大，那末，我們理想中的每個元子也自然可以有極大的動力，而一個人的元子數目正不知幾許，所以每個人都應當有一種等於其全部元子動力總和之偉大的動力（雖其中有不少動力已因均衡狀態而相互牽制着）。然而這個動力，只是我們理想中各人所有之「絕對的動力」。事實上各人實得之「相對的動力」，要比絕對的動力小些因為：

(5.) 各人實得之動力 = 各人全部生元動力之總和——各人所有生元受制於外界一切吸力

之總和

= (A-B)

(絕對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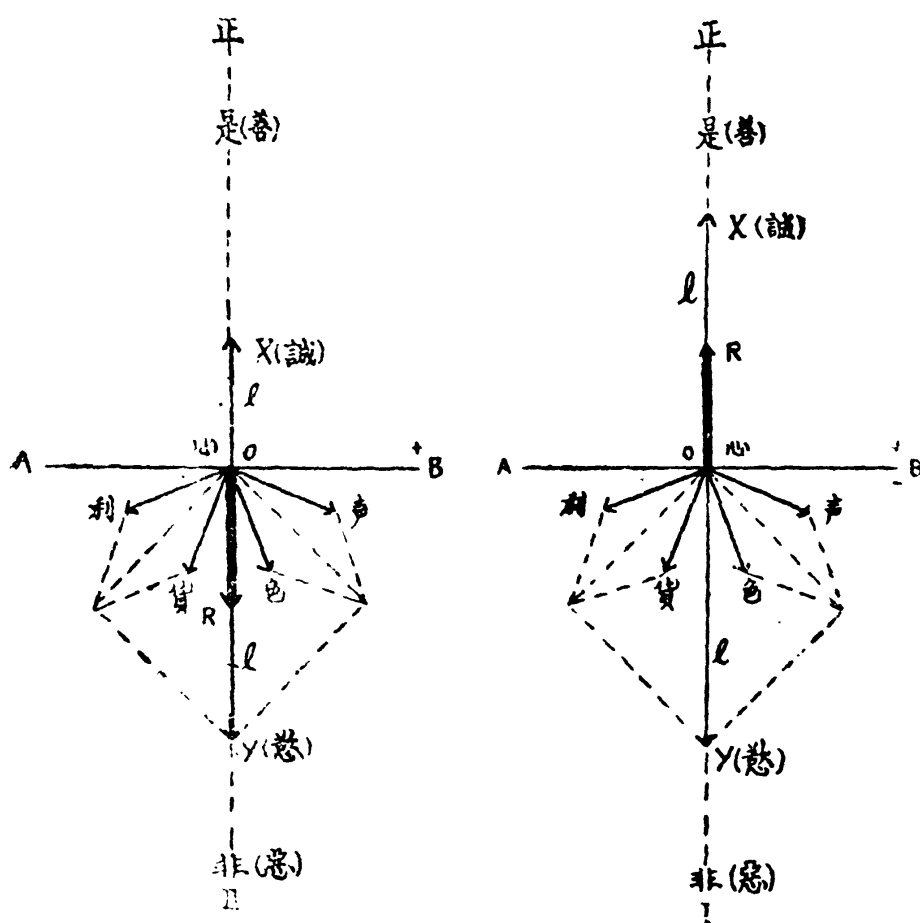
人之絕對的動力是比較固定的，而各人所受外界各種引力中之空氣壓力，地心吸力，及地球轉動時所生之離心力三種大的更是固定的，所以我們如果要想使自己實得的動力增加到最大，只有想辦法把「除空氣壓力，地心吸力，地球轉動離心力三者之總和 A 以外」之一切外界吸力 B 減至最小。我們前面所謂「集中一切生元動力作最合理之統制與運用」者，意即指此。所以我們要想達到「智仁勇」之唯一問題，就是「如何把一切外界的攝力 B 減至最小」？這正是教育所要解決的問題。這裏所稱「外界吸力」，乃是就物的方面而言；若是就人的方面而言，則應稱為「慾」。物的吸力之本身是常在的，但是當他們吸引人的時候，人們或是受他們的吸引，或是不受他們的吸引。若是能夠先制邪慾不為他們所吸引的話，那末，吸力對於那個人便失掉作用。就那個人而言，可以說他是把外界的吸力減小了。這個目的要想達到，那就要靠教育。我記得有兩句俗話說：「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就我們的理論來看，這話說錯了，應改為「色本迷人人亦迷，酒本醉人人亦醉」；要是人們受了很好的教育，一定能夠做到：「色雖迷人人不迷，酒雖醉人人不醉」。教育的功能，就在這裏表現出來；而教育之有價值，也就因為他能夠由此而增加人生的動力，以達

成智仁勇三者從而發揚光大整個的人生！

美化人生之程序

教育在教人以「做人」和「爲人」的道理，即如何美化和光大整個的人生。古人對於這個道理，已經想得非常精刻，並且得到最完善的結論，告訴我們以確實可行的步驟。他說：我們要美化人生或是說要解決種種的人生問題，必定先要「格物」，即以「困知勉行」的精神，運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隨時隨地來分析一切的事物。這樣一來，物的大小，多少，黑白，好壞，是非，善惡，美醜……等等便可以明了，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也都同時增進了。這就是所謂「致知」。能格物然後能致知，所以說：「物格而後知至」。致知的目的和致知以後應有的努力，就是「誠意」，即統制自己的生元，使他不要爲外力所引，不爲聲色貨利等邪慾所動搖；始終能夠整肅聽命隨意指揮。能致知然後能誠意，所以說：「知至而後意誠」。由「格物」到「誠意」時，這人已經是有了活動力（Energy）了。然而單是消極地能夠約制自己的生元不爲外物所搖惑，從而儲備一種偉大的動力，還是不夠，必須更能積極地指揮自己的生元向正當的方面活動，即將此偉大的動力爲「是者」而用，這就是「正心」。「誠意」「正心」與外力或人慾的牽引對於人生之關係，我們可以用一個淺圖來說明：

(IV 畫) 解畫心正意誠



在(I) (II)兩圖中：

OX = 自己固有的動力(誠) = 道力

OY = 外物引誘為私的吸力(慾) = 魔力

OR = 實得的動力

在(I) 圖中 $X > Y$ $\therefore R$ 向善的 (或正的) 方面，

在(II) 圖中 $X < Y$ $\therefore R$ 向惡的 (或負的) 方面，

圖中A、B代表無善惡是非之社會平面；X代表向上的正力，也就是由「誠意」所發生趨向是好的，善的，爲人的，進化的方面之生元動力；或簡稱「道力」。Y代表墮落的負力，也就是由聲色貨利等牽扯人們趨向非的，壞的，惡的，自私的，退化的方面的外界引力之合力；或簡稱「魔力」。R代表現實的生元動力。若是X大於Y如（1），則人之心正而生元的活動趨向正的方面，如Y大於X，如（11）則人之心邪而生元之活動趨向負的方面。所以「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後全部生元之動力才會用之於正的方面。我們的五官百體，及一切動作思爲都奉此心爲主宰；所以總理說：「人者心之器也」，如果我們的「心」真能端正，則身自然會修好換句話說，也一定要先能正心，然後能修身；所以說：「心正而後身修」。我們本身既已修好，便可擔負起仁者爲人的責任，由判明是非而表同情於是者，更進而助是者生元之活動使其成功。實現智仁勇三達德以美化整個的人生。這個情形，正如一部發電機發出很強的電力以推動其他許多機器製造許許多多的物品來增進人類社會的生活一樣。這就是說「修身」以後，便可依次進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步大於一步的工作，看這部發電機電力的大小，能夠做到那一步就是那一步。但是這些工作，都以修好了的「身」爲基本前提，所以說「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一定要「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古人告訴我們的這些道理，是非常有步驟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做完，一步步進一步，使我們整個的人生也就一天一天美化。拿全部動力機器來比，「格物」是採取材料，「致知」是選擇材料，「誠」是使用材料而取得動力，「正」是規定動力的正當方向，「修」是使發動機之健全，「齊」是轉動機器使趨齊一之動作，「治」是使機器動作時管理得當，「平」是使一

切相互充實無不得其平而趨於美化。所以這些道理，是非常合於科學的，也是非常切合人生的目標的。

這八個步驟，都是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其中尤以「致知」一項為最重要，為一切事業的基本。世間一切的事物，那怕是極小的，都有極大的道理，只是常人多不能悉心體察研究罷了。從來的發明家，都不是偶然而來，一定是平常隨時隨地留心研究，某一次剛剛遇着某一事物，得着一個機會將他引向成功之路。譬如牛頓看見蘋果墜地那樣一回極平凡而微末的事，就使他發明萬有引力的大道理，成就他在科學上萬古不磨的榮譽，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次，在上面所講的八個步驟中，自「格物」至「修身」段是重「知」的階段，自「修身」以至「平天下」是重「行」的階段。而自「誠意」至「齊家」以前又是由重「知」而至重「行」的一個過渡階段。借物理學上的道理來講，重知的階段是儲養『潛能』（Potential Energy）的時期；重行的階段是發揮『動能』（Kinetic Energy）的時期；由重知至重行的過渡階段，是征服「惰性」（Overcome Inertia）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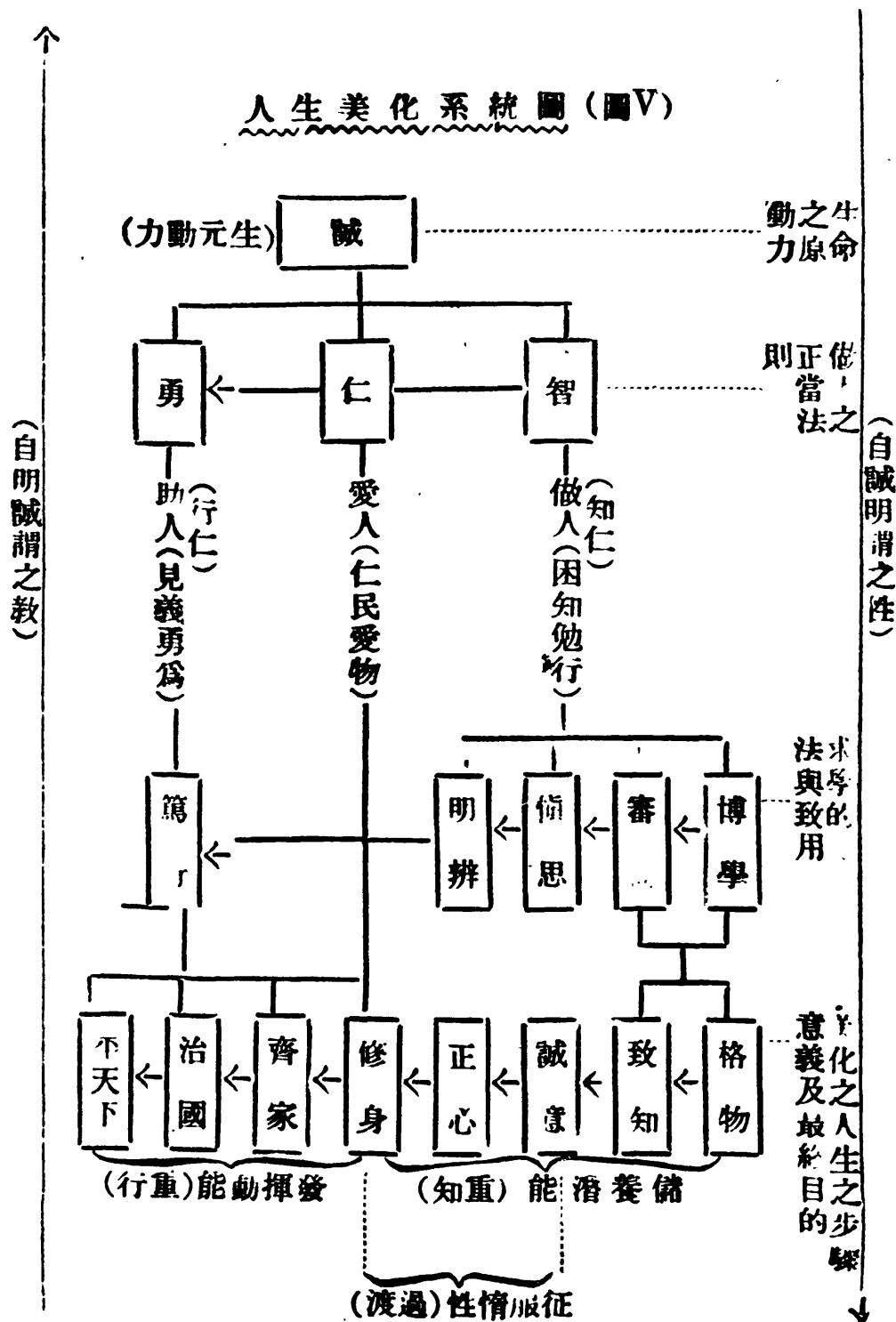
上面八個步驟，始於「格物」，終於「平天下」，規定得非常周密完備。不過古人非常注意「守約施博」，所以一再把他化簡。首先把八個步驟變為五個，即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博學審問」，就是「格物致知」的道理；「慎思」就是「誠意」的表徵：

「明辨」就是「正心」的內容，「篤行」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總稱。同樣自「博學」至「明辨」是儲養潛能的時期；「篤行」是發揚動能的時期；而自「慎思」至「篤行」之間是征服惰性的時期。其次，再把這五個步驟變為三個步驟，即所謂「智」「仁」「勇」。「智」是由「困知勉行」而至判明是非，就是自「格物」至「正心」或自「博學」至「明辨」的道理；也就是儲養潛能的時期，「仁」是由「仁民愛物」而至表同情於是者，就是「修身」或自「明辨」至「篤行」之間的道理；也就是征服惰性的時期。「勇」是由「見義勇為」而至助是者成功，也就是自「修身」至「平天下」或「篤行」的道理，也就是發揮動能的時期。「智」是教我們如何「做人」；「仁」是教我們如何「愛人」，「勇」是叫我們如何助人；這三者就是美化人生的達德。要想實現這三種達德，便須歸結到一個「誠」字。「誠」就是指我們的生元動力。我們要使「智仁勇」三者能完備的實現，整個人生能夠充分的發揮，就靠這種生元動力的增大。這種生元動力不能增大，就看我們能不能排除一切牽引的外力或是制裁種種的邪慾。能否排除外力或制裁邪慾，就靠我們能不能擇定一個最高最大的「善」而予以堅定的信仰。所以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由上面所講的各種道理，我們還可以特別認識一點：就是整個人生之美化，可以從兩點來着手，一點是由「擇善固執」以增進生元的動力；一點是一切的活動要從「格物」開始。前者是信仰的堅定；後者是知識的擴充，這就是美化人生之努力的基點。

最後爲使大家得一系統觀念起見，我可以就我今天所講的道理，畫出一個系統表來；

人生美化系統圖 (圖V)



結論——
唯生論
的道德觀

我們今天所講的一切道理，可以歸結爲幾點：

(一)人類的生命是應當儘可能之限度維持於現在，延續於將來，並光大於永久，故由此三者出發之一切動作思爲在本質上都是無所謂善惡。

(二)各人生命之維持與延續，不但消極的不能妨礙他人生命之維持與延續，且應積極地扶助他人生命之維持和延續，簡言之，即須由各人生命之維持延續與光大(美化)，而達成羣衆生命之共生共存共進的目標(至善)！

(三)人類共生共存共進之路謂之「道」，就人而言，率性(生存本能)以趨此共生共存共進之路謂之「道」。道的內容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道的實際表現謂之「德」。修道而養德謂之「教」。

(四)修道之目標與行道之基本(達德)爲智仁勇。達成智仁勇之途徑爲集中生元之動能，自好學力行知恥三方面努力；而信仰之堅定(執善固執)與知識之擴充(格物致知)更爲努力之基點。

(五)充實並集中生元的動力而向人類共生共存共進之大道儘量發揮以美化人生而光大自己之生命(立己)；並由此服務的人生觀和創造的社會觀之實現與發揚而美化社會光大全人類之生命(立人)，這就是人生之真諦，也就是我們所謂唯生論的道德觀。

第四講 唯生論的道德觀

第五講 生命的動力(誠)

(一) 「誠」爲中國人之大發現

(二) 「誠」之本質——「誠」爲宇宙一切精神的原動力，在本質上與爲宇宙一切物質的原動力之「熱」同屬元子的動能，而爲宇宙一切生命原動力。

(三) 中西文化之分野

一、西洋人最初發現物質之重心與動力，由努力造物而形成畸形的物質文明——「熱」爲造物之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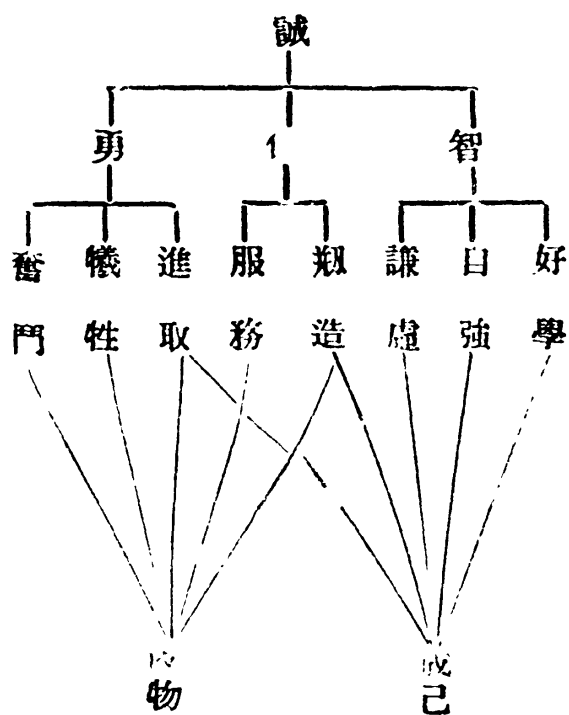
二、中國人最初發現精神之重心與動力，由努力行道而形成畸形的精神文明——「誠」爲行道之動力

(四) 情，欲之消長與誠——性(天賦與生物之生存進化的智能)之用於成己者曰「欲」，用於成物者曰「情」——性的善惡決於情

與欲之配合情態——誠為長情消欲之內心的動力——至誠則天人合一而表現人類之共生共存共進共化。

（五）「誠」之過程——即生命之過程——誠，形，著，明，動，變化之輪迴變進——萬物之終始。

（六）「誠」之發用與流行：



(七) 「誠」之功用

- 一、爲吾人用以成己成物之整理生命的動力——爲人生一切學問修養與事業之基本——整個人生美化之過程，即誠的運用
- 二、爲民族生存的原動力——誠之發用與流行充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能誠則可招回國族之魂——有魂則國族必能復興
- 三、爲一切生命之動力——使整個宇宙充實，生動，變化，而高遠偉大。

(八) 「誠之運用」與時空

- 一、誠之運用必重空間——「中」之必要
- 二、誠之運用必重時間——「察」之必要

(九) 結論

- 一、智仁勇中察爲人之全部智能(附分析表)亦即做人五達道，而統歸於「誠」
- 二、救國必先救己，誠爲自救救國之唯一途徑。

第五期 生命的動力（續）

第五講 生命的動力(誠)

各位同學：

中國人

的大發現

上一次我們講唯生論的道德觀，已闡明道德就是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路，又說明行道必先修道，古人所謂由修道而至行道的步驟，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總將此八者約而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個；再將此五者約而為智、仁、勇三達德(行道之謂德)，最後則歸於一個「誠」字。所謂「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這種倫理思想，係運用歸納的方法把個行道的步驟一層層融合，行道的節目，一次大減少，這種「博施而約守」的系統知識，是很合乎科學的。

大家要知道：古人能夠把一切的道與德最後歸納於一個「誠」字，這不是一件隨便可以想得出來的；實在是我們往哲統了多少腦汁，苦心鑽研然後成功的一個大發現。這個發明的有無，也就是東方文化與西洋文化殊途進展的一個根本所在。

誠的
本質

這個道理，我們要能懂得，一定要從誠的本質講起；我們從前講過，宇宙萬物一切的動能都是由為萬物元始之元子底動能而來，現在我們更要進一層說明；此種元子的動能形之於一切物質者即所謂「熱」，形之於一切精神者即所謂「誠」。宇宙間一切生命，都是由元子構成，都兼含物質和精神二者。所以熱和誠在本質上都是元子的動能，在宇宙間同為生命的動力（熱即誠，誠即熱，所以我們常常把「熱誠」二字合用於一處）。宇宙既充滿着生命，所以也就充滿着「熱誠」，孔子臨流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這都是讚嘆宇宙間生命的奔放不停！也便是說明「熱誠」充滿了宇宙，推動了一切。

就整個宇宙或者說一切生命的元始來講，熱誠固然在本質上同屬元子的動能，有如一體之二面，但是自從元子的靜質與動能分別形成了物質與精神的時候，表現於二者的動能，或者說二者的原動力，便也同時分為「熱」與「誠」有如一幹之二枝。即熱是一切物質的原動力，誠是一切精神的原動力。又拿人和物（普通所謂物）來比較，人的精神超過一切的物，所以就生命力內容的比量來講，可以說誠是人類生命的原動力，熱是自然界（一般的物）生命的原動力，再就人的身和心分開來講，我們可以說熱是身（物質）的原動力，誠是心（精神）的原動力。

總之：「誠」是宇宙一切精神的原動力，在本質上與爲宇宙一切物質的原動力的「熱」同屬元子的動能而爲宇宙一切生命的原動力。

中西文化之分野

誠的本質既已講明白了。現在可以回頭來解釋我剛才所講「誠的發現之有無爲中西文化殊途進展的一個根本所在」這一句話，我以爲中西文化之所以會殊途進展，而一個成爲畸形的「精神文明」，一個成爲畸形的「物質文明」，就是由於西洋人最初發現了物質的重心 (Center of Gravity of A mass) 和物質的動力 (熱)；而中國人則最初發現了精神的重心 (Center of spirituality)——中庸 (The golden mean) 和精神的動力 (誠)，於是西洋人就物質的分析而得物之原理 (理化)，中國人就人來分析而得爲人之理 (道理)，西洋演理化而爲科學，用之於機械以成就其輝煌燦爛之物質文明，中國演道而爲倫理道德用之於人事而成就我崇高偉大之精神文明，此二者之長短優劣我在「生命的光輝」的講演中也曾有所論述，大家不妨參證。總之西洋人發現了物質的動力拿來造物而成功了物質文明，中國人發現了精神的動力拿來行道而成功了精神文明。因此，我們又可以說；熱是造物的動力，誠是行道的動力。中西文明就是分別發揮這兩種不同的動力而來。

情欲之
消長與誠

我們要懂得誠何以是行道的動力，就先要懂得性。性者，天賦與生物、生存、進化的智能（詳見生命的潛能）。此智能之消費，一部份用之於成己，一部份用之於成物。用於成己之一部份性叫做「欲」，用於成物之一部份性叫做「情」，以公式來表明即：

$$\text{成己之智能} = \text{成己之智能} + \text{成物之智能}$$

$$= \text{欲} + \text{情}$$

「欲」就是自己所有之精神與物質（或簡稱智能）用以成己而不足之部份（其值為一（負號）須取給於身外者，「情」就是自己所有之精神與物質有餘而用之於成物之部份（其值為十（正號））。須用以為人者。生既是當然而必然的，成己又是成物的基本，所以「欲」並不是不應當有的，不過若是一個人欲超過他為己所必需與應得之分量，那就叫「淫欲」，淫就是過分；就是「惡」。同樣「情」如果用得太過，而目的是為己（即非為成物），那也就失乎中道，近於「溺濫」。所以性的善惡。不是決於性的本身，而完全要依照情欲配合的分量來決定；即：

$$1. \text{欲} \wedge \text{情}，則性 = +X \cdots \cdots \text{善} \cdots \cdots \text{誠之進}$$

$$\text{性} = \text{欲} + \text{情} \quad 2. \text{欲} = \text{情}，則性 = +X \cdots \cdots \text{中} \cdots \cdots \text{誠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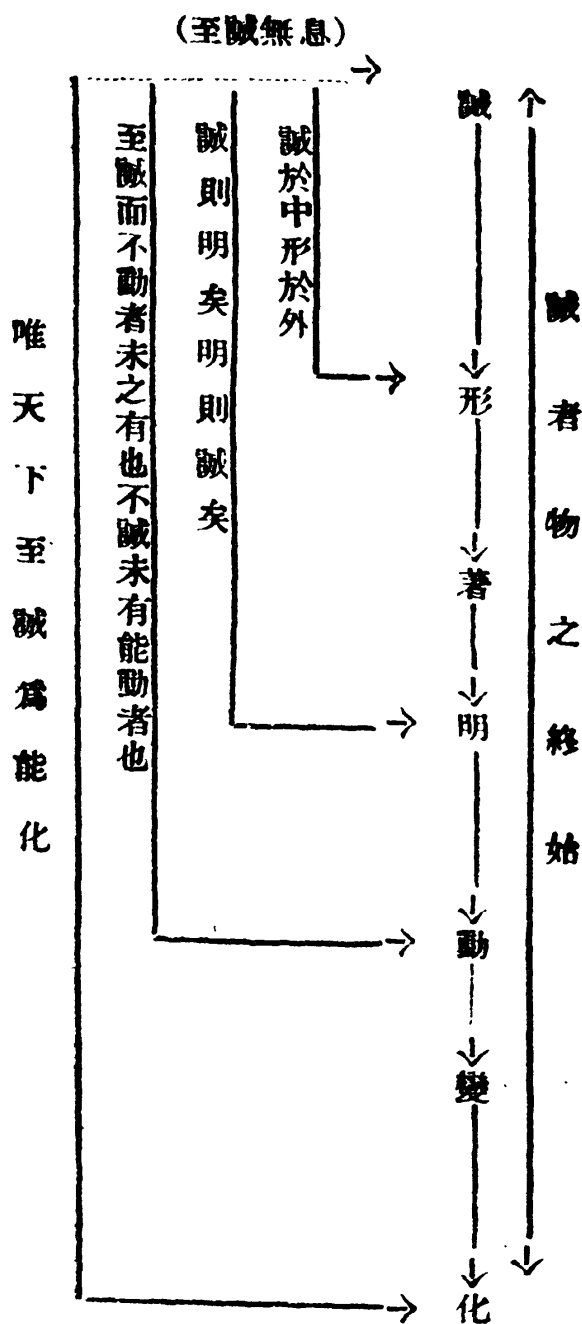
$$(1) (+) \quad 3. \text{欲} \wedge \text{情}，則性 = -X \cdots \cdots \text{惡} \cdots \cdots \text{未誠。}$$

由此可知「欲」大於「情」的人（未誠），其生存對於世界毫無貢獻而反多奪取，死了或許倒還好些，「情」大於「欲」而其目的又是爲人（成物）的人（誠之進），其造就必大，其生存對於世界亦有所貢獻。至於「情」等於「欲」（誠之始）則爲此人最低限度之比例，蓋其生存雖無益於世，亦無損於人也。所以性的善惡與人生之有無意義以及其價值之高下，都可以由此測定。我國數千年以來，爭辨未清性之善惡的問題，或者就此可得一科學的解答，其詳我可以找一個機會再和大家研究（見生命的潛能一文），今天我們所要懂得的，即性的善惡決於情與欲的配合情態。至於其互爲消長的機制，或是說要從情欲相等的情狀向情大於欲之途前進所必需之內心的動力，就是誠。一個人如果缺少這種動力則欲不得減而情無從增，身外誘力太強，己身之不能自主，一切陷於被動，這時成己還感覺一天不足一天（人欲無窮），那裏還有成物的精力，所謂「利令智昏」「存其小者爲小人」，意即指此。所以一個人必須能誠，然後可以節約，其一切的欲使減至於最低限，而發揮其一切的清俾增至最高限。這時成己既有最大的剩餘，成物自然有最多的貢獻！而自己行道的動力也就一天比一天增進無已。到最後就可以表現最大的智能（動力），成功自己及全人類生存進化的最大事業！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說：「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至誠如神」。總之情與欲是互為消長的，欲的程度又是決定情的增減的。所以人能至誠，則與天道合一，而表現人類之共生共存共進共化。同時，天道雖屬常在，必須人能至誠，然後可以實現。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的過程即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七個階段。現在我先以圖表之如次，然後再加以說明：

誠之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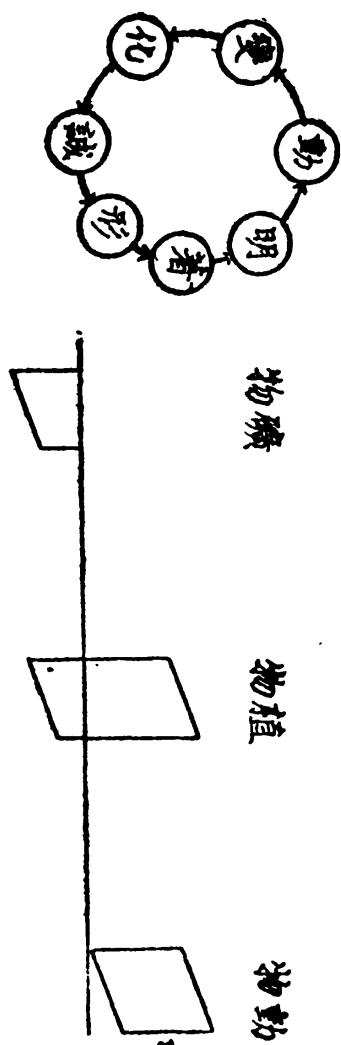
整個宇宙的現象，無論是「人」「事」「物」，都可以用這個圖來表明其終始。我們可以隨便舉幾件事物來說：就諸天體的構成而言，當混沌初開的時候，宇宙間不過是無量的元子在動，漸漸因向心力的關係，而開始發生核心，許多均衡局勢於焉形成。再由形體的演進，漸漸便顯著起來；既有顯著的形體，慢慢便可看得明白；繼從而因諸星球相互吸引的關係，慢慢就循力學的定律而作有法則有軌道的自轉與公轉。在悠久的轉動中常常要因自身或環境的質能種種變化而起變化，整個的宇宙，是時刻在變化的，雖然最後的將來，宇宙間的星體和太陽系如何變化，我們不能預定，但牠的變化，是永久沒有停止的可能的。其次，再就整個人生的過程而言，也逃不了上面所說的七個步驟，比如我們最初在母胎的時候，不過有一部分生元（精虫）在自由活動，漸漸則生心成形，結為珠胎；漸漸則心更長大身體漸具而成為顯著的雛形；漸漸五官四肢具備成為明白的胎兒。漸漸則皮肉滋長機能健全，而有出生之非常的動。出生以後，則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衰，不斷地漸漸改變；最後由衰而死，飄然物化。再次；我們組織團體，也要遵循這種過程的，最初是因為有事實的需要（誠），從而正式發起（形），繼而訂定章程（著），繼而發表宣言（明），繼而開會辦事（動），繼而有些人願幹有些人不願幹（變），繼而有些人脫離此團體，加入他團體（化），不過這種分子在這個團體裏面本為一種生元，然而脫離此團體加入彼團體以後，又已變一另一團體的生元了，於是這

種分子所組織的新團體，仍不免於同一的歷程。最後我們就拿講演這一回事來說，也可以證明是爲誠的道理所支配，是在誠的過程中表現其終始。譬如起初我因爲要講演，腦子裏面想東想西，這可說是誠的起點；旋即列出一個講演大綱，於是就變成了有形的東西；再把他充實一下，寫成一個講演稿，就比以前顯著了；再把他修飾整理起來，就更加明白了；於是開始講演，這可以說就是動；繼而這個講演感動了一般聽衆，使彼等心理有所轉變。這可以說就是變；最後，這許多聽衆爲講演者所感化過來，這可以說就是化，總之宇宙間無論是事、物、人，一切的一切，都要受這七個字的大道理的支配，宇宙萬物以此而成，人爲諸物亦以此而成，天道人道固一貫也，所以說：「誠者物之終始」。由誠到形著明動變化，階段雖有七個，然而，整個一貫的精神只是一個「誠」字，如果沒有「誠」，就是沒有元子。也沒有動力，當然更無所謂物了。所以說：「不誠無物」。又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還有：所謂「誠於中形於外」。這是講誠必有形，是誠的自然表現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也是誠之當然的結論。不過自誠而明乃自然的結果。古人叫做「性」；自明而誠乃人爲的結果，古人叫做「教」。其實由明而誠由誠而明，甚至由誠到動、變、化、或是由動、變、化再到誠，都是整個「誠」的輪迴，也就是宇宙生命現象的定理。我們應當知道「誠」之作用，恰等於物理中的「熱」之作用；熱力是可以由此力變化而爲彼力

的，如「熱能」變「機械能」變「電能」，「電能」復變「熱能」「光能」「聲能」等之輪迴的轉變，並不循着原有的軌道進行，因而經過「誠」的過程可以產生之宇宙各種各樣的新事物，其性質與體態與原來的事物絕對不同。但是其自誠至化之周而復始循環不已的歷程與階級則絕無異樣亦無停止。所以說：『至誠無息』佛家所謂輪迴之說，我們曾用以解釋宇宙的生命現象，現在同樣可以說明誠的過程。並且我可以告訴大家：生命的現象就是誠的現象，誠的過程就是一切生命的終始，茲圖示如下：

現象

IV 誠



誠之發
用與流行

誠的本質和過程，我們都已講明，現在要繼續講「誠」的作用，更要講由誠所表現於人類一切實際生活中的諸般行為和種種精神；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從這幾句話來研究，可見誠是一種動力，其作用有二；即一方面「成己」。一方面「成物」，什麼是「成己」呢？就是將現存的「己」建立起來。什麼是「成物」呢？就是將未成的「事物」創造起來；換言之。就是誠之爲物，一方面要自強自立以造成健全的「己」，一方面要爲人類服務以瓶進共同的生存。猶之一個工廠，須先有一健全的發動機，然後可使各種機輪轉動而製造出一切東西來，所以健全的「己」是爲人類服務的基本，而成「己」的工夫正是「成物」的前提，而成己的目的還是爲的成物，如果單成己而不成物，那只能得誠之一半。反之不能成己而單要爲人類服務，非獨效率不見，亦且爲事實所不可能。成己與成物都是爲人艱鉅而進展無已的修養和事業，而二者在進取的過程中，又是互相關連的，互相比成的。只是在這種交光互網的進展過程中，能會得此理而看清此路，而雙管齊下不斷奮鬥以猛勇精進的人們，才成就了他成己成物的偉大事業，才成功歷史上的一個所謂「完人」，所以我們要認識：成己的工夫益深，則成物的能力益大，成物的信念益堅，成己的進展亦愈速。所以古人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於「獨善其身」之外更講：

「兼善天下」。立己達己和獨善，總就是成己；立人達人兼善，總就是成物。而成己成物的目的，總在「止於至善」——人類的共生共存共進共化。成己與成物的進展，是由交光互網而至於比成合一。

成己是成就現存的己，成物是改善現存的事物以外更要創造未生的善的事物。合而言之，就是誠的作用，是要求得最善的存與生，所以誠可以說就是生與存的兩大原動力。由此我們可以把握在誠的過程中所已證述的關於誠的道理，再作相應的證述，即：天之道是生，誠即生存的原動力，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惟如何能使此種動力發生作用以實現此天之生道，則在吾人之能否服膺「知難行易」的學說以下不惑與篤行的工夫，所以說：「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此種生存的原動力不斷地翹發，自然可以推動世界上一切不動的事物而使之動，使之前進，所以說：「至誠而不動者求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惟動乃能生，惟進乃能存，不動不進的東西，自然失了他的生存的意義，所以萬物自始生以至於終死，不能片刻離開了生存的原動力，所以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即不創造不進展之謂，創造的反面是破壞；進展的反面是退縮，在破壞與退縮兩種可怕的趨勢中，何物能生，何物能存？其結果必至無物而後已。所以說：「不誠無物」。誠的永久存在，即生存的動力不斷推進，萬物因之而生，藉之而成，世界乃不斷地翹進，故曰：「至誠無息」。在「

生生不息」的條件下，「悠久」的時間和「博厚」「高明」的空間才為萬物所有，萬物所享。否則物的本身不能生存，時間空間自然談不到了。故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自強進
取
與
服
務
的
精
神

成己是自強自立，成物是製造服務，而成己與成物兩種工作，又同樣的是在一種生存的原動力（誠）之推動之下進取無已，所以我們可以說：誠是充滿了下列四種精神：

一、自強的精神——因「至誠無息」，所以「自強不息」！

二、製造的精神——誠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個輪迴不斷的製造：由製造而成己，因製造而成物！

三、服務的精神——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成己總為成物！

四、進取的精神——生命力是不斷的推動，生命當然是無停的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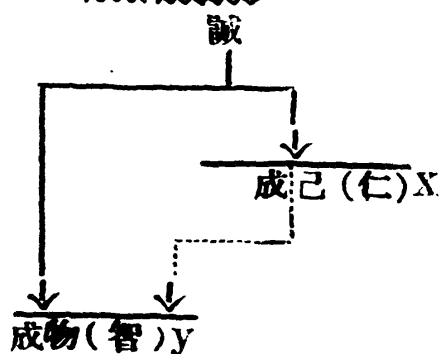
動
力
的
配
分

能誠的人，在這四種精神衝動之下，是不斷地在成己與成物，成己就是仁，成物就是智，努力於成己與成物就是勇。所以從發用以言，誠即成己與成物之總和，或曰智仁勇之統謂。以式表之：

誠 = 成己 + 成物 = 仁 + 智 + 勇

基於此，我們可以將誠作下列的分析：

動力的分配(圖 II)



$$\begin{aligned}
 \text{誠} &= \text{生命全部的動力} \\
 &= 100\% \text{ 生命動力} \\
 &= \text{成己工作之動力} + \text{成物} \\
 &\quad \text{工作之動力} \\
 &= \frac{X}{100} + \frac{y}{100}
 \end{aligned}$$

$$X + y = 100$$

$$\therefore X = 100 - y$$

換言之即：人之生命動力一部份用之於成己，一部份用之於成物其比例 $\frac{X}{y}$ 各人皆不相同，同一個人又隨時隨地而不同。

我們在前面說：成己成物是交光互網相與比成的，不過這就二者進展過程中的關係，與作用而言。今若就二者成功之機會與動力之分配而言，則適得其反。蓋人生的壽命有限，生命的動力如恆，而成己成物之機會更是隨時隨地因人因事而不同，所以我們如以C代「誠」，以X代「成己」，以Y代「成物」，則 $X + Y = C$

但X與Y的比例是不相同的。

$$\text{如 } X(\text{成己}) = \frac{40}{100}, \text{ 則 } Y(\text{成物}) = \frac{60}{100}, \quad \text{即 } \frac{40}{100} + \frac{60}{100} = \frac{100}{100} \text{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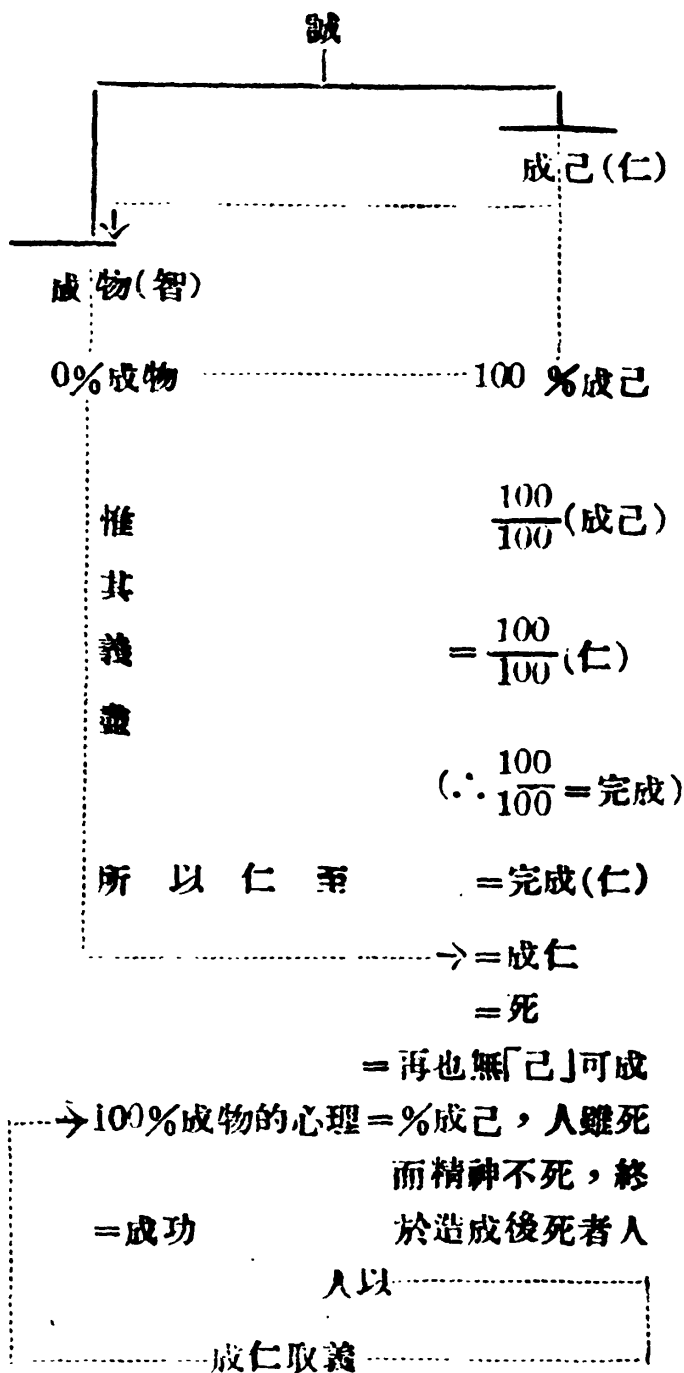
所以成己的機會多，成物的機會就減少；成物的機會多，成己的機會也就減少了。不過成己並非爲己。所以圖中的虛線最爲重要，因爲成己是一種手段，成物才是目的。同時我們認爲「成己」與「成物」之比例不同，（即動力之分配不同）即爲表現「智」「仁」「勇」的程度不同的原因。

犧牲與
奮鬥
的精神

有時環境惡劣到了極點，雖有成物之心，苦無成物之機會，而同時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又不容許放棄成物的責任，這時除了全副精神來成己（即100%成己）以完成成己之工作外，別無第二個辦法。完成成己，就是成仁之義，蓋以成物（服務）的行爲——義——

一不可能，所謂仁至義盡者此也。因成仁（完成成己）的結果，造成了偉大的成物心理，所謂成仁取義者此也。岳飛，文天祥，均代表此種現象之人物也。茲以公式表明如下：

犧牲的公式(圖Ⅲ)



(註)成物的行為謂之義

我們就舉岳飛為例來說明這個公式：岳飛他是立志要精忠報國的，但因為有秦檜一流奸臣來陷害，所以雖欲為國効力也不可能。這時成物之Y，已經等於0%了，但是宇宙間的能力是不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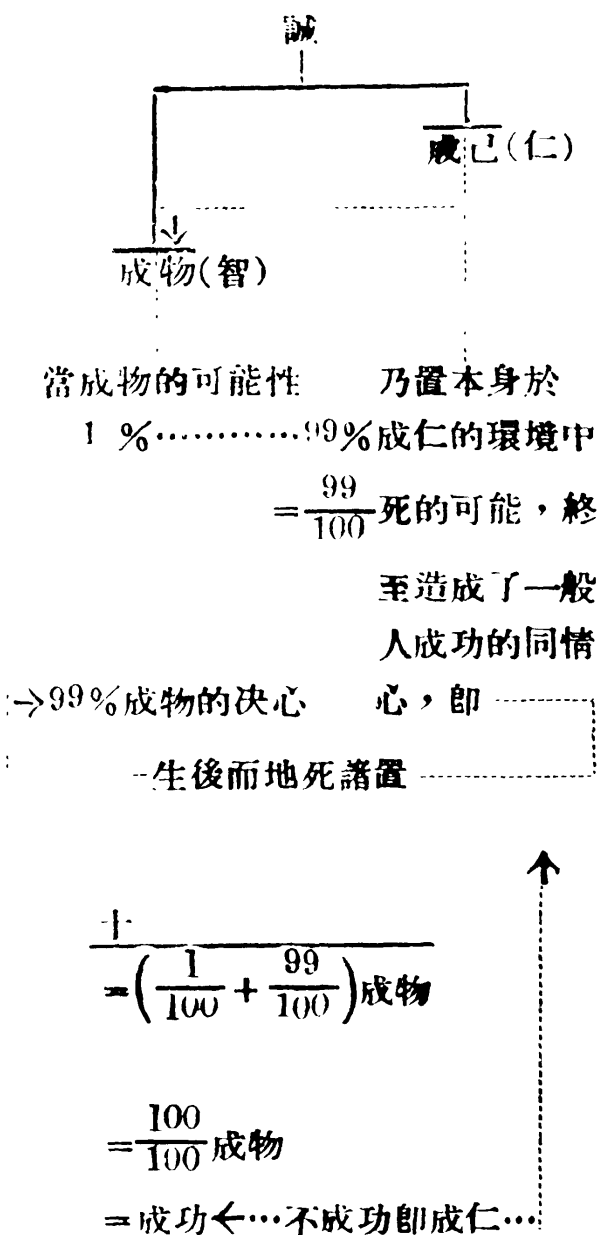
所以成物之 y 雖然降至 0% ，而成己之 x 則升至 100% 的程度、但是成己仁也，百分之百，就是完成的意思，二語合併起來，省去「完」字，就是所謂「成仁」，也就是殺身成仁，這是很科學的說法。成仁就是取義，行而宜之之謂義，也就是仁至義盡的意思，所以文天祥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能成仁也就是勇，故曰仁者必有勇。勇字的意義，我們可不言而喻。凡是殺身成仁（成己）的人，雖然成物的機會會減少到 0% ，但他的精神是不會消滅的，這就是所謂「精神不死」。有了不死的精神以留於後人，那就自然會影響於成物， $100/100$ 成物當然就是成功。所以說成己之結果，正是等於成物。譬如一說到岳武穆之「精忠報國」的精神，確是可以增加我們不少的動力，使我們精神鼓舞，孺立頑廉，誰不願為國而死，殺身成仁呢！由此即可證明「至誠能化」的意義了。反之，如明末有若干大臣，大家都是利慾薰心，把國家民族的大事一概置諸腦後，可謂不誠到了極點，因此敵人一來，一切事業均不免化為烏有，這就是所謂「不誠無物」。我們看岳飛是能以真誠克制物慾或排除外界的吸引力的人，所以他能犧牲自己（成己）而完成其偉大的人格，所以他的精神不死，所以他前後還是達到了成物的目的。而明末諸佞臣則因其誠心被外界的物慾摧毀了，所以弄得國破家亡，身敗名裂。生為當世不齒，死而遺臭萬年。可見不能犧牲自己的人，什麼事業都不會成就的。反之，能犧牲的人，世界上任何事業都有成就的可能。

這個犧牲的公式，就等於成仁取義的公式，能將真正懂得「仁」「智」的人，沒有不能勇敢的，故仁智到了極點的人，必定能成仁取義。

其次，有時環境險惡到了極點，非置身於成仁的環境中，不能使成物有成功的可能，於是憑見義勇為的精神，冒死以赴事功，結果造成了 $\frac{99}{100}$ 成己的環境而成功物的期望因之得以達到，所謂置諸死地而後生者是也。陳英士身入上海製造局，即代表此種現象之人物也。革命之目的為成物也，掃除革命之障礙，智仁的精神為之也，不成功即成仁，革命者之本色也。茲以公式表明之如下：

奮鬥的公式(圖IV)

唯
生
論
上
卷



我們以為犧牲的結果，必定要經過奮鬥的程序，但是奮鬥並不一定是犧牲的。因為成物雖然可能的，也是極困難成功。不過只要我們能拚命地去幹，世界上也並沒有什麼不能成功的事業。例如前年我們校長到蘭封討伐叛逆督戰的時候，環境十分險惡，成物的可能不過1%。但他存了必死的決心，換句話說，就是成己的心思到了99%，等於將要成仁的時候了，在普通人看起來，總是凶多吉少的，但是不然，各軍師官長及兵士看見總司令如是，他們也自然而然地奮不顧身了。所以當時所形成之心理為整個部隊官兵生元之全部的動員，故99%成己的動力反而變成了成物的動力了，以33%成物的決心加上原有1%成物的可能，等於34%成物，等於成功，所以總理說：「不成功即成仁」。這就是奮鬥的精神。成功與成仁的分界，在時間上往往只有一刹那，其機微，而其結果則判然不同。不過人們每每下了成仁的決心時，結果到多半是成功的，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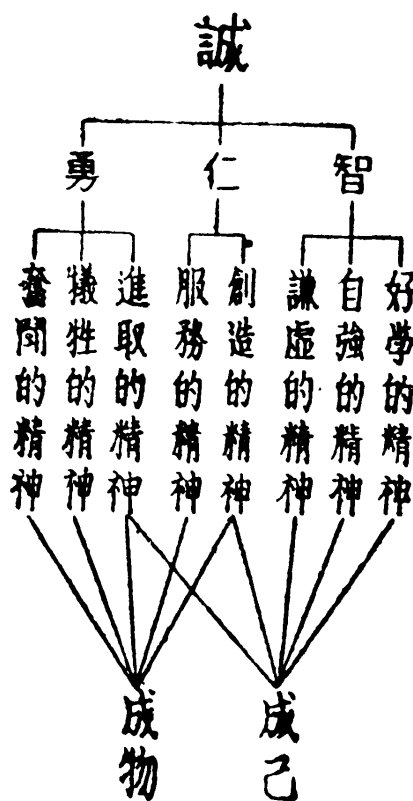
好學與
謙虛
的精神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自誠而明乃自然的結果，故曰性。「天命之謂性」因明而誠乃人為的努力，蓋學而後知，知而能明，因明而誠，故曰教（「修道之謂教」）。教育的宗旨，就是要直接使人明而間接使人誠（具有偉大的生命之動力）。即不但要使人造成健全的己，而且須使其能為人類服務。所以誠則明，明則誠，明與誠實互為因果而使人止於至善。所以

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此可知「誠」與「求知」有密切的關係，如果不誠，就不能求知。因為世界上的人可分爲三類：一種是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覺，其他兩種都是學而後知或困而後知的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但是生而知之的人是極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是需要學而後知的、講到學問，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雖然資質的高下，人各不同，學問的造詣亦有難易深淺的差別；但既曰「學而後知」或「困而後知」，則必好學困學而後成功。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所謂「十年窗下」「鐵硯磨穿」，所謂「好學近乎智」以及自孔子的「韋編三絕」以至韓退之的「矻矻窮年」之種種，都是說明要求知必須好學。

其次，求知必謙虛，即必須虛心靜氣來思考體念，也必謙恭揖讓地向人家請教，或共同研究。自牛頓所謂「我不過在真理的海邊拾得一兩顆小的貝壳」以至孔子的「問禮於老聃……」「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以至張良的「圯橋納履種種美行以及俗語所謂「行能虛心是我師，」「虛懷若谷」，無非是誠心求知受益不盡的意思。因知虛心就是沒有偏見，沒有偏見就是誠。故曰：「天下之至虛，天下之至誠也。」總之：能誠才能虛心，能虛心才能求進步，所以誠字又包含了好學和謙「兩種精神。歸納上面所講的，我們可以知道：誠是包含了智仁勇三達德，而流露好學，謙虛，自強，剋進，服務，進取，犧牲，奮鬥八種偉大的精神。由這八種精神的發揮，吾人可以

己和成物的偉業而光大自己的生命並發揚人類的生命：茲再以圖表明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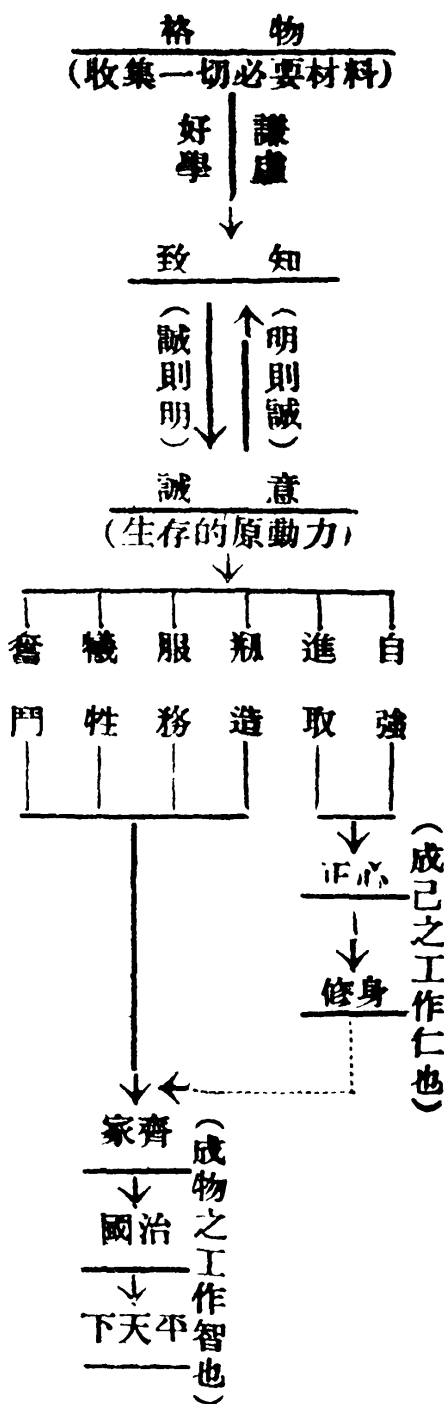
誠之功效

誠的發用與流行，我們講過了，現在再就誠對於人類社會之功效來講講：

第一、誠所包含的智仁勇三種達德，和所表現上述這八種精神，乃人生一切學問修養和事業的基本。簡言之，即「誠」為吾人用以成己成物之整個生命的動力。如何能得此動力呢？唯一的問題就是看我們能不能夠將我們的生元作合理的統制與運用。亦即看我們能不能

集中自己的生元動力使趨於一個正的方面。這個道理我們在上一講道德觀的時候，曾經說過的。我們要表明誠如何是人生一切的基本，還可以就我們前次講道德觀的時候最後美化人生之程序表中，所列的八個步驟來對照，即光大人生的步驟雖有八個而其運行的動力只是一個「誠」字，換言之，即整個人生美化的過程中只是充滿並運行着「誠」所包含的八大精神：我們爲求簡明起見，可以列一個圖來說明如下：

誠與人生之美化(圖五)



第二、在誠的發用與流行之中，實在充滿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幾種民族的固有美德，所以誠實在我們民族生存的原動力。詳言之，即誠所直接得到的結果是仁與智，仁與智的相互運用而得的行爲謂之勇。成物之起意謂之愛，成物的行爲施之于人謂之信，施之於事謂之義，施之

於父母謂之孝，施之於國家社會事業謂之忠。而其所用的合理方法，（使人家都能好，都能享受），謂之和平。能恢復我們民族這八種固有的美德，就可以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也都是都招回了我們國家的靈魂，一個有偉大精神或靈魂的民族和國家一定能自強能進取，因而能不斷地前進！一定奮鬥，能犧牲因而能永久地生存！一定能好學，能謙虛，因而能加速地進化！也一定能創造，能服務，而對人類能有偉大的貢獻！總之，這樣的一個民族或國家，一定可以復興，可以生存，並且可以促進人類之共生共存共進共化的！所以我說，誠是民族生存的原動力！

總之，誠是一切生命的動力，自個人以至民族，自人類以至宇宙萬有，莫不因之而生，藉之以成！所以說：「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宇宙間有悠久無息的至誠，然後才有奔演不停的萬物，所以說：「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鸞飛戾天，魚躍於淵！」就是「誠」使整的宇宙充實，生動，變化，而高遠偉大呵！

誠的運用時空

據我們前面的分析，誠是包含了智仁勇三達德。就本質或內容而言，可以說誠即止乎此，道德亦止乎此。但是宇宙是一個時空的複雜配合，萬事萬物都離不了時空，所以行道踐德，也絕對不是超時間與空間的。換言之，即絕對不能離開前因後果與當時之一般環境的，因此我們於講「誠底運用」的時候，不可不於智仁勇之外更講「中道」。平常一般人講

誠就是誠懇，懇者，懇植其心使能完美而生物也，這還是一種淺易的解釋，我們若進一步就誠之本義來講，誠與中道又是相通的。因誠即是真，也就是成已成物之比例適得其當而中節中度，不偏不私之謂。而「中」就是集中力量，不偏不倚，合乎正道的意思。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以「智」「仁」「勇」之外，須加上「中」字才能達到所要之目的。此外我們對於一切事物，不能專看其表面，作判斷之準則。還不能不察別其內容，因為智仁勇三者的總稱就是德，德的動用是判明真理與是非，同情於是者及真理，幫助是者為真理奮鬥而成功。而這種種行為，都不過是些工具或方法，如果對象不清，用得不對還是不能完成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們除了智仁勇中之外，尚須加一「察」字，才能做出一個完好的人來。所以中庸上說：「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聰明睿知」就是「智」，「臨」字似乎不應作「居高臨下」解而應與「靈明透達」的，「靈」字相通。「寬裕溫柔」就是「仁」，仁者，仁民愛物，當然有容。「發強剛毅」就是「勇」，勇者當然有其堅定不拔之「執着」，為義勇而非匹夫血氣之勇。「齊莊中正」就是講「空間與態度」，即不前不後，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倚，時時執着「真理」（「是」）的重心，時時愛好並服從真理。這種「齊莊中正」的態度，存於內心就叫做「執中」，發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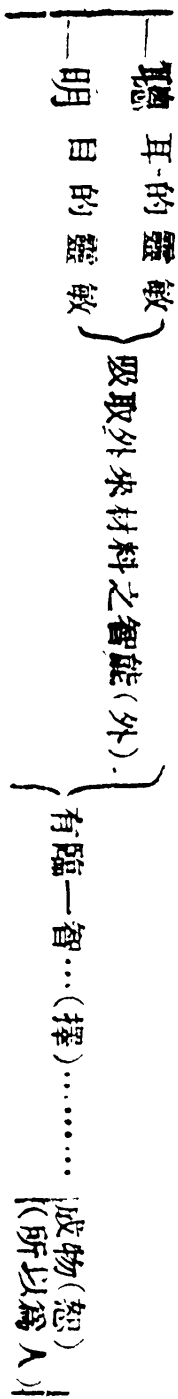
事物就叫做「用中」，而所形於外者稱之爲敬，敬者，極度審慎而忠實之態度也。「文理密察」就是講「時間與內容」，現在的一個是非是過去了無窮是非的綜合，同時，也隨現在的時間而不停地變進爲複雜的新的非，所以論定是非，必須透視事物之複雜的內容，即隨時間而演進之種種因果而將過去許多有關的複雜的是非以及現在在變進中的是非，務求精密不嫌曲折地用心檢討，才能分別出誰是真正的「是者」。

結

論

「智仁勇」是注重主觀方面的三個條件，「中察」是注重客觀方面的兩個條件。五個道理合併起來，才成功一個整個的做人的人道理。所以「智」「仁」「勇」三者之外，須再加「中」「察」兩字，智仁勇的實行，才不致發生流弊。誠的運用，才能盡善盡美！上面所引中庸上的話，若再簡約起來，就只剩了「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二十個字了。茲分析之並列表如次：

人的智能之分析



睿 意的靈敏 } 整理已得材料之智能(內)
智 心的靈敏 }

寬 容 人部分空間大 } 容量之大(在一定
裕 容 人部分之空間充 } 空間內計算空間)

溫 受 人部分之吸引 } 氣度之大(在一定
柔 受 人部分之抵抗 } 空間內計算時間
力小

發 動力所出之速與所及範圍之大 } 支配已力之能
強 動力所含之分量多而充 }
剛 動力所入而起之變度少 } 抵抗外力之量
毅 動力所持之時間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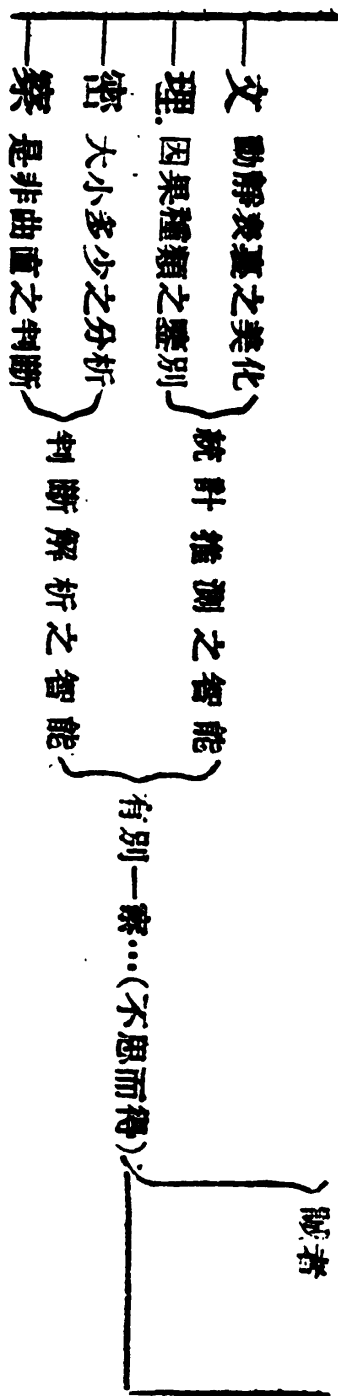
齊 排列井然有序 } 管理自己之方法(規律
莊 動止儼然有度 } 化重時間)得當
中 位置得乎中點 } 約束自己之方法(正確
正 方向對於正鵠 } 化,重空間)得當

誠之者
成己(忠)-
(所以為事)

誠
(智能之)
(全部)

有執一勇... (而固執之)

有敬一中... (不勉而中)



用這寥寥二十字，就可以判斷一切是非決定一切行為，總之，便可概括一切做人的道理，這是何等科學而高明的理論！我們既有了這種高明而完善的理論，就更努力地來實行，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何集中我們所有的生元的力量以實行我們先哲教訓我們如何作人的大道理。

我們要救國家，必須先從自己救起，只有首先把自己建設起來，健全起來，然後才能進而完成我們現在所負復興國族的重大使命！但是怎樣才能成就自己並進而挽救國家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誠。所謂「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所以我希望大家無論讀書作事為人，都要以大學中庸上的道理為最高的法則，澈底地作到一個「誠」字。必須這樣，我們個人以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民族的才有挽救辦法，才有復興的出路，才不辜負了東方人所發明偉大的生命之動力！

第六講 生命的潛能(性)

(亦名性的善惡之釋析)

(一)引言

性字之誤解及其流弊

正名之重要

(二)性的究竟

生存進化的智能(或稱爲生命的潛能)謂之性

智能用之於由外向內適度底補足謂之欲

智能用之於由內向外適度底補足謂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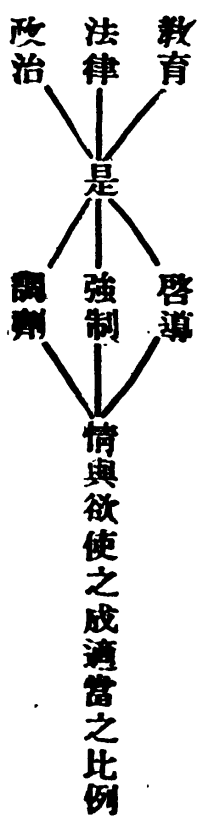
欲與情的總和卽是性之量

(三)性的善惡

欲與情之比例與性之善惡

（四）發展個性的真義與教育

（五）性的調整之各種方法



（六）儒道釋三家各對於性所持的態度與所取的方法

（七）中山先生對於性所有的發明和指示

（八）民族性的善惡之解釋，及其與民族興衰之關係

（九）明性與盡性爲救己救國之先決條件

第六講 生命的潛能(性)

(亦名性的善惡之釋析)

兄弟今天所講的題目，是中國數千年來所未曾解決的一個問題，即（生命的潛能——性——及其善惡之解析）人性的善惡，在古代引起了許多政治家與哲學家的爭辯，如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楊子的人性善惡相等論，都於周秦的哲學史上呈現着鮮豔的光彩。然而人性是善抑是惡，迄未入於圓滿解決的階段，我是學工科的，今天到貴校來講這前人所不能解決的大問題，豈不太膽大嗎？但是，學問的目的是在求真理，科學就是要想種種辦法來解決這些真理中難的問題。不斷地向這條路前去努力是應該的。若是說古人不能解決，我們便取望洋興歎的態度，這是錯誤到極頂的觀念。

這幾年來，人們對於「性」字的定義，已經深印着一種極俗極壞的影響，因為有若干下流的人為謀一己的私利，寫了許多性學性史諸類書籍，做了不少描寫色欲的文章而標題為性，遂致純潔偉大的性，被投入於混濁的泥沼中，使一般青年隨着「性」的誤解共向死路奔跑，造成祇為自己祇顧目前的人欲橫流之險象，古人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真是不錯。須知真理的存亡是國家存亡

之預兆。欲救國家，須先救回真理。所以正名的工作，是不容再緩了。

性究竟是什麼？我們先明白了什麼是性，估定了性之本質內容，而後可以談到性之善惡，否則將無從談起。現在先將性的究竟略述一下。人類及生物所具備的生，存，進，化四種內潛的智能，就是「性」。換言之，性是使萬物生存為可能之必要條件，故曰「生之謂性」。所以凡屬能生存進化的生物都具有特性與特質，質是指體而性是指用，合而言之，則謂之性質，今姑以人類而論，人自從離開了母胎以後，即入於「生」的領域中。「生」是人類所共同追求，這用不着解釋的，可是維持一剎那也是「生」，一分鐘也是「生」，一百歲也叫做「生」，生的時間之長短，纔表現着人的生命的差異，而長期的生，是任何人所希望的。生的過程，謂之生命，過程未盡之象，就是我們所說的「存」即是人類為對生命要求延續的智能的表徵結果。雖然。人類要是僅能維持和延續其生命，是不夠的，人和其他的動物不同。因為他不是站在生命線上徘徊，他不以現階段為滿足，他是秉着生命的向上力而勇往邁「進」。燃燒着生命的烈火。從在內的靈感中流露出偉大的動力——誠。推動了生活的輪軸，向高級的繁華的世界而疾馳，從此，安置在旅程中一個短促的生命，完全變成了一顆有意義的花朵。可是人類的偉大便止於此就算了嗎？不，還有他終極的任務——化人，「化」是包含感化與變化，「感化」是對人說的，「變化」是對事物說的。就是要拿我們的一切智能

道德人格，同化了整個環境，使之趨向於善，例如，我有了能力與高上的人格，要使多數人因為我的服務成績與人格表現，得着我的幫助而起向了善的變化，（包括精神與物質），不獨使我們自己能得幸福與快樂，同時也要使多數人得幸福與快樂，所以「化」是包括貢獻能力與智識以作新民而止於至善的意思（詳見『何謂化與如何能化』一文）反之亦然，即吾人所謂見賢思齊之意，古人所謂「成己」「成物」，就是對己對物的「善化」，根據這樣申述的結果，生，存，進，化，四種步驟，是一步緊一步，一步擴大一步，是不能紊亂的，茲為便諸位明白計，簡單的加以排列如下：

生……………生命之維持（現實的存）

存……………生命之延續（長期的生）

進……………生命之光大（有意義的生存）

化……………生命之廣大（有聯繫的生存）

這四種智能，都是人們所固有的，但其量是不能人人都一樣。因為人得之於先天者少，得之於後天者多，為生的追求而所遇的環境不同，外界的攝力不同，所以具有這四種智能的人類，其發展便不能完全一樣了；而每個人用這四種智能以應付環境的總成績便是「個性」，「性」的定義，中

國人老早就說明，如荀子謂「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與中庸上之「天命之謂性」乃同爲得之於自然而常具備潛能的意義，至所謂「食色性也」者，乃指求食求偶爲生存的潛能中之一重要部分罷了。既然明白了性是什麼，然後我們可以說到他的好與壞了。

一個人在生活的範疇中，生命活力之調劑離不了這兩個規律，即（一）不足，要求補充。（二）有餘，對外貢獻。我自己感覺不足以生存和進化，而需求於精神物質兩方面之補足，這就是「欲」，這種例子真太顯著了，例如口腹，在饑餓時，他異常需要食物來補充；更進一步，需要美味來滿足，耳亦然，他不斷需要聽聲音，而在疲倦時，更需要悠揚的音樂與婉轉的歌聲。來滿足他的聽覺。眼亦復如此，不斷地需要觀色，而在色之中，他更需要燦爛繽紛，五色鮮明的美色；來滿足他的視觀。這種人身上的器官，他非獨是隨時需要外物來作補充，還蘊蓄着「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作用。例如腦，對於有價值的東西，他便記憶住，無價值的東西他便拋棄了。至於胃他能吸收食物中之營養料，而遺其渣滓，都是極好的例證。在這些例證中，我們知道人類要求生存，一面須不斷地增加細胞之數量以求長大，一面不斷地做刺激細胞及新陳代謝的工作，以求不衰老，形體如此，知識亦如此，因爲一切外物都有一種力量，能使我們實得增補和刺激，使我們能生能長，由「不動」而至於「動」，故外來的補充和刺激，是使吾人發生動力的「因」，這都是由於我們自己本身缺乏

非得外來的補充不成。食和色乃是補充和刺激人身細胞之兩大工具，所以古人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求食求偶（色）的潛能才是性。爲生存而求補充和刺激，這種適度的行爲，就是古人所謂「成己」。而這一部分的智能（性）用之於成己的謂之性欲。所以欲——補充不足——以自己來說其數值是負的（一）並不是惡的，如果欲望超過他應該補充的數量，那就叫做「淫」了。淫是超過的意思，如夏天的雨落得太多了，我們便呼之爲「淫雨」，好色太過，稱之爲「淫蕩」，是一樣的道理。所以欲在適度時不是惡的。淫欲才是惡的。其次。我們本身有的智能，不但是夠自己用以生存和進化，並且可將有餘的部份貢獻於人類社會，這就是「情」，情是向外發展的，如果一個人絲毫不肯以自己多餘的部份來幫助人家，我們就稱之爲「無情者」。又如我們拿着金錢來分給窮人，這叫做同情，物質如此，精神亦如此，譬如氣力或智力大的人來幫助氣力或智力小的人，這也是同情，無論其爲物質或精神，以之貢獻於人，必先求其本身之真有，故俞正燮曰：「情者事之實也」，不真有，就無所謂情，而稱之爲「僞」，情與僞是絕對相反的。情的質就是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情的用就是喜怒哀樂等等，所以情是以智能對外物作補充和刺激，使之生存和進行。此種行爲，就是古人所謂「成物」，而這一部份的智能「性」用之於成物謂之性情，所謂性情的好壞，不過指其待人接物時能供獻於外的有多少分而已。所以情——有餘的貢獻——以本人來說

，其數值是正的（十），亦並不是惡的，不過濫用了那就不好，即俗稱為溺情了，溺於情淫於欲多是智能之浪費，當然失其性之正用。由此，吾人得一簡括的論斷。即智能用之於由外向內適度底補不足謂之欲，智能用之於由內向外適度底補不足謂之情。換言之，成己之情即是欲。成物之欲即是情，茲更以圖表之如次：



性之意義明白以後，我們可以用公式來說明其內容和關係如下：

（甲）性＝生存適化的智能之全部

＝成己的部份智能＋成物的部份智能

＝智能用之於由外向內補不足＋智能用之於由內向外補不足

＝欲＋情

（私）（公）

以上公式，吾人可知性之值在某種時間與空間，無不有其定數，所以欲與情之總和亦有定數

，(欲十善一〇)。欲之值愈大，則情之值必受影響而減低，反之亦然，故若無適度之欲，即無真情可見。換言之，凡真情未泯的人，必無過度之欲。故

(乙)適度之欲十善一〇 = 天理(欲與情成正比)

但是情與欲，常時不能得到正比，不是過即是不及，茲分析之如次：

(一)(十)

(1)欲入善 情 = 十X……………欲之過……………善

(2)欲 = 善 情 = 十O……………欲之恰……………善

(3)欲入惡 情 = 一X……………不欲……………惡

這公式明白的告訴我們，(1)情過於欲的人，他的智能貢獻於人類社會為大衆謀利益的較多，用之為己而取之於外的較少。(2)情與欲相等的人。一面能幫助人家，一面自己有適當的要求。(3)欲過於情的人，一定是求過於供，自私自利，不肯為多數盡力。所以第一種人的生存，社會得其利益，當然是善，第二種人的生存，社會無損無益，當然無善無惡。第三種人的生存，社會要供養他而蒙了損害，當然是惡。從這幾點，我們得到了下列的結論，性的本身，無所謂善惡。其內容「欲」與「情」之比例，乃決定性之善惡。情過於欲則善，欲過於情則惡，情欲相等則中。

人當孩童的時候，其「性」沒有什麼善惡的分界，因為那時他的欲沒有超過他應該需要的成分，真情常在，天性可見，正如公式（乙）之所示。所以說「人之初，性本善」，到了後來習受環境的攝力支配和陶冶，不期然而然爲己的地方加多，幫助他人的部分減少，遂漸漸向惡的方面走，所以說「性相近，習相遠」。譬如一個人的能力，只能幫助五人，而他的消費量反需要十人能力之多，無疑的，他是惡人，因為因他的生存，整個社會損失了五人之力，他死了或許好些。故性的善惡，全賴乎情欲比例的適度，而欲達到此適度之比例，有賴教育之功。故由誠之始以達誠之進，以明做人之真義，是人類應有的自然進化過程。故曰自誠而明謂之性，然而外力之大遠超過於人類自主之力。「欲」之增長不已，驅性使向於惡——不誠，故必教之以使達於明，因明而得動力——誠，故曰自明而誠謂之教。蓋性之質是先天的產物，而性之用，乃後天所形成，視其情與欲的數值相比的程度，判然分明其善與惡而已。

基於上述的結果，我們進一步討論到教育與性的關係。有的主張教育就是發展個性。所謂發展個性者，乃指依其智能之特長處求得最經濟最迅速之發展，以使情與欲成爲適度之比例而已，並非謂欲依個人欲望之奢、而導之發展成爲性惡之人。是以教育的目的，在使我們明白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相互關係及宇宙間一切真理，因而增長對人類的同情，減少個人過分的欲望，使欲與情成正當

的比例，至少使二者相等，如果能使情比欲大，那是更好，因為多數人民能夠使二者相等，人類社會依然無所獲得，至多不過到收支相抵，故智識份子的責任，一定要做到智能出超，然後有創造可言。例如顏回克己復禮爲仁，聞一知十，而於己則：「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他便是情過於欲的人，所以自奉簡薄到如此。人類對社會是要不斷地創造的，創造的條件對人是要熱情，對己是要寡欲，諸位都是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應該是負着創造物質以滿足一般人適度之欲望的使命，如何可以創造，就是要各位增進對真理的認識與發展對人類的同情，低減人人不適當的欲望，教育也就是依上述的原則，而包括下列兩大目的：

(1) 闡明服務的人生觀，從愛己的情緒之推廣，發展對人類的同情心。

(2) 減低自己不正當的欲望，服膺創造的社會觀，使增加物質和精神以之滿足一般人適度的欲望。

教育就是從知識灌輸中，逐漸引導青年發展這兩項目的，使情能超過欲，或至少能等於欲，使人人用其生命潛能達最大效率（Efficiency）（效率 = 生命的發揮）而已。

然而教育是沒有強制能力的，教育的功能是以知——真理——來指導人爲善，以禮——標準——來訓練人爲善，以樂——刺激——來鼓勵人爲善，使由明而生動力。故曰「自明而誠謂之教」，

因為教育無法限制人爲惡，於是便以法律來補充之，司馬遷史記自序說：「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這就是說明教育與法律相輔而行的道理。前者是王道的，後者是霸道的，法律的目的，是使權利與義務得着明白的規定和保障，權利就是欲，義務就是情，法律是用武力——刑罰——來制裁欲過於情的人，他希望從制裁的方法得到「懲一儆百」的效果，故其功效在保障。而政治既爲管理衆人之事，當然將一切性善性惡的人共同管理之。其本身機關，則集中少數情過於欲的人，用其所能爲人服務，以壯年者所餘的智能補老年幼年及天生不全的人（生存智能不足者）之不足而使之平，其目的在使老有所終（不足待補），壯有所用（取其有餘），幼有所長（不足待補），鰥寡孤獨者有所養（不足待補），亦即使達到欲與情之比例的總平均，故其功效在調劑。茲依上述之分析，條列教育，法律，與政治之區分如下：

1. 教育是啓導情與欲使之成適當的比例
2. 法律是強制情與欲使之成適當的比例
3. 政治是調劑情與欲使之成適當的比例

所以教育家的立場，必須站在性善的方面，否則既承認人不能爲善則又何必去教。法律家的立場，一定站在性惡的方面。否則一切罪惡都可原諒，不必處分矣。政治家的立場，必須站在調度善

惡的立場，用獎善懲惡的方法，採尊賢使能的態度，使達「不教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的目的。用其所「能」以補「不能」而達調劑之功能。故有「笑面孔」的教育，「怕面孔」的法律，加上「打不平的面孔」的政治。人的性之全體大用，自然有了辦法，若再加以替人類佈置生命前程打破時間空間的現實觀念的宗教家，人性的善惡，自然得以調整。歷史遺留下來的先天獸性（淫欲），自然因宇宙真理和自然法則的擴大認識和後天的環境的改善而日漸減少，而對人類的熱情日愈發展，是必然的途徑。

我們要打破這種使人為惡的環境，須先使人認識各個人自己具備的潛能，使之用得其當。不涇不濁，各得其度。從盡己之性以達盡人之性，從盡人之性以達盡物之性，從盡物之性以達贊天地之化育。宇宙的真理既明，民族的精神才能發揚光大。這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我們一般讀書的青年，能夠發揮其創造力，發揚其同情心，減少自己生活上不應該有的欲念，站在廣大的民衆前面，在創造新國家的自信下，腳踏實地底努力去服務，人民自然也要追隨着我們去努力的。諸位要知道，如果教育無辦法，愈受教育，愈使欲大於情為可能，知識份子人人求過於供，勢必以一般知識較低的人為芻狗，來作他的滿足欲望的工具，則罪犯滿國中，執法者均犯法之人。至「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法律亦無從顯示制裁的能力

，政治亦失其調劑之功能，「國之所存者幸焉」。所以古人說：「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說：「道之以正，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都是說明教育，法律，與政治對於性的善惡之調整及其相互間之關係。故心猶田也，性猶植物也，有五穀生，亦有莠草生，猶性可善可不善也。教育猶宜於五穀之肥料與耕耨也，法律，猶穀蟲藥料與鋤草器具也，政治猶農夫也。田有肥瘠，猶人之智能之有大小也，瘠田而力耕之，亦可得有相當之收穫，此古人所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是也，亦即指教育對性之調整之有重要權威也。心爲體之總機關，性爲用之總樞紐，故儒家主張正心率性，道家主張持心適性，釋家主張明心見性，都看到心與性的弱點而發現了解決心與性的方法。各家的方法雖有不同，而其根本要點終不外乎對己力求寡欲對人力增同情之兩義。惜乎都偏重於做人的方法之改善，忽略了創造物的技能之增進，終至成了大貧小貧之中國的今日。存亡之權操之於人之手，可恥可嘆！

「智識較高能力較強的人，對於人類之責任愈大」，此爲中山先生所發明之宇宙進化真理，亦即中國起死回生之良藥。我們應如何盡我們應盡的救死責任，當然先要把工具——智識——取得，再定工作的方向，所謂工作方向者，就是普通所稱爲志氣，孟子說「士尚志」又說「無恆產而有恆心

者，唯士爲能」，「士」的恆「心」即志字之造字原意也。至於一般民衆則不然，「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就是說受過教育的人，他是有志氣成物的，雖然於任何困難的情形之下，不墮其志氣，不爲物「欲」所誘而做出不近人「情」之事，始終保持其情大於欲之比例，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亦同此意也。一般民衆，他使不如此了，缺乏創造物質的能力，恆爲環境所支配，而不能支配環境，生活的窮困，都是使他們的性轉向爲惡，要使他們爲善，唯有從創造物質上去用工夫，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缺少智識的民衆爲什麼和智識份子是一樣，這是對宇宙真理認識的不同。精神生活的追求各異，情與欲的調劑能力自亦隨之有大小而已。假使在「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的時候，我們既沒有教育的力量，使情大於欲的人數量增多，以創造物質來爲一般人解決仰事俯畜的問題。政治又失其調劑的功能，則人皆何樂有此教育，又何樂有此政府，在此情形之下，單靠法律有何用處？學校是造成性惡者場所，政治又爲性惡者所主持，安能望其不「播其惡於衆」耶。如教育與政治均能向一般民衆「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的目的而努力，則法律專對少數性惡者來施，其制裁力自然增加了。在今日，一般智識份子應該具有熱情爲人民造產以滿足一般人適度的欲，而減少自己不正當的欲望，從生活的實踐上努力爲大衆謀幸福。造成犧牲個人利益共向自然

界奮鬥爲人類服務的風尚，然後中國可得挽救。

今天諸位，都是在受教育學政治或法律的，當然負有雙重的任務，即負教育與政治或法律雙管齊下的使命，如果是專談法律，而忘却教育意義的重大性，仍聽之爲性惡的訓練所，則受高等教育者，人人爲犯罪之人，國家成爲一大監獄，在監獄中談法律，法何所施？在監獄中談政治，所治何政？在大家犯法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仰賴教育的力量。使一般智識份子的欲務須低過於情，使大多數的人民。欲與情成正當的比例，然後整個國家對國民智能之總結帳，不但收支相抵尚有盈餘。智能（性）有盈餘（十）的國民性是善的，蓋國與國之間亦以其國情過於欲，能爲世界人類有所貢獻也。諸位的責任，就是要如何的培養潛能推動這種雙重使命的工作。

要這種工作的推動，先要各個人都明白了性的究竟，然後可以發展各個人的「性」（善的比例），至少亦須消極方面使欲不超過於情，而積極方面使情超過於欲。人人有了成己的欲與成物的情，國家就有了偉大的潛能，也就是有了善的國民性，民族亦有了善的民族性，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各個國民或人民的性之累積，也可說是性的總和。總和數值的正（十）負（一）即可定其民族性的善惡或民族潛能的盈虧。而此善惡的判別，仍有賴於諸位澈底明瞭性的究竟，在個人的行爲方面力求情的數值之發展，智識的增進，淫欲的減除，使欲隨時隨地不超過於情，從努力增加生產，以表

現情過於欲的事實，切勿逗遛在十八世紀的生產力與二十世紀的消費力的十字街頭，使中國弄到萬劫不復的境地。中國一般青年的大毛病在此，救國的途徑亦在此。時至今日，不在空談，而在力行，知難行易的學理，給予我人不不少的勇氣，只要我們了解人性的底蘊，知道善惡分野的根源，恢復了固有的偉大的性能，並善自利用之。我們的國那裏會無法挽救呢？中山先生告訴我們：「信仰即生力量」，認識了生存進化的知能——性——之真理而力行之，就是整個國家的生，存，進，化，智能恢復了他應有的數值，亦就是國家民族的性命復活的起點，起死回生之責任，全在我人的努力。

第七講 生命的光輝

(亦名三光與三信)

(一) 三光與人生之關係

- 一、從過去的光榮和未來的光明中映射出現在的光輝
- 二、光榮的過去與光明的將來為生命活力的源泉

(二) 中國民族的危機與復興的途徑

- 一、民族自信力的消失為最大之危機
- 二、要復興民族必須恢復民族的自信

(三) 中西的文明——偏重精神和偏重物質

- 一、中國的文明——偏重精神和人事方面
 - 甲、發現精神的重心和精神的力
 - 乙、研究人的理
 - 丙、注重人的分析
- 二、西洋的文明——偏重物質和科學方面
 - 甲、發現物質的重心和物的力
 - 乙、研究物的理
 - 丙、注重物的分析

三、我們要取長補短，創造完美之新文化

(四) 中國歷史的光榮——我們要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使大家認識過去的光榮

(五) 中國民族之優秀——我們要知道自己的長處與光明的前途，勇猛進而不惑

一、要把我們的才智用於科學方面

二、要發揚至大至剛至中至正的民族精神

三、要講究組織和紀律

(六) 三信充滿着無限的組織力量

一、自信的恢復——責無旁貸
二、互信的增進——親愛精誠
三、共信的堅定——三民主義

健全的組織

(七) 結論

一、三光與三信之時空的結合

二、望大家完成時代的使命

第七講 生命的光輝

（亦名三光與三信）

各位同志：今天想和大家講的題目叫做「生命的光輝」亦名「三光與三信」。「三」本來是個很好的數字，和「五」一樣，如三才三綱五常五倫等，而三民五權又是我們國民黨所最常講，也是最熱心擁護的。至於「三光」，大家初看去一定以為是指「日月星」，那可錯了。我所謂「三光」，既不是日月星；因光輝而發生信仰，因信仰而發生力量，力有三，故信亦有三。信既是力的源泉，所以要明瞭力，就首先要明瞭信。我所謂三信，也不是接到我們接到家裏的三封信，然則什麼是「三光」呢？第一是「光榮的過去」(Glorious Past)；第二是「光明的將來」(Hopeful future)；第三是「光輝的現在」(Brilliant Present)。那「三信」呢？第一是「自信」，第二是「互信」，第三是「共信」。

三光與
人生
之關係

「現在」本來不過一刹那，是一刹那之前的將來，一刹那之間就成了過去。所以在生命的過程中，就是一刹那的時間都是寶貴的，不容輕易放過的，所以一個人如果自己覺得全無光榮的過去，那末，他過去所活的時間都是空過了。同樣，一個人如果自己覺

得全無光明的將來，那末，他現在也儘可不繼續活下去了。所以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同樣非常重要。而且只有從過去的光榮和將來的光明中，才能產生現在的光輝；才能使我們現在的生存有意義，有維持的可能和繼續的必要。所以我現在提出一個重要的口號：

『從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中映射出光輝的現在！』

有了過去的光榮和將來的光明，則生命的內容和力量，必然非常充實；同時也就覺得人生有無上的美妙，各人應當很快意地奔赴其燦爛的前程，繼續不斷地創進，發揚，從而透出生命的光輝並且一天比一天增其偉大。所以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這種由生命力之充實而後能發射偉大之生命光輝的歷程，我們可以再藉物質現象來稍加說明：大家都知道：發電機一定先要有一種基本的力量來充實他（所謂 *Starting torque*），使他能夠轉動自己的機構，然後才能發出電力。無線電台一定先能夠有相當的電壓來充實他，使他能夠發生強度的電波，然後才可以排動空中的電浪傳播消息。水一定要以足夠的熱力來充實，然後可達於沸點，而滾動蒸發。推而至於其他種種物質，莫不是因充實而見發揚而能光大。當其光大時所發生的現象，使其本身能有變化其環境之力量，我們無以名之，名之曰「化」，所以由光之充實而生光輝，由電之充實而生電波；同樣，由聲、熱、……等等之充實而生聲浪熱力……。就人而言，則當其生命力充實之時，通常以「

精神飽滿」「感化力」「創造力」等等名詞來形容，這些就是「生命光輝」的現象。

一個人何以會牢騷滿腹意態索然呢？一定是因為他平生沒有得意之作，覺得自己枉費若干年，於是缺少過去的光榮，同時，又因過於自暴自棄，無一定之志願，或稱之為無終身的工作（Life work），所有的祇剩指定的工作（Assigned work），覺得自己一切都是被動的，以爲這是希望，於是又失掉了未來的光明。這樣一來，叫他怎不感到整個的人生是空虛寂寞，是黯然無光，索然寡趣的呢！所以我覺得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實在是我們全部生命活力的源泉。人們如能同時具備此二者，則一方面做國家或黨所指定的工作，一方面仍以餘暇做自己終身的工作，則心中無時不在得意着，覺得前途是無限的光明，自然會活力充實而源遠流長光輝無限！如二者不能兼備，則至少也要有一種，才能過有意義的生活；若是兩項都缺，那便是最危險而毫無意義的人生了！

中國民族的
危機與
復興之途

個人既然如此，民族何嘗不然。我們自己的民族，現在所以如此頹唐，衰弱，散漫，被人罵為「無組織的非現代國家」，任人家侵凌侮殺而無力抗禦，其原因不也是因為多數人忘掉了民族光榮的過去看不見光明的將來嗎？現在一部分青年，甚至於一部分大學生，因為一天到晚聽到教習們講外國的好，同時看到中國現狀的惡劣，加以在中學時書沒有讀得好，幾乎已經完全不知道中國歷史是一回什麼事，更無論民族過去有什麼光榮；另一方面，他們只

看到目前是如何落伍，前途是如何的慘淡，以爲中國已經貧弱到這般地步，那裏還有復興的可能！各個人如此，多數人便造成一種風氣，頹廢不堪！而全民族因此便談不到活力的充實，沒有光輝的現在了。一個國家若是只有這樣的一般青年造成這樣的一種風氣，要想復興，那真是萬不可能！因爲每個青年自己個人尙且不能充實和振作，那裏談得到民族的復興！總理對於這種危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告訴我們：要復興民族，首先要恢復民族的自信力，要恢復民族的自信力，首先就要大家能夠認識我們民族過去的光榮和將來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從而充實民族的生命，產生光輝的現在。更由現在的光輝之無限的發揚而起的變化，我們的民族便可走到最偉大光明的神聖境地，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了。總理本着這個意思又指示我們：我們的工作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而要達此目的，只有從兩方面來努力：

（一）把固有的文明從根救起以恢復民族的自信；

（二）向西洋的文明迎頭趕上以充實民族的力量。

我們一方面不要妄自菲薄，應當認識光榮的過去，而把祖先所有一切好的發明，很珍貴地保存起來，並用科學的方法來發揚光大，不客氣地貢獻到全世界，幫助全人類。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妄自尊大，應當知道我們不如人的地方，而把旁人一切好的東西很敏捷地取來補充自己。這樣一

來，我們既認識了光榮的過去，同時又使光明的將來爲可能；於是光輝的現在馬上就可映射出來，民族自信力才能具體形成！將固有的文明加上西洋的文明，創造出一種新文明，以建設自己並貢獻於世界。這種創造人類新文化的偉大使命，只有過了四千餘年優美的文明生活之中國民族，才能担負得起！所謂世界大同，也只有復興起來的中國民族才配談哩！

中西文明
的特質與
新文化的
創造

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在本質上原是一種「民族文化復興」或「創造新文化」的運動，總理既已指示我們努力的途徑是救起自己的文明，那末，這兩種文明的性質，我們不可不先有個基本的認識。照我看來，中國的固有文明，在精神和人事方面特別發達；西洋的文明，在物質和科學方面特別發達。原來西洋文明的發皇，是由於他們找到了物質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 of a mass）與物的動力，發現了一種從前人所不知道的力（地心吸力）。於是知道力的種種現象，和各種力的相互關係，隨之而發現了力的種種法則，力學便出現了。由力學的研究，產生機械學，機械學一旦成立，機械自然層出不窮，日新而月異。一切科舉與全部物質文明，也就聯繫於這個歷程而發達而進展不已。他們因爲能找到物質之重心，所以對於「物的理」（物理學）多所發明，而關於「物的分析」（化學）也特別精到。至於中國文明發展的方向，正和他們異趣：我們的祖先沒有找到物質的重心，因而在物質科學物質文明一方面，始終沒有多大的成就

；然而我們找到了精神的重心（Center of Spirituality）與精神的力——誠，因而對於「人的理」多所發明，關於「人的分析」，特別精到。我們中國一切哲學思想差不多都源於易經，這部書我認為是世界上最上一部最有價值的著作，他從比較玄妙的宇宙觀講到人生觀，提示了人類精神上的重心：「中正」或「中庸」（The Golden Mean）。書中每以某一個具體的事物代表某一個抽象的概念，（如以「龍」代表「陽」性的東西，以「牝馬」代表「陰性」的東西）而就諸般事物的性相推論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之下一定會發生什麼變化得什麼結果。告訴我們對於種種事物的態度，如果偏於某一方面，便會如何不好，過與不及都不是最好的，如果偏於另一方面，又將如何不好，處處提示「中正」或「中庸」的道理，教我們如何「執中」。如何注意「中」的時間謂之「時中」中國人因為得了這個精神上的重心，以後便就人的一切行為分析得非常清楚，其目的總在使人明瞭一個人在某個時間和空間內如何才是合乎中庸，如何才可達到中庸。譬如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君子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居上不驕爲下不倨」，都是說如何才是無過不及，剛剛「適度」；如何才是毋激毋隨，剛剛「中節」；如何才是不偏不倚，剛剛「正當」。從精神的重心把人的道理分析得很清楚，同時把看人的方法也說得非常詳明。譬如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存於中，形

於外」；「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這些都是就人來分析，講得非常精到，本着這些道理來看看，的確「雖不中不遠矣」。可惜一部易經，文字和含義太深，現在很少人能夠懂得，而前人所發明的一切做人和看人的道理，到現在也很少人能夠真實理會，如果從研究人更進一步來研究物，我們的國家應該早有辦法了。

我說這一段話，無非說明中西文明長短互見，一個是偏於精神，一個是偏於物質。使大家從忠實的估量自己，進而知道自己，更進而相信自己，光榮的過去已經過去，光明的將來有賴乎我人之力。我們要趕快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創造完美的新文化。

中國歷史的光榮

我們要完成民族文化復興的使命，首先就要能夠有負此使命的自信力，要能有自信力首先便應當認識中國光榮的歷史。講到中國的歷史，無論那方面，都光芒萬丈，榮無等倫！現在一般數典忘祖的時髦青年，或充分奴化的皮毛學者，他們開口閉口只知道講馬克斯，黑智兒和其他一些外國的東西，自鳴得意！好像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崇高偉大值得崇拜的人物！這真是可恥可笑極了！然而我們要原諒他，他們所讀的書籍的確也就是這些呵！中國歷史的光榮，我們無暇詳說，只隨便舉幾個偉大的人物，大家便可見一斑，譬如說夏禹，就是一個最

大的水利工程學家兼政治家，當時洪水汎濫天下，禹奉國家的命令來治水，「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使全國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生息繁榮，所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這種偉大的事業，我們現在還不容易做到，而禹在所謂文化簡陋的古代能夠完成，這是何等偉大的工程師！何等偉大的人民救主所以當時全國的人民一致熱烈的擁護他做皇帝。孟子所謂：「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墨子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囊耜而九離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其雨。櫛其風，置萬國，禹大聖也，其形勢天下也如此」。可見禹的成功，決不是，僅能言不能行以奪取爲目的的個人權利的成功，却完全是本着偉大的服務精神犧牲一己「形勞天下」，刻苦奮鬥拼命工作以爲民衆謀福利的成功。若是這樣偉大的人物，我們還不崇拜，古今中外沒有值得崇拜的人了！又如子產，管子，王安石諸人，都是中國的大政治家，岳武穆的精忠報國，關壯繆的義氣薄雲，都是歷史上代表偉大精神的人物。再如神農嘗百草發明醫病的藥物，魯班發明製品和建築的種種技術，唐明皇發明戲劇，都是對於民族有大貢獻的。中國一般人民向來對於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發明家民族英雄……以及種種偉大的人物是誠敬熱烈地崇拜的。你看凡是有水利工程的地方，都有禹王廟來紀念大禹，凡有幾家操醫藥業者的地方，都有藥王廟來祀奉神農

；泥水匠木匠多的地方，都有魯班廟，梨園子弟誰不供奉所謂「郎郎菩薩」（即唐明皇），而關岳廟更和祀孔子的聖廟一樣普遍於全國。現在一般人多已忘掉建廟的真義，一方面是一般無知的人民只想到廟裏求福祿壽，一方面一般自以爲高明的人物，又一概以迷信目之。殊不知中國人所立莊嚴的廟宇，就是西洋人所建宏麗的紀念堂，形式儘管不同，意義總歸一樣。我們既號稱智識份子，就要能判別是非，明白事理，認識我們光榮的歷史，崇拜和效法歷史上偉大的人物。

我們要使一般人都能知道光榮的歷史以恢復民族的自信，有一件工作是目前必要做的，即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的歷史材料，寫出幾部光榮的發明史，政治史來，以過去的創造事實證明並鼓勵未來的創造力。對於這個高尚偉大的工作，現在還沒有許多人來努力，若有其人，我真要旦暮而禱之，寤寐以求之！原來我們中國人，一向注重做人基本原則，崇尚道德，所以先講「立德」，然後注重現在，求能「立功」，所謂「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民」。若是不能立功於當世，才萬不得已，「立言」以教後世。這是從時間來說，若講空間則，「立德立功立言」又可作下列解釋，即「立德」以獨善其身之不足，必「立功」以兼善天下，「立功」以造福當世之不足，必更「立言」以垂教後世，總之以解決現在是真的。大家既注重事功，視立言爲窮途末路，而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言行。又往往於其本人死後出於其門人的筆記。社會的傳聞或知友的筆述，加之印刷術發明改良很

遲，中間經過多次的大變亂而散失的也不少，所以中國過去一切學術思想和前人的遺教，每每嫌其殘缺苟簡。雖亂無章。至今還找不出一個明確的系統。這個整理的工作，既已留把我們，我們生當此時，既負有為整個民族繼往開來的使命，對這個工作，當然責無旁貸，應當趕快用科學方法合多數人長期不斷的努力，把過去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整理出來，把我們固有的文明從根救起。使我們民族光榮的歷史得以重光，整個民族的自信力，從新恢復。

中國
民族之
優秀

大家要知道：中國是個最偉大的國家，中國民族也是個最優秀的民族，他現在的衰弱只是偶然失掉向有的寶貝，一時變態地走上了頹廢的歧途；其實他們的聰明才力，並不在任何優秀民族之下，不過過去文明發展的方向和西洋的不同遂各成了畸形的發展，而自己原有的部分，已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精神文明的黃金時代已過去罷了，遂至現在從物質文明產生出的強力的自衛工具不能自造，因不足自衛進而至於暫時不利於他的生存，表現衰弱狀態，因而一時消失了他的自信，趨於散漫萎靡之一途，把聰明才智用於賭博場中，稍稍連神，便可以知道旁人手裏有些什麼牌；剛從西洋人學會「撲克」，馬上青出於藍，要叫西洋人輸錢；又常常以咬文嚼字，挑剔罵人爲能事，這些地方，都是中國人誤用聰明浪費生命力的所在；人類文化確如斯賓格爾（Oswald Spingler）所謂恰如一個有機體，有生、長、滅、三個時期。但是人是活的，當然

有創造新文化的能力。物質文明決不能取精神文明而代之，這無可疑義的，我們既有了人類文化的一半材料之創造力，同時具備了吸收其餘一半的模倣力；如果有一天中國人能剎回轉頭來，把他的全部聰明才智用於科學的研究，西洋人的東西，有什麼不能學會！我們民族的進步，真會了不得；幾年以前，我知道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他因為自己房子上的瓦被大風吹動，致受損失，乃想法子來改良瓦，結果發明一種相互勾連的瓦，蓋上屋以後，什麼風也吹不動。他是一個絲毫不懂物理，化學，數學的人，隨使用用心，便有這樣的大發明。最近我還認識一位朋友，他在研究利用地心吸力來轉動機器的方法，也不是有高深科學知識的人。以後中國人如能多用心研究，見諸應用，對於我們民族和全人類的貢獻一定很大。諸如此類，都可證明中國民族的優秀，只要全民族能夠自覺，把聰明才智在科學方面作正經用，我們相信一轉念間，就可以復興起來，什麼也不成問題，現在就是因為中國人太聰明，慣於各人投機取巧，放任自由，所以整個社會和國家，都呈現毫無紀律毫無組織的現象，而民族的生命，也因而衰弱不堪！現在只要大家一齊恢復自信力，知道自己是大有可為的民族，並努力來補救自己的缺陷（科學和組織），充實了民族的生機，我相信十年之後，中國民族一定可以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民族！

其次，中國民族的特性，一向是「至大至剛」，「至中至正」，是永遠打不倒的民族！同時他

的文化程度極高，什麼民族和他在一處沒有不被他所化。因為他發明了一「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博溫潤，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的道理，所以能應付環境（有臨），能接受人家的長處（有容），能保持自家的優點（有執），能公正無私不妒忌人家（有敬），能研究考察以求進步（有別），因此中國民族是再寬大沒有，有些時候，中國民族却又再剛強不過。世界上惟有這種寬大能容剛強可克的民族，可以創造完善的新文明，可以促進人類的大同，然而現在因為種種的原因，只剩下「至大」的精神，失掉了「至剛」的本能，留下了「中庸」的弱點，缺少了「正確」的精神，不能自衛又復自棄，所以不斷地受人家壓迫，以後我們要同時發揮至大至剛的精神，而加以相當的組織和紀律，則民族一定可以復興！

我們的國家，過去也曾亡過幾次，然而每次來亡我們的民族，其文化都比不上我們，民族的潛能不如我們之充實，所以經過相當時期以後，總是他們被我們所同化，所平服！蓋智能化愚強能平弱。現在的情形，却和以前不同：來壓迫我們的民族，他們三百年來已發展了他們特別適於競存的高度文明，而且正是我們所沒有所不及的，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非常危險，我們現在的力量太不充實，在這個國際鬥爭中鹿死誰手尚在未可知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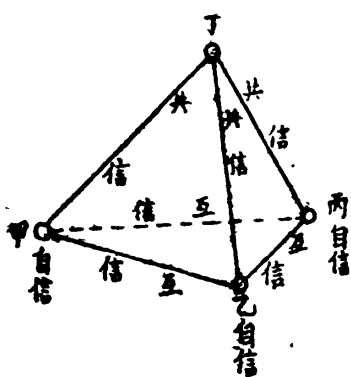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一方面要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固有的文明，恢復民族的自信，一方面更要看到自己的虛

弱和缺劣的所在，吸取西洋的科學文明來充實民族的力量。目前一切的生活，尤其需要組織有紀律，在合理化的生活中由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奮鬥出光輝的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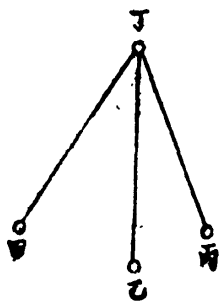
三信充滿
無限的
組織與力

以上我已經就民族之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說明恢復自信的必要與努力的途徑了。但是是一個民族要想復興，單有自信是不夠的！必須更能講究組織。整個民族要有組織，必須民族各份子能夠把他們各個對於民族的自信結合起來，構成互相信賴的道義關係，然後才有組織與力量之可言。「義」就是一種組織精神，有主義才能產生「互信」。但是「義」也不是憑空產生，必須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組織，共同的目標或共同的信仰。所以必須對於某個主義有一種「共信」。有了「自信」「互信」與「共信」，然後可以形成一個健全的組織。這個意思，我可以畫一個圖（圖1）來說明：

(1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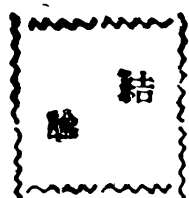
(2 圖)



甲乙丙、三點代表有自信的三個人，丁代表甲乙丙三人所共信的主義。甲乙、乙丙、甲丙三線代表甲乙丙三人間互相信賴的關係，甲丁、乙丁、丙丁代表甲乙丙三人對於同一主義的信仰關係。這個圖不就可以代表由有自信互信共信的甲乙丙三個人所合成的健全穩固而有力量的組織嗎，我們再看（圖9）：如果甲乙丙三人祇有共信而無互信，那便是這樣一個狀態：多麼散漫鬆懈，浮遊而無力量的一個組織呵！這樣的組織，非常危險，時時有破滅的可能！所以說：「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所以對自己有責無旁貸的自信，對旁人有親愛精誠的互信，對組織有堅確不搖的共信，是一切健全的組織之基本要件，也就是一個民族要有組織所應努力的目標。我們若拿這個標準來檢查本黨的現狀，覺得黨內的同志互相猜忌詆毀，早已缺少互信了；又因為外遭帝國主義的侵凌，內受一般封建餘孽詆毀，許多同志因之又失掉自信了，甚至有些黨員主張本黨的政權應當趕快交出，應趕快開始憲政，對革命步驟發生懷疑，於是共信也動搖了。結果精實的黨雖然形式上依然存在，事實上早已動搖了精神的基礎，談不上堅強的組織了。所以我們今後每個黨員應當恢復責無旁貸的救國的自信，增進同志間親愛精誠的互信，堅定全體黨員與國民對三民主義的共信。以此三信，結成黨和國的靈魂，中興民族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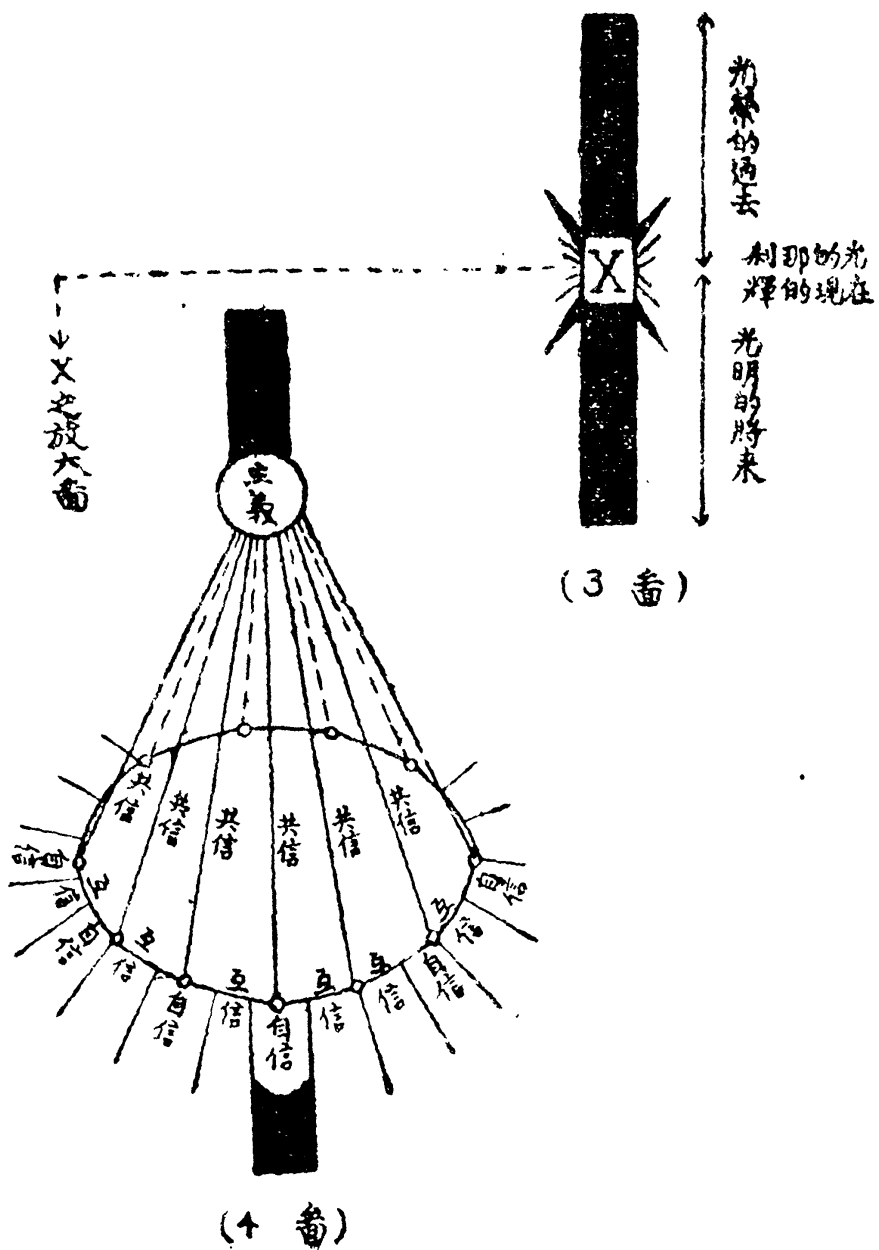
一個黨，一個學校，一個家庭，以及任何一個組織，推而至於整個國家和民族，其生命都靠這

三信來維持，來發展！從自信生出自動力創造力來，從互信生出團結力來，從共信生出向心力來，這三大力就是任何組織所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所以這三信之中，充滿着無限的組織力量！有堅強組織力的民族，決無滅亡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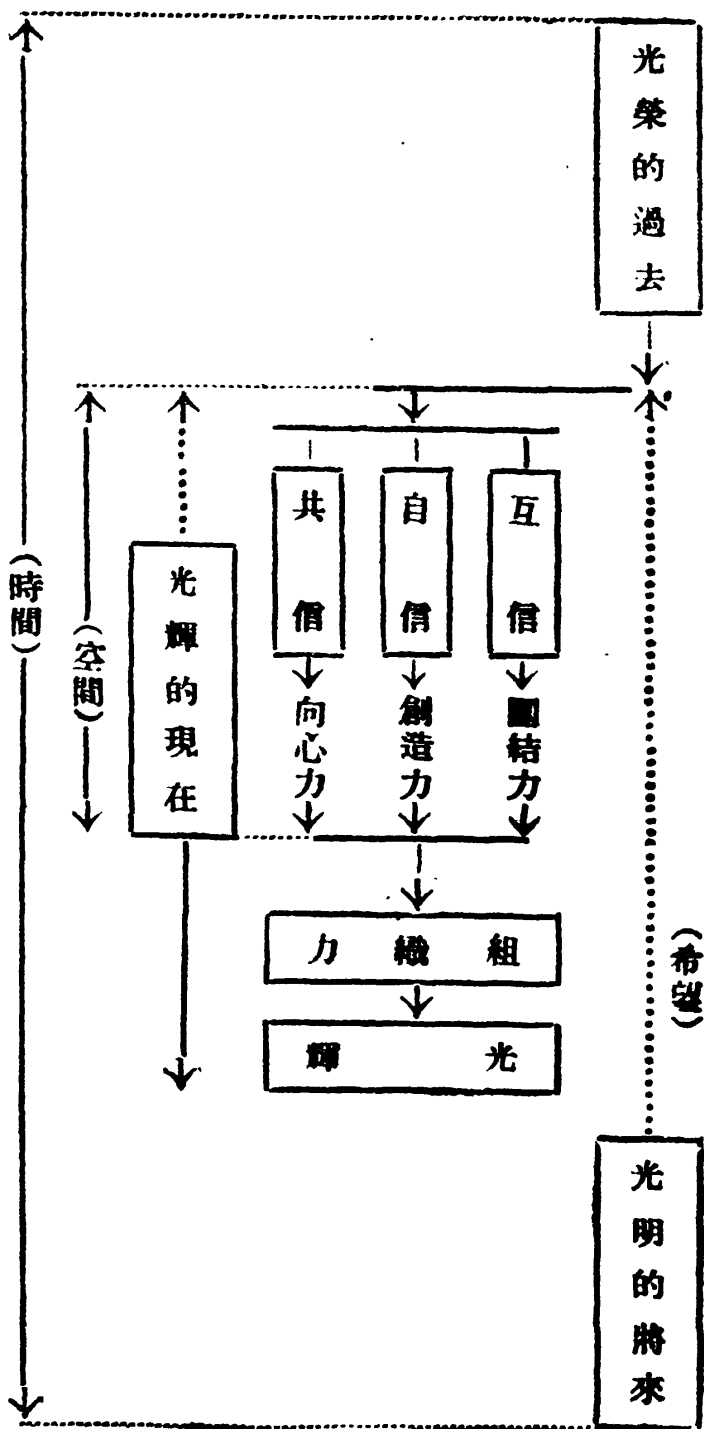


我前面所講的「三光」，是就時間而言，剛才所講的「三信」是就空間而言。我們認識了光榮的過去，是自信的開端，看到了光明的將來是自信的成形，如此，便可發生一種堅強的自信。再以合理化的生活來充實我們的自信，同時，更培養出共信和互信，以構成健全組織，便可以發生強大的力量，映射出光輝的現在來！我這個結論再可用一個簡單的圖

(圖3圖4)



或一個簡單的表(圖5)來表明。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夠：恢復自信，堅定共信，增進互信，以堅強民族之組織力！認識光榮的過去，看到光明的將來，發揚光輝的現在，以發展民族的自動力與創造力！以有光輝有力量的民族生命，完成時代的使命！

(完)